

新式標點筆記

雨般秋雨盪

上海源記書莊印行



秋雨盦隨筆序

秋雨盦隨筆，素爲藝苑傳誦之書。吾故師蔣蘊純，課餘談話，令人捧腹者，大都採於此。然是書之長處，不僅在記述談諧之事也。凡詩詞之佳句，政事之得失，文字之正謬，風俗之情形，無不備例。

書中最可人供參攷者，莫如致趙秋給書，重建始興廟碑記，左氏創解，先大父央庵公傳，林撫軍奏疏，妻作夫誌銘，史閣部書等。

總之，本書內容，莊諧雜出，典章橫陳。讀之可廣見聞，增閱歷。而於各處風俗，本書尤多羅列。因作者隨官粵潮，談其地之風俗最多。作者爲浙江名孺，累代書香，家學淵源，故於經史詞章之攷據，如數家珍，不遺異黍。

原書八卷，余分之爲上下卷，加以新式標點，並詳爲校勘。雖尙不免魯魚亥豕，然自問無可愧也。惟猶希讀者指正，以祈國學重光，毋使先儒之作品淹沒，則豈僅爲余一人之幸也哉！



3 2169 5561 1

序 年 隨 盦 雨 秋

MG
I242.1

102

1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崑山陶樂勳序於滬西。

二

秋 雨 畫 隨 序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僂指數典。膏盲痼疾，然疑訂爲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異語之編，五燈珠林之冊，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括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畫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輒札乎錦線之抽機，磊磊乎星徽之溢目。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臥游之圖也；一曰徵辭，則砭愚訂頑，徇賂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紊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喏同穴之鴉。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晝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奧如羊續，不誤於杖枝；博如馬遷，無譏於戶口。豈井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叢烝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饑？地限倉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叢香

之國，薰陶盡是旖旎。故能撥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言語；紹矢音之遺芬，（文莊公集名矢音）演警記之餘緒。（陳庵先生有警記）韓家經緯，王氏瑤瑛。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

今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爲助。士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過甕牖之閒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嶽浮海之才，爲鑿險龍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求。賢俊咸接其履屐，草木亦助其聲逸。其情暢，其興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鏗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夔夔，聞馬舍之豬聲；三台峨峨，實虞卿之蝦蚌。往往誚深鄭酷，毀甚騰屠。矜對鏡之青驢，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隳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稜，等魏公之斌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鸞鷓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蕉卿黃夫人，撰有「聽月」樓詩二

首)藐藐鳳雛，少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爲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蠶留廢字，又曷禁拔劍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爲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爲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之。零章斷簡，雖難伴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而適適然驚且走也。

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冠孫拜序。

秋雨盦隨筆目錄

序一

序二

上卷

詠物詩	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張仙	甌北控詞	詩值五千金
秦良玉詞	二名偏稱	衍堂	汀茫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冷感舊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蘭因館	豬語牛鳴	鬚換銀米	琴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姊	籠子臺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秋 雨 盦 隨 筆 目 錄

科場對	因詩得贈	張子野	火浣布
蘇州狀元	乳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瓦刺	無題詩	趙後珊
和尚太守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理骨
干支戲	名士受窘	毒謹	中庸非孔門書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年詩	治嬰離	桴炭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禁宰犬豬	羣仙液	續榜進士
朱閑泉詩	狼跋鴛鴦	李遜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韋陀	葬說	都圖鹽阜

秋 宜 隨 筆 目 錄

聖盞	聖諭	京官苦况	勤王兵解	牡丹	古人名作	趙普	博士待詔	堯舜禹湯所舉	過洋榮	西施詩	題畫詩	四警偶語	輓對
閩兒信	秋潭二鄉先生詩	喫醋	聖諱	簪花樓	筆端刻薄	國書	尼姑	亂世之臣識大體	孔萬	黃梅橋	游王琴	異稟	汪彥章
鐵鞋嶺	謝表	焦烈婦	三蟲	武王	三楊	濱南不知孔子	小說傳奇	借書	曲阜孔林	尋常音誤	武廟對聯	徐文長	高鳳卿
趙秋綸	典試改充	花簾詞	周芷卿	江河赤水	墓樹	貴賤同誕	鏡子	喪心語	青詞	對聯	宋端宗履硯	貢院對	蚌佛

信

吳公雅諠

長十八

姪

破題

供春

岳王詩

命

木龍血

同年嫂

賀知章

商燈

腋氣

袁趙蔣

十半軟半

竹影詞人

李後主詞

達詩

阮大鍼祭文

御舟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莫如用猛

王廉訪輓聯

尙綱堂詩

落英

任邱邊

于廟祈夢

袈裟繡龍

吳臺鄉

喝火令

沈去矜卷子

集句

頻羅庵挽壽聯

白掃雨

武陵娘子

分茅砧

壽星

盧費對

嫁

賽鸚哥

門對

八斗萬斛

下第制義

條幅扇頭詩

短錢

蜘蛛

中書詩

珊瑚樹

梅龕詩佛

紅豆

毛西河

穀城詩

△字

詠史詩

單傳句

一典兩用

赤子	鼻天子陵	僧誦中庸	滂臬
岳王論	乾何奶	跳行	添註塗改
吳澹川	見過亭	彭文勤試題	食量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彌勒對	戲名對
悼亡詞	軟金杯	二蘇	閩典史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梁文康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銅盤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品酒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陳亡疏語	太誓
二我	玉燭骸	貉俗	鬼輕巡檢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疊字詩
財色	湯武	講遺論相	彭生鐵杖
辭館	蘇文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春秋人物	常平	而已	壽王妃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妻椅妾	趙畢	宗室詩詞

食其

儒作禪語

趙南星硯

勝朝奢靡

京師梨園

仔

枕代頭

梅聖非賢

漱玉斷腸詞

補子

願受筌

墨派濫調

五官並用

黃子未

佛

拘泥

李西齋

純袴

銀杯

碧城仙館詩

張劄庵

荆欽記祭文

背蘇州

病詩輓聯

南梁北孔

詩求新異

閩秀

蔗糖

詩禍

黃孝子

祭文

詩傍門戶

理學偏僻

頻羅庵主

懲矯

青芙蓉閣詩

拍曲几

荔支

盧溝橋

崔紅葉

謝道韞

絕唱

仁義

屈戌

池塘生春草

在璞堂老人

青躬道人

作詩取法

痘疹

丞相衡衡

畫蓋薇

端午

陳眉公

老先生

柳如是

瓦示關題

洋錢	老少同榜	瓶水齋詩	談諧本色	十些	麻蛋燒豬	象牙	詩學太白	青州從事	騙	曲詞取士	詩用俗稱呼	校人	園門跨閭
恥認祖宗	黃石齋斷碑硯	梧桐	宋玉	葛秋生	鈔法	釣臺詩	荆軻詩	物性	諸葛鍋	紙月	疊句單傳	下官	汗青殺青
詆毀東坡	集虛	子同生	小救駕	致趙秋給書	杏那環	絕人太甚	異物	武人口吻	龍魚佩	虛字入詩	享國之久	崇名非字	小縣少古蹟
海忠介	酒樹糠樹	閩秀詩	蘇芷香	祈夢	字音假借	割裂題	武成	巖牆	威德入人心	胡旦	晝寢	易安詞	急語成話柄

短小人詞	名姓在五十筆外	毒藥庫	邵飛飛
鴉片	四海	竹樓	錐刀硯
范瑣詩	良心居士	金鈴小犬圖	對月曲
好名	西廂記	山歌	聽月樓詩
蘇杭遊女	告墓文	馬字	書中絕句
摸秋	橫看	舜兄	古人名字
賈秋壑	四書對	李秋雁	晏元獻詩
江城梅花引	安公子	對聯	梁源侯語
讀書	孔子	花押	蘇繡鞵
別號小照	香市	梁秋草	王伯穀
聯譜	烟波釣徒	蔡木龜	程十然
山現字畫	詩家烘託法	小顛	薛白楊唐
雲起石	蓮笠	餓鄉記	栢紅
菩提葉	麻瘋女	復姓	庸主知人

鼻 子	反 切	眉 子 硯	三 家 店 題 壁 詩
燈 謎	天 下 大 師 墓	颶 信	拂 水 山 莊
韻 蘭	重 宴 鹿 鳴 紀 事	詩 忌 正 論	李 袁 輕 薄
昆 明 池 對 聯	滕 玉 閣 黃 鶴 樓 對 聯	詩 宗 唐 音	魏 字 改 書
地 窖	副 車 詩 下 第 詩	三 十 六 江 樓	鬼 詩
行 比 伯 夷	菱 落	村 學 詩	會 館 對
朱 侍 御 奏 疏	陳 小 魯	三 蟲	土 語 入 詩
一 杯 羹	竹 衫 瓶 菊	規 矩 草	臨 終 對 句
黨 姦	量 人 蛇	果 下 豹	城 隍
白 鴿 標	種 痘	金 蘭 會	三 江 賦 重
渾 不 似	迦 陵 填 詞 圖	王 紫 稼	李 郎
介 甫 東 坡	明 妃 詩	因 詩 得 婦	薦 書
伶 俐 不 如 癡	狐 仙 能 畫	長 生 殿	考 差 會 誤

識字	銘	返魂梅	避諱	無題詩	樂氏棗	蒙古兒	馬坡巷	柏相詩	父子異趣	詩哀	桂花新	脫十娘顧二娘	在疚記
四忌銘	不好玩物	贈酒資	行路歌	下體	嫁娶	清勤堂隨筆	私蓄	喜鵲	兄弟異趣	竹枝	輓聯	六女	宗彝
段拂	縣令念佛	喪服	砵	張南山	惜陰	黃蓉石	帝王言勸	魔漿	居官不聽子弟言	胸襟	文莊奏語	擊破鼓	同姓
欲富貴	醋瓶畫匣	詩與景合	缺文衍文	公孫	操北音	狼巾	難博學	紈袴傳	溫伊初	廢紙	孫徵君語	上舍	治中

桐花閣詞	綏彝	魏野	吹阜莢
紹興	餛飩湯注硯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秦淚江山	岳忠武硯	異產	楚姑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潮州樂府
湖膠	秦檜鑿	重建始與人廟碑記	家教
古靴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無題詩	寫榜吏	周槐	碩人
逸書	宋主荒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註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詩人工對	黨姦之尤
廁詩對	小人	蝦蟆給事	弟婦
永	綴齋	丁拐兒	笑柄有本
代寫書	治眼齒	奚鐵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問家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聖人	分字	端硯	瓜子夢
鼎甲同榜	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陳恪勤詩
河豚賈本	日出	琵琶亭	司成受拜
牡丹鸚鵡	到	兩相對聯	先臣告養
唐公韻事	指爪	粵歌	射潮
媒竹	迷坑	解酒帘	綠郎紅孃
集詩雙詩	隋鏡	蠅異	小蛾帽
二劉妃圖	沒字碑	集慶寺	十五魁卷
夢中反切	一把雪一把連	軟玉珪	姦雄喜怒
妒女泉	三敬仲	公在乾侯	生擴死軒
古今異俗	鐵槍	詩家	以宋比周
黎女	廚孃	骨董鬼	蟲達印

高穎權	相似	加高	問宅詩
鄉試命題	會點	仆碑	招牌對
西江古蹟	稱壽	姚金蟻	書地
女侯	九折臂	少君	丁鶴年
縣郡	老伯	左氏錯簡	左氏劍解
梅花詠	詠鹽詩	胎生	秋香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兩狀元	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洗福祿	響鈴墳	溫銅刀	蝴蝶會
朱錦山	李笠翁墓	燕臺小樂府	管杏花
鐵馬	家書署姓	馬闌子	陽明之學
笙磬同音	活孟子	不倒翁	不能詩
六和塔	姬姜被難	名之顯晦不同	王墳豆
鷓鴣米	諱	經解可嘆	封神傳
眞字	書卒異詞	徒法無益	孔子刪詩

磨蛋	韓公帕蘇公笠	毛詩酒令	孟子始尊伊伊
水晶	市井食單	殿寺新名	念珠鐘聲
和尚破葦	任翼聖	武弁臨終詩	膽異
聚珍版	優劇	鮮魚生蔥	戴記
富貴詩	三十而立	三陣	急急如律令
逼人太甚	燒尾宴	輓聯	硬記
縮骨癆	燒香	王荆公	蔑
古今人比儷	陳三元	思歸詩	士司妻
太白小像	義髻	重拜花燭	振振
祁陽竹枝詞	醋溜魚	徐聞縣	三垂尾
出關詩	黑蝶	桃源詩	下第詩
太太	詩中之時	夫已氏	大連少連
珠江竹枝詞	瞽人填詞	羊腎羹	參商
土坑	余椒雲	閔子弟	青

文字	嶽廟對	餽優詩	答	名姓之誤	先大父夫庵公傳	序班詩	制義擬詩	阮亭司寇對聯	相門對	賭空	趙秋谷	挂冠	懷羸
平山堂	武廟對	禿賊	烈皇慘訣	先臣先妾	雌雄牝牡	象膽獺肝	西域詩	名字之妄	毛西河	絕命詞	十萬卷樓	詩占身分	葡萄
江西	侍郎林	撕	一壯	顏子	點心	左右	行狀	謙語成讖	僧道	金烏玉兔	三字獄	藥別名	頭
五大夫	親戚	老	四壬子圖	大明湖趵突泉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者這	履歷	相士	侯元經	錦袴	文霧酒	圓夢	檳榔

文士淺陋

破瓜

避諱

父母稱呼

佛誕

達語不可為訓

櫻桃青衣

東坡行二

除抵折

一丁

稱名

宋孝宗

酒廬

二形二聲

林撫軍奏疏

口采

公牘

殺人

紙褲

銀槎

聖穀篇語

測字

詩魔

釐毫絲忽

命名雙聲疊韻

異才戾氣

化鶴

精靈

東周

偷書官兒

隋唐演義

函丈方丈

女媧

定風蝶蜈蚣劍

楊詡庵

朝鮮詩

須臾

太太

四書令

大行

子呼公

王介

斫

朋左藏

言可樵

無稽之談

敗子

耳誦

米價

驚燕

振懷詞

題驛詩

晉文公夢

汲冢書

酒價酒味

互用典故

經語談諧	安吉	卑之無甚高論	望帝
太字通世	忽親	陰壽	首陽山
左傳對	余太君	戒殺生	山魃儻儻
願爲人婦	蔗蟲	徐中山女	野合
馮鏡	步	三蘇祠對	腹葬
鬼畏桃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齋栗	袍	尖頭釋
頻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河東山西	雙聲
黃雀銀魚	土縵頭	罷官詩	饑婦吟詩
百花冢	翰苑吏	西施封神	朝儼
郭汾陽	通文	家弟家孫	李東白
物理	舉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十二時	薛荔	侏儒	對聯
抽煙	妻作夫誌銘	報	葵扇

柴審	詩評	詠旗亭畫壁詩	秩
任城太白酒樓詩	硯瓦	太公	行酒之法
鄧會	伏波	壽堂	姬
馬精化蠶	白髮	蘇小小	邱嫂
吳日章	進士不讀史記	口語成讖	虎狼
後身	同氣之異	阿蠻	妒律
史關部書	萬歲	鋼	修竹楊家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蕁菜
繡帳錦帳	禽獸殉難	帝王別號	成語對
粵僧詩	文人詩	動物出土	公牘
誤出經題	錫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答縣官	諱	學生次序	四克
日月燈	拾遺記	尙主	臺閣詩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陽朔縣	典故歧出
後序	書後		

秋雨盦隨筆

錢唐梁晉竹著

崑山陶樂勤點校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鬪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詰士詠「胭脂」云：「南朝香井

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

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

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

「眼孔小於窳措大，面形團似富家翁。」盡相窳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虎布衣詠

「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

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鉤魚卻釣，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

頻伽明經詠「詩筒」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

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



「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鄒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鮑學博——光彞——云：「此戴媿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鮑，五經皆有著作；今歿後，不知藁尙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蛾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入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禰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畫此語者！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煙，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哀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闖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估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鶻詠以恣其鬻養。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撒揚；嘗一爵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州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

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類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統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詩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臚事，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詞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囊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爲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撒浪漫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秦良玉詞

書於友人齋中，見歷秦良玉小像一幀。上錢謝靈先生——枚——題「金縷曲」一闕，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砮天生

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髮巫平妥。應念軍門無將略，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妾男耳，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纓得雲鬢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魏殺甯南左。軍國恨，尙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者，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魯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遷葛亮其濫觴耳。

術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術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遷於古音，嘗宿傳青主家。一日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臥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覆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廿年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翰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龍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爲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隄上花枝也姓蘇；卽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蘆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聽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吃茶。」清麗辛綿，情文斐亶，鐵厓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衆賞其工絕。崇康熙間，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

，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橋李吳澹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瀟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尙餘三斛米，算來吃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爲君沽酒典袈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春三月，彎環恰以鉤；郎心鉤不轉，鉤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目瞽瞍，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

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櫂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潮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韻音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請曾伯祖山舟學士爲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冷感舊詩

姚大陸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西冷感舊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尙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辜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啓碧軒，美人家近苧蘿村；芳蘭佩結繙經樣，杏子衫嬌灑酒痕。鬪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土埋蘇小

，殘月香詞唱柳柳；安得並聽瑤島鶴，蒼烟吹破嶺頭笙！
西冷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榆柳州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
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泣琵琶？
哀豔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爲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惜」，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孟云：「當以「不惜」爲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泥溼棄之，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爲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

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塊八塊？」可爲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冷坯土，千古豔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爲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要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爲虎林馮氏家姬。雖雜見諸家小說，而衣香髮影，若有若無。人尙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菊香，且爲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入勝，正在縹緲。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方禪章孝廉——懋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豔，鄉親况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

：「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媿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
 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菊圃，翟晴江以菊香墓爲高
菊圃，臆說也。」前身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朱竹垞毛馳黃兩先生曾訪之。飛白
 背題玉女碑；諸九鼎作墓誌。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墨琴
夫人楷字勒石）（此詠菊香）「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姓，小
小青馮姓）蔣家小妹是同鄉。（小青廣陵人）鏡湖桃葉鷗盟遠，（女弟紫雲，適會稽馬髦
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山別業）最憶橫波葦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顧眉
樓有葦小青小影）（此詠小青）「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鶯鶯；（容華楊炯女姪
）叢殘著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辰湖上編）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意中緣傳奇，以
楊雲友配董香光，謬論也）謝逸畫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林天素小像）汪倫潭水夜
長空；（嘗客汪然明春星堂）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返
閩）（此詠雲友）「碧城壇坵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潤雪，美人湘管一
枝花。隔湖香冢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
大人近爲瓊姬小玉，營墓于虎阜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閩閩女名。勝玉又名滕玉；小

玉，夫差女，亦名紫玉。四詩典麗風華，洵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豬語牛鳴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留鬚，掌班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留。偶閱蕩鄉餐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旦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髻如戟，因強其雜鬚。乃曰：「俗語，「去鬚一莖，價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願撫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家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偕其夫遊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略行其道，要非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炮，縷述舊情，未始不淚涔涔也。余聞而感焉，爲賦金縷曲二闕云：「雙泛珠江艫，儘風流琴娘身樣，瑩娘眉嫵。生小自嫻文君技，花底秋桐

擅撫；總差學尋：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臨淮府。鷓鴣比翼，鳳鸞伍；琴琴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闌干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尚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頰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飄泊恨，不須訴？」
 「刻地鵲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宮宮絕。華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鳥；有多少花啼柳泣。何況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歇！飛絮影，化萍葉；漂流卻向明湖側。恁忽忽，宮移羽換，珠痕翠藉。舊日鞦韆三千拜，今日鴉衣百結，回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搖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事，感而咽。」嗟乎！始則王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爲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再則曰：「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楊妃死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遶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潁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亦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髯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未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衽拜。」尤堪捧腹也。

陶篁村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爲餒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

；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春江泛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榔栗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鸕；愴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相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琰，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奔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在謂之曰：「篁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與頗勃勃，故偶作是想耳。

「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爲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首題爲「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榜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措撫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壁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蔭石侍郎

載

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命，具摺奏之。摺計

二十七扣，奉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願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爲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寶用之，已奇絕矣！」壬（著者名）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冰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篷窗把玩，失

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櫓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啓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暎，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爲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啓宮詞注。

鼈子壘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見文牘中有「鼈子壘」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壘字，何得誤讀爲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鼈磬之說以進，曰：「舊注，壘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峯如門也。」某公慙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

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與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惡；潛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食讒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尙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鳳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葦畦先生詩云：「鳳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鳳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尙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多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蘭闌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爲笑柄，而不知亦未可

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傲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金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東江通楚蜀，萬峯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卽自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清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塘——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衆口

，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榜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預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慚。未幾死，人以爲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爲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尙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尙書「不率大夏」者，則批云：『大夏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是科場話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欄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爺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爲「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爲「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僞示同人。質厚且盛；以手捫之，冷冷然冷濕僭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燄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爲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爲衣。芝階所攜，卽此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爲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句容出剔脚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撰言載一則云：「盧肇所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號，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吃乳羞，婆婆不小吃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衰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局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藥

中。公唯噉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爲法。

代筆

古書各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候。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爲人作字，畧學十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鷄，明日敬神；宰白鷄乎？宰黃鷄乎？」其一曰：「宰白鷄可也！」機鷄同好，遂以爲識。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類，此魚獨動上鱗。見人遠則哭，近則噓。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偏身鱗：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鬚最利，故能尅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灺，往往漠然。人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語，適然不顧也。一日，見某部某郎，不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繭抽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鉤輈格磔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申後約，化爲蝴蝶夢前身；瑛鑽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

「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蓮子苦心多。烏因銜恨思填海，狐爲生疑怕渡河；欲託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篠珊

仁和趙篠珊先生

——銘

湖北安陸縣知縣，以墨誤歸。一琴一鶴，頗有祖風。擔

石無備，不改其樂。嘗作小詞白遣。記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沱，有一鷺飛來，

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尙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為憫忠寺僧。饒於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遷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待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枷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尙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為僧加禿鷲，乘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游。」讀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閔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

頭看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鑿節敷衍，以爲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然亦有時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委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揜覆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葉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歷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爲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棄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頻伽——磨——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凌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體，作而言曰：「頻伽先生，有何問罪，卻句句奚落下官？」頻伽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頰。」太史曰：「管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慚不能答。

毒謔

明嘉靖間，一內璫，街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爲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買賣，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關，工部某君所素識者，因答曰：「我須相報；但勿臟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毒謔，實侮由自取也。

中庸孔門書

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

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頽」。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爲漢儒僞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爲宰相，哲嗣爲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爲宰相，八座聲名驚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區之黎庶，以共祝期頤，九旬福壽慶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崖尙書——鼎——贈聯云：「恩衍韋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旣相後，稽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尙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

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于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鱸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兩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糞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叙述游耳。」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黃旛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爲「殘缺」。「祝英臺」近「鶯曉序」之別無添字，「三臺」之分兩段爲三段，「笛家」之當移掇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

之卽「上西平」，「蝶戀花」之卽「一籬金」，「念奴嬌」之卽「寒天香」，「六醜」之卽「箇儂」，「高陽臺」之卽「慶春澤」，「望梅」之卽「解連環」，「過秦樓」之卽「惜餘春」，「雨中花」之卽「夜行船」，「玉人歌」之卽「探芳信」，「紅情綠意」之卽「暗香疏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較勘不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玉「番槍子」一調；而數闕以後，又收李獻能「春碧草」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句三字，是「草碧」，而李卽以爲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數蓮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卽爲「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仄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于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於「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照中——大恆——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花落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魏高人吐屬。示寂時，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

披蓑赤脚千峯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篆玉——工隸字。五言句：「涼語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直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際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丁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游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學海堂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倡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詒丑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子于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艷之致。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為春。」陳子庸妓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誰家娘？」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夢

「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爲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索癡詩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賈休「覓句」詩也，人以爲是「失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爲是「女障子」詩。「樹底有春天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宴西王母」詩也，人以爲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爲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爲是「分界堰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爲是「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爲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爲是「登瀛」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爲是「破船」詩。雖屬挪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陳輔之以爲有類于「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蕩。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談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雞皮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爲小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闕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已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蓋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桴思」廣雅作「浮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盞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爲炭，亦見筆記。

姚古芬

姚古芬——伊憲——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階吉——穎雙侍御——達吉——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縞未及一年，猝患瘋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咄咄。願隱昧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鏗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了冬鐵，錦瑟春安子夜絃；指點蓬萊山不遠，只教爲雨莫爲烟。」豈關噩夢召巫醫，（病從一夢而起）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妒，女兒心地亦膏癡。幻成海屋空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不是飛龍真沒藥，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騷，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蕉萃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毫；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拆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

掩抑心扉未敢通；杜子卿爲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忍種離支側挺葦；誰奪王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忽忽！」讀其詩，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藥轉

王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箋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爲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句換骨者，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苑；五六借以對觀；結則指歸臥養河也。」說甚奇闢，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于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砭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候，雖然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其猶在。」奏槍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關。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彫琢，揜其才氣。碑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尙未蒼古」是已。余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爲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闕云：「慣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蘼蕪空碧；關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辜負鴛鴦巷陌；已清明時過，懶搗遊屐，只潤逼薰鑪，約略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榜人半响呢喃，似怨暮寒籬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舊皆有韻。自竹垞先生誤之，遂沿訛至今）細賦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籬窺地，膩薰鑪潤，逼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佳遊已誤尋芳侶；只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剗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

「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傲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韉，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囊中窘甚。與夫索履錢，則曰：「汝日憫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鼻五體以出，卽空鼻此兩韉，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爲諫議，謂「上生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傳本命，且姓字異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不許喂養，並易賣宰殺。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

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髮，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異人，名之曰『羣山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啓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朱閑泉詩

仁和朱閑泉司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幕，爲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披猖；下流地豈唐靈武，僞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非優場；可憐南部煙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遊；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甕戈沈燕子

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霧雲**」云：「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塔影壓春愁。」**冲泉道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刊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盡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蘭士太守出守甯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云：「平野盡消無樹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樹因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樓夜泊**」云：「雁將來候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鍊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幽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蹇

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扈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羅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與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爲諷諫。子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眷戀之。余戲贈四絕云：「芳草芊綿易夕陽，枇杷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斂兒夢，合讓風流李十郎。」「百嘖歌喉一捻腰，媚香扇墜比風騷；銷魂最是雙蓮瓣，風殿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副懸，酒酣會否意團圓？（君將有事佛山）勾花伴柳休猜我，李下從來不整冠。」

新婚詞

家蠱筋兄——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筋懷茂才——玉海——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闕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峯青處，斷雲橫軸。我有傅家京兆筆，先與檀郎補就。』談諧入妙，可謂雅諼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答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闕。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爲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題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南潮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皋羽泣，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豐——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絳袍買醉難；還是去衣
 避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陳雲伯大令——文辭——擬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鐫「
 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爨虛時偏畫永，敝裘典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
 ，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紮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
 策，坐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
 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籜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
 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
 金記」耶！籜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買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

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篔簹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爲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于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十角添旗一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爲大海。三角爲山爲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礮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爲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着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鬪角，更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丈——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披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

44 女身，而設法像於膠山緝海中，別立一幟。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爲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洩任，議主招降。郭率衆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變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倨受王公禮拜，絕不爲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身韋陀也。』

葬說

青田端木——國瑚——著藝說二卷，全以周易爲經緯。按文獻通攷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善書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雷鹽阜

都雷二字，雷字音閉，本周禮都鄙之舊；從雷，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某阜。其

寶各店大書特書者，悉埠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畫作閉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爲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澣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爲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屬公挽，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叔先生——爾準——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霞。』韓公見而歎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彥章爲南陵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既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爲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尙論

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人知爲「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爲助矣！

高鳳卿

高風鄉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稔帖云：「魏他巾帽男司馬，餉我盤飧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鳧鼻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鳴太守——倬——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卽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屠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衆。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爲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冢對云：「揜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舖對

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斃，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稟

鮮子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轂者，則紅出而袍，否則青衿也。又曾于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皙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榻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瓠白，便便經史一百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

和，在陰鳴，復似雨鶴不作鵬。』下有「天池漱仙涓」五字。又一行寫「萬歷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貢院對

杭人觀潮，例于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往觀；非謂江潮獨大于是日也。阮芸臺宮保爲浙江監臨，于行臺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何等風流與會！又宮保于江西百花洲一對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既切江西，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震爲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徧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珪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羈錦作鞍，嘶風隴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鐸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幀，題詩云：「

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琴

吾杭南關權暑，爲明季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赦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爲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嘗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闕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甯改淡，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儼無漸，允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莊矜，工力悉敵。京師前門外候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爲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

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候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候降乩語聯，同是稗官氣太重，爲後人僞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從今後走徧天涯，再休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岐路，豈敢忘杯酒緋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裏凹外剝，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毘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有欲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挲三日夕，而後去之。說見陶鑿之履硯履歷。旣，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爲履硯齋圖。汪若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旣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

彬

外舅鐵年先生胞弟也。饒唐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覽廣

。配某年太翁隋江先生卒，山舟學士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柬，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學士見而歎諸篋中，謂壬曰：『我生平親臨松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爲金科玉律可也！』梅橋先生今將六旬，尙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獵金根，貽譏大雅；連螻雖覓，見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颺風，海大風也。（颺音具，誤作貝）潢汙，積水也。（潢音橫，誤作黃）鰾魚，海魚，卽石決明也。（鰾音暴，誤作復）崢嶸，山峻也。（音橙宏，誤作爭榮）覆瓿，廢紙覆壘也。（瓿音蒲，誤作剖）滑稽，談也。（滑音骨，誤作滑）嘖然，大笑也。（嘖音轄，誤作展）候鯖，候家之饌也。（鯖音蒸，誤作精）鼎鑪，鼎鑊也。（鑪音螳，誤作當）閩鄉，陝州縣名也。（閩音聞，誤作受）老嫗，女老之稱也。（嫗音與，誤作溫）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

前上聲，誤作俊）神荼鬱壘，門神也。（音伸舒鬱律，誤作本音）暴露，顯露也。（暴音卜，誤作抱）災疹，陰陽氣亂也。（疹音戾，誤作疹）盧澗，兗州二水名也。（音雷雖，誤作蘆惟）盧厖，邑名也。（音盧夷，誤作本音）枋廟，胡神廟也。（枋音軒，誤作妖）泛駕，馬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捧，誤作販）糧餉，軍食也。（餉音去聲，誤作響）臞臍，肥也。（音臞納，誤作溫芮）土著，土人也。（著音酌，誤作注）冰檠，寒苦也。（檠音柏，誤作藥）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格，誤作喫）惛憒，至誠也。（惛音逼，誤作福）狻猊，獅屬也。（狻音酸，誤作俊）竣事，歲事也。（竣音遂，又俊音，誤作俊）酈食其漢人，其，名也。（音歷異基，誤本音）些，楚宋玉招魂語助詞也。（些梭去聲，誤作本字）睚眦，目相忤也。（音愛蔡，誤作涯疵）阻僧，牙人，會兩貿易者也。（阻音掌，誤作疽，或作狙）愧慙，慚也。（惡音忸，誤作耐）靚妝，妝飾明燿也。（靚音倩，誤作靚）助勳，急遽也。（勳音禳，誤作襄）斡旋，轉圜也。（斡音掣，誤作幹）機槍，慧星也。（槍音撐，誤作鏘）酈州，地名也。（酈音孚，誤作鹿）朱提，邑名。地出銀，故曰金，曰「朱提」也。（音殊時，誤作本音）屏營，惶恐不安也。（屏本音，誤作丙）醜酒，醉怒也。（醜音許，誤作洵）孤鶩，鳥孤飛也。（鶩音

木，誤作務。宓子賤，春秋人名也。（宓音伏，誤作密）金日磾，漢人名也。（日磾，音密低，誤作本字）万俟卨，宋人名也。（音木其屑，万俟誤本音，萬誤窩）李陽冰，秦人名也。（冰音甯，誤作本字）樊於期，燕人名也。（於音烏，誤作本字）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作本字）吐谷渾，夷人名也。（音突浴魂，誤作本音）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克寒，誤作本音）角里先生，漢人名也。（角音鹿，誤作角）曲逆，邑名也。（音逆遇，作本音）嫪毐，士無行者之稱，又姓也。（音勞藹，誤作慶毒）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作本音）綿蕤，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蕤音撮，誤作絕）格澤，星名，妖氣自地屬天也。（音霍鐸，誤作本音）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想，不師心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脫無比。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筆經擱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鵝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西湖白雲庵月老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

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頗撲不破。于忠肅公廟對云：『恃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騭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過這關方爲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爲？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詞質而不郭。

過洋樂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孀態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爲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爲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倭衣倭帽，名曰「過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尙書孔範，與孔貴孀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

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鳥御史是也。因以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殯出示朝堂，厲詞誚責，文康唯唯。此等諂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爲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卜葬于此。旣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公之遂于易，精于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鳥之術者。而四方觀葬，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願可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撰靈善之草以成交，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嶰竹之箏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

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貴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爲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爲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貢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亮臨終不輟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兆麟——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兒書。後人作借書一編。孫愐唐韻「編」字注云：『額酒器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鑽魚。』鷗又作鷗，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編，不知起于何時。余意古人于書，於重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謀者，乃設爲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

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殉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或有以爲言者，京曰：「旣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剃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沿，不知何昉。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尙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于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鉞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鐐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天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鐐子必是盛酒漿之器，如今銚子錫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鐐子，庵人之別名也。」引軍牢牢之爲證，以爲牢鐐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隱從祀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鐐子之名，此則可爲確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事。帝曰：「吾屢顧不見僚鄰女子。」名色又異。且鐐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愛錢，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子金事。

國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洵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于左；坐左，則拐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蹤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儲中子——在文——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

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記，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關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文公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悻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駢一書，其於文潞公范文正，信口詆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爲必無之事，而鑿鑿言之，躍躍畫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爲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爲，而乃名士爲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鑿愈反因此而共識爲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竅錢一事，尤嘖嘖不休，未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叙文僖美政之故。怨讟之于人，顧不甚哉。

！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滄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嫁名聖俞者）

三陽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位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爲的對。

牡丹

青城山丈夫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閩外之尊，尤爲衆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尙書金濂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

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爲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未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鏃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鸞繫詔，而援卒不來；隨煬帝木鸞繫詔，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諸候，解體已久，視等弁髦，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例，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丘軻

「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丘」，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跖可乎？」

二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蟲，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甚解頤。

周芷卿

周芷卿——頤慶——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賦西冷惆悵詞，而屬余為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門；碧漢紅牆，半天隔路。采蘼蕪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也。芷卿茂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偶游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緣；油壁青驄，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西北牽牛，郎非河鼓。擁雙蛾于十三灣下，桃葉難迎；恨一枝于五百年前，蓮花未蒂。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作鴛鴦，繡上雙函之枕」

思爲蝴蝶，飛來百褶之裙。于是雪絳絨愁，雲藍織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空際華嚴，彈成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梅子黃時；碧紗廚黯黯魂銷，桐花白後。幾家簾閣，獨傳絕妙之詞；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瑚。翦來半幅秋江，有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所美。宓妃留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爲雲，宋玉荒唐之賦。信瑯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君意纏綿。予懷根觸。吳宮花草，平原十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留鴻爪，遂縛鸞絲。追思椒壁紅時，棗籬綠處；釵頭贈玉，約指留金；鬪白傳于屏風，畫放翁于團扇。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尙憐昔日風婆，枇杷樹底；今者空憶舊時月色，楊柳梢頭。僕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卿須憐我，莫吹宛轉之簫。』芷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盪氣，不永其志，惜哉！歿後詩箋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中有句云：『刻意傷春復傷別，何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孀獨好同游。』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子——娘——以『南村諸楊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眞翠花妙舌也。

京官苦况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偶閱宋稗類鈔，章伯鎮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風自古已然矣！

吃醋

浙江轉運張談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鹽時，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黨氏。陸好「呼盧」，蕩其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章，投繯死。鄰族鳴于官，題請旌表。得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鶉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闔裏，猶有牀頭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爲戒。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個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

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捺上影兒一個。最無聊，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尙易，索掩卻繡幃推臥。』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朵紅。怪得黃昏寒，又力凜凜。人在疏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櫺，倦倚熏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斂頭綴玉蟲。』柳梢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捲，幾摺蘭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輻輳窗紗，望翠袖非耶是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夢令「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他不許。』蘋香丈夫俱業賈，兩

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爲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並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辰，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于頌揚得體，而難于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儷句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于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爲吳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爲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冲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采芝園」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來自茹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禳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見。二鄉先生——文澹，——錢唐

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歿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臆句。如「天地多情猶如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舞」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蝟蝨依然瘦，嬾似蠅蚩總不肥。」「不雨」云：「雷聲請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上頒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觀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稽文敏公——會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即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蘭生——雍正壬子，以安徽學政，即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夢厓先

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剪剪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于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紙無一字。先畫一隱，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圓，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想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憐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單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想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後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人于此掘得一石，曰「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爲海昌查伊璜孝廉別墅，卽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厓嶺山麓，相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煞更也。」國初毛駝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卽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尙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

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曉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堞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爲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舲

仁和趙秋舲——慶薰——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棱，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于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祖篠山太令——銘——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金陵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祖家傳感孝陵；孫作緇流祖還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聘室卒，作續離騷招魂哭之。詞旨悲豔。未作浣溪沙闕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地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啼，鷓鴣啼，樓外夕陽一酒旗。陽

花不住飛。』蘇幕遮云：『玉闌干，金屈戌；簾外長廊，廊響弓弓屨，鬢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想思褶。』『阮弦鬆，筆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鱗。楊柳小于人，便解留船住。歌聲過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且信還仍過取。』又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醪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顯德——松圃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于提學大興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爲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亂竊，叩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瘞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舉士輓聯云：『天道竟何知？不許阿妳留李賀；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爲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爲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騰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厄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鞵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爲笑。憶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帽生明經，來爲余述之。

吳公雅諳

金標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不無投見。推襟送袍，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于鹺商，不似廣文首宿者。興化論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爲之哄堂。吳名蓬壺，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徵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着個人兩字。」杭董浦太史，呼爲「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憶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闋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揩，問道香泥舊選，重印鳳頭鞵，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盟時，笑指鬢邊斂。記得鬢邊斂上，雙鳳不分開。」齋號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櫺水映窗，浣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

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爲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剪齊，如絲春雨溼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韉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爲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鬢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然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實後主，當責之于在位之日，不當責之于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蓉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凄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未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尤為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鄉，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令）『黍禾荒後蕨薇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臍刁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藁。』（步步嬌）『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檣，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繆，對篷窗寫出傷心調。』（折桂令）『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閒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游遨。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兒水）『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蕭。你天涯眼見黃塵掃，你浮生夢醒黃梁覺，你閒身詐作黃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落）『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撈撈枝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

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擲，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麼焦，更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麼號，贏得個西臺哭謝翱。」（僥倖令）「留幾幅殘箋彙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謔。心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南）「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輶；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張貞松自凋，歎芳蘭自熬，只賸得梅邊一集殿南朝。」（園林好）「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沽美酒）「喜裝鐵玉共瑤，喜裝鐵玉共瑤，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淒月寥，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弔。」（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爲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晉時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彙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爲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天，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娶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挂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藉。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小頓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罰一杯。」雖同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筋救百姓；小夫人以

兩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蛛蜘蛛不知所往。詰旦于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蛛蜘蛛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蛛絲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實賣」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鍼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鍼，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爲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孔融博文

彊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于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撥巍科，登華臚，附中常恃勢，與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藩嗣子滿天下，得公不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于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爲采錄，則恩怨親讎，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于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諱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爲玩弄。及竄鳩茲，公曰：「我必不學伯聶走錢唐。無論自比宰謬，作讖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褻公等譏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藁本，以國爲戲，于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鉤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服，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

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卽譏其返正之無術。故死于公，猶
 愆自死也。卽同難諸君，雖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雖公
 爲國諫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
 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奕棋。然馬貪夫
 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毒螫。及悔爲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偁同方合志。不
 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捕過盡懲，何委質後，方
 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
 。智能保首領于生前，不能全軀于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予以知公之
 意狻而神忍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爲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爲公淺之；人議公毒，
 余爲公厚之；人議公巧，予爲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
 ，正坐此病。九原有知，當亦以爲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爲甚。友
 人曰：「君庚午闈後，有人以闈義質公爪牙。君見評閱，當座吐之。其人忿而謁公，借
 君爲質，公于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謂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
 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心矣

「夫士脾睨王侯，慕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視余，昔秦檜胡女國，始未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甚嚴。檜雖心恨，未至于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予卽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語坐客：「二沈侃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侃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爲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兔尙得脫。今游鬼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爲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調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已。魂如有繫，當臨風一笑也！」（文甚長，節錄之）此文嬉笑，甚于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顏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邊召；三千里愛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夫，辛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館，沒于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袞，心傷

荆樹蘇轍。』(挽家文定公，時冲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藏書，卅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駢筮，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陵華。』(挽姑丈張藻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泓夫人)『孝思盡宦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幾人入座哭春風？』(挽莊對樵師)

『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林文苑並傳人。』(挽錢鐘石侍郎，時以上書房致仕)『帝畀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少微星。』(挽陶篁村，時令子官駱)『名在千秋，服鄭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錢竹汀宮詹)『畫裏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山中獻蓋，前塵誰證納禪師？』(挽明中和尙。余畫過去僧像，師爲補納。又師與先君同在詩社)『絕筆詩成，寫照髯仙，明月清風人已遠；平生墨妙，瓣香冰叟，虹樓瀟海世爭傳。』(挽孔谷園。歿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風」，詩中語也。天瓶居士，谷園婦翁玉。虹樓，谷園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書也)『竹萎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儔。』(挽佛齋師。次句指恆公寂時)『海邦至今思賢宰，湖社從此感寓公。

『(挽華秋槎)』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澗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挽許表母舅，九月八日卒)『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挽家春淙二兄)『天際綵衣榮右袂；手中色線補垂裳。』(壽曹司農令堂八十)『蟾吻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壽稽中堂八十，以高壽年生日，重起瓊林)『八座起居，令子宮袍慈母線；重闌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十八，吳年伯母八十壽，令子宮袍慈母線；故用南陽菊事)『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團扇，還山官府即神仙。』(壽王述庵八十)『甲子從頭開上壽；神仙自古有曾孫。』(壽許小范六十，時已有曾孫)『東方先生善諧謔，南極老人應壽昌。』(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為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尙可得，供春則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

陶錄以爲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爲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易「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爲擁，便見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絕百丈不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十環之，若典守着然。

岳王詩

向閱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凌無言世忠靡；臣

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寥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三百二十有二亭

亭在福州學使署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三峯。每一石鑄諸生一姓名，即其所獻也。

武陵孀子

常德蠡山廟，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孀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爲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合爲八字，遂以爲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
維屏——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爲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于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

本經世歷，定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爲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爲此干支與否，亦尙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穎，足破術士之惑。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內，高營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爲江南仲拓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東莞之俗，好勇鬪狠；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冀強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不知爲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砧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砧，砧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砧」。蓋學署初爲都指揮府。今官廢而砧猶存，土人尙以都司衙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會——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
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慎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
：『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開名「應宿閣」，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于神，夢神
語曰：『若要此閣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
『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稟郡守，自投于水而閣以成。至今湯公祠，猶
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閣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
。』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使，一城之官，處分殆徧。廉使王公卜
——惟怡——以無術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身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
則可閔也。蔡生甫學士——之定——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
——，沒則為神。』

壽星

臨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叙。年四十九歲，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有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爲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檝，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曾與蒼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爲書坊對云：『身歷四廟，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蒼英。』趙來謝時，自江千擊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係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爲人，短小無鬚髯。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

「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于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爲詳請旌褒，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啖過人。願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勒諸石。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獮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徂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并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語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三人並姓名亦罕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

尙綱堂詩

陽湖劉美初先生

嗣綰

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

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尙綱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滅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到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苟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瀆名花延并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鈎。」「散步」云：「雛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于磨牘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詆鼎便成仙。」「廢墩」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戊

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大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盧費對

周蓮塘大司空——兆基——薨，盧南石少宰——蔭薄——代之。費西離京兆——錫章——往弔于周，一哭而殂。京師爲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離。」屬對工絕。

穀城詩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如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簷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招悵漁洋句漫猜，看江毅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滕縣花偏爲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

四圍山色，徧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時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爲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梯子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衆於瑣關外作鬧。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爲始。意「落英」爲始開之花。」其說甚新。以上句重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爲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于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寧」，錢起詩，「才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主失于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爲仕也。

么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么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么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么地。」么，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于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于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闈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蓋旨於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逡巡曰：「某乃曲阜孔。」于是孝廉大慚。

養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養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爲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歙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閔蓮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爲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尉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曹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詠周公廟詩句云：「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宋君臣」自謂嵌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粵人爲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嬖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溫羶。」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子字一幘，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愧憶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玉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恩訖，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求何事？」曰：「求子也。」遂並鋪而臥。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並臥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並臥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

教壇

金陵人，節鉞閩浙。

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于杭城之三撥

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

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予告，而先生已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于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聖代卽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戍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歷城書院故也。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學博——橙——以古人「獨傳名句」爲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並命飲酒。衆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並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于是衆乃心服，以次受罰。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若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三公；以蔣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往來。』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瓣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

後卽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流瀝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釋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爲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誇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袈裟繡龍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勗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于肩。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爲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雖好相如蓬，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樞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爲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兆麟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爲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爲有據。

鼻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臺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莫得犬戎與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爲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皇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氏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曰「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爲此臆說也。」或曰：「是象鼻。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

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曰：『鼻之爲言始也。盤古始爲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堡，零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壽。始興原屬荆州，毋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鄗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儼。南海蠻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指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爲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賸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錦延，可有子孫尙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大戎。絲竹居然聞魯壁，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並

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卽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爲王論

吳毅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讜；返將消之玉弩，爲敵報讎。」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鉄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發之古文品如此。

乾阿奶

俗呼乾娘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極裸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抬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抬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于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王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鬩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易。」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稽李吳澹川——文溥——著爾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冲淡制勝，七古以健

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鯽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

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絮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蘄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闈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倚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篷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爲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肆業生云：「至于較下。」請考生日：「放於那那。」肆業童云：「館于上宮。」請考生日：「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

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處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卽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于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剡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經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

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罷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嘗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啜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九五七兩。而同時宴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益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壽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徵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其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

不勝。」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爲「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爲「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體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餒」；今混稱「饕餮」曰「口饕」。爾雅翼，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今混稱「婚姻」爲「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彌勒對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爲告衆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座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爲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驚鵲」（風箏誤）對「嚇癡」

(八義記)。「盜甲」(雁翎甲)對「關丁」(桃花扇)。「訪素」(紅梨記)對「拷
 紅」(西廂記)。「扶頭」(繡襦記)對「切脚」(翡翠園)。「開眼」(荆釵記)對
 「拔眉」(懋釵記)。「析柳」(紫釵記)對「采蓮」(浣紗記)。「麻地」(白兔記
)對「蘆林」(躍鯉記)。「教歌」(繡襦記)對「題曲」(療妒羹)。「春店」(萬
 里綠)對「秋江」(玉簪記)。「哭像」(長生殿)對「描容」(琵琶記)。「敗金」
 (精忠記)對「埋玉」(長生殿)。「三擋」(麒麟閣)對「七擒」(三國志)。「逼
 試」(琵琶記)對「勸妝」(占花魁)。「打虎」(義俠記)對「罵雞」(白兔記)。「
 看襪」(長生殿)對「哭驢」(荆釵記)。「刺虎」(鐵冠圖)對「斬貂」(三國志)
 。「亂箭」(鐵冠圖)對「單刀」(三國志)。「拜冬」(荆釵記)對「賞夏」(琵琶記
)。「告雁」(牧羊記)對「嗾獒」(八義記)。「思飯」(金鎖記)對「借茶」(水
 滸記)。「斬竇」(金鎖記)對「刺梁」(漁家樂)。「投井」(金印記)對「跳牆」
 (西廂記)。「送米」(躍鯉記)對「拾柴」(綵樓記)。「相面」(青光劍)對「審
 頭」(一捧雪)。「醒妓」(醉菩提)對「規奴」(琵琶記)。「盜令」(翡翠園)對
 「偷詩」(玉簪記)。「飯店」(尋親記)對「酒樓」(翠屏山)。「北樵」(爛柯山

〔對〕西諫〔〕〔邯鄲夢〕。〔落院〕〔續襦記〕對〔借席〕〔西廂記〕。〔小妹子〕〔時劇〕對〔胖姑兒〕〔慈悲記〕。〔鬧天宮〕對〔遊地府〕〔安天會〕。〔醉易放易〕〔鳴鳳記〕對〔相梁刺梁〕〔漁家樂〕。〔大宴小宴〕〔連環記〕對〔前親後親〕〔風箏誤〕。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達——與余爲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醇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君請于朝，願就學正未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亦可想其襟懷之冲淡矣！長于制義，尤精算學。間作小詞，極細意熨貼。記其祝英臺詞「悼亡」詞一闕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隴。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不忍見翠圍紅舞，漫延佇。猶記雙袖凭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烟零雨。」清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爲之，可與碧觴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閩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閩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清朝賜諡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郡湘帆同年——嶼——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攘雲壓山山爲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蒂則花自落。」乃專攻花家壩，城遂破）白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懸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開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掩，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黏上竹，不如歸去鳥投林。」「道中和賈蘭皋」云：「平沙盡處

盤孤鷄，遠樹濃邊見一城。」皆清贖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鏡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祝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媿，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孃。後以能佑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玉顏當日覩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叢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于南岸石叢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

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于石甍村。四月十七日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尙書——象樞——有庸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

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澆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爲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卽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髫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

中歸，誤仆于地。父遲庵掖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於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才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鑿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

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遂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鄉賢祠。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會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纓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烟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皋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簫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長宏骨。」款識皋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于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

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爲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爲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託于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寒林寺。次日獨游弢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逼人。興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淩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于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甌，歸而飲于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八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潯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尚也。于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釀酒，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

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壘。歿後，其家亦荷忘之。眷西又汗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發始之所存，止及壘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香透腦，膠餳瓊底。其濃厚有過于發光酒，而微苦不洩，是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與之紅友，楊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榻里主人周姓，名鎮邴，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卽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

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尙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士人曰：『此衰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會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詫以爲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藥，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膏，不肯效爲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于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贰；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爲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意以爲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若

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爲利息，甚至取其「種之大害于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斂精力，耗財用，大半溺于所嗜；視其爲用與菽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于高文典冊，前此未之有也。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士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眞摯，九原應有感涕零之意。』」

太誓

尚書太誓，秦，言大也。或曰：「代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太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爲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鬮髀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髀一具，皆化爲玉，急爲拈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葉治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爲玉，金石不能傷也。』刺客大怖而退。則其說亦可有證。

搖俗

搖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于路口，曰「插青」，人無敢繼入者。其交也，銜弩裸體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短狐。

鬼輕巡檢

先君辛始興日，清化司巡檢蔡君洗丹——廷棟——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廣額豐頤，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健于談；懸河一開，沛然莫

禦。但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始天起怪風，民間七隻醬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處。道理分寸，不差累黍。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述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亦累累然，從未有爲鬼所敗者。方談之時，摹形繪色，數脚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方談，余戲之云：「君爲鬼所輕矣！云明年升轉一階，必來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緝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于主簿署，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斑直者爲巡檢。初到任，簿招與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于巡檢身後。因引手摔之，而鬼仆于地。巡檢且摔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脫。其家以爲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曉叔然，啓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糞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笑闌堂，而蔡君亦捧腹不能自己。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于一錢而極于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

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如筵。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實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鷓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爲貓，武爲鼠，扼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龍妃，可爲的對。（俗言貓爲虎舅，言虎事事肖貓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彎彎月子在當頭，翦翦春風不住流；如此煙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橋鳥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挂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

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貌姑射。金焦兩點鬪嬋娟，彼也投瓊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臥冷衰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篷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蘼葉拚教醉鴿頭，梅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橫攔關山萬里愁。鶴太癯襟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以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穢穢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青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物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爲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怨詞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壽以爲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六十七年間，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鐵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宋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臥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奉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貶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于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于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于城社之神，本輕矣！況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也必不願。故封自以「至聖先師」，最爲允當。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爲「中賢」，唐姚崇遵令以孔子爲「亞聖」。不知上尊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婁子家驩，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
等人物。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祈奚魏絳，秦伯里奚，魏沈尹成，宋公子目夷，鄭
子皮，魯季友仲孫蔑，衛石碚公叔緩，晉荀偃，諸人亦皆後先競秀，不可沒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
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
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胥官所言，卽常平法也。

而已

宋洪適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爲
「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鑄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
。」見侯鯖錄。及閱稗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楷

摘。其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短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于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踳躓于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敘事，俱未道及；蓋爲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殿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啓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

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迹滅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詔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特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全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輒對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鑠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適通州長史，市人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椅妾

清波雜志，太學生呂榮義爲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椅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筮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爲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著飛馬，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謀逆伏誅。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諺所謂口頭讖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宮，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酈象富貴；其甚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溼」之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欣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約因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荀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爲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爲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125
佛入中國，傅奕韓退之，以爲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

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于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坐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筆 雨 會 雨 歌

瀛 聖 律 韻 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敖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于敖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集版，敖與陳俱得罪。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輒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京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于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興，起于楊揮「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于「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我，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比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講孟子，「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於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逕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于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著。」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岔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爲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塵精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

體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願言，則是日歡慶，即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已。

黃孝子

仁和黃小松司馬——易——尊人松石處士——樹穀，孝子也。父歿子保定，處士走數千里，函骨以歸。沙石穿麻屨，血痕縷縷。有「負骸圖」詩云：「負骸孤走保陽城，日日愁霖淚雨傾；只有父魂兒命在，夜來同宿畫同行。」其先人官少參者，人呼「黃佛兒」。處士詩云：「爲展松楸到梵村，墓門華表百年存；白頭老嫗遙相指，黃佛兒家七世孫。」處士工鐵筆，小松司馬繼其學。

屈戌

窗門之鉤，舊名「屈戌」。程十然丈曰：「戌字當作戌字。戌有守義。屈戌君，屈鐵以爲守也。」趙秋舫同年云：「尤西堂詞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韻。」則訓戌爲戌，前人已言之矣！

趙南星硯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忠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隳隳

；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揭大闢。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勅瓊疏，蓋用此硯也。

李西齋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爲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縫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間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錐，逃於麴蘖。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峯朱閑泉徐西澗登吳山大觀臺近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愛夕陽遲。」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綠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毅人祭酒」云：「廿年宦囊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篋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皇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昶——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岡）蹟已陳，蘭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酉冷又見西齋出，始信

風騷在逸民。」其爲前輩推許如此。

祭文

祭文之簡，古者宋李觀祭歐陽大夫人文云：「孟軻亞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無憾。尙饗！」陸放翁祭朱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趙介如祭賈似道文云：「嗚乎！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吳丞相潛）；先生死闕，死于虎臣。哀哉，尙饗？」明武宗祭靳閣老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度江，聞先生訃。哀哉！尙饗。」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葛嶺掃墓，先伯祖諫庵公，在湖舫述示。且訓之云：「聞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千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爲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爲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龔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

。「奉韓暫窺明」下，屢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臥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潞漑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玉澤竭也。幽風所紀，一蟲鳴則一侯變。今日變鳴禽，是侯將改也。」夫鍛鍊周內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諷詩，則入魔道矣！

勝朝奢靡

嚴分宜父子擅權，賄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綜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蘭寺之貪婪，更百倍于宰執。累朝剝削，未造之貧，兆于此矣！恭讀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資，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紈袴

晉帝見歲歉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遂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

不食乾膳？」千古庸闇，如出一轍。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也。執袴不辨菠麥，往往如此。

詩傍門戶

吳脩齡圍鐘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荳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虐諷；然依人門戶者，可以戒矣！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芑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撰文二首——一爲吳韻雲修撰，其一則芑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人。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數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今則孫

階之蘭玉森森矣！余爲夫人之再從彌甥，幼時得侍警欵。言論揮灑，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評者以爲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待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云：「唬鳥猶呼「奈何帝」！今人尙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想見矣！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次之：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邊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爭妍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處；閒居無事，時往觀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卽三小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壇場之技，未可以楮下目之。此外尙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歌初集，尙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旣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

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爲小錄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裏，題其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黎園錄，而屬余爲之序云：「首善繁華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涼州？既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上珠簾；裙屐三千，幾個偷來鐵笛。罔已猜疑長樂，彷彿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愛當定子之筵，履顯周郎之曲。衫裳凋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秀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菲無遺，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不愆日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聲選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嘖，可歌可泣。于是按圖集錦，照譜徵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羣仙簇綵，大經自有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尙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羨梨園，難歸菊部。愛已同于割玉，情匪類于遺珠。至若趙北新音，泰西變

調，仰天撫缶，但唱嗚嗚；市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檜下，概比鄭聲。凡此旁搜，俱不贅列。顧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之名；采豔金臺，不書董袖鄂香之事。豈知酒闌燈掩，茶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迥殊乎崔灑。使僅闌凭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挂巨冠，未必心同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娛耳之資，不敘銷魂之事云爾！

銀杯

孫雨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寮雅集酒器，以白金作沓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名號，爵里于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荃——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棗——直隸清苑人；次王吳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涓——喜齋——山西代州人；次張敦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子——順天大興人；次朱卽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稭——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理學偏僻

王荊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通鑑爲「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能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羅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峯。」「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懶，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黑于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女」曰「顛門仔」，呼「執袴」曰「阿官仔」。案「仔」卽「崽」字，音「宰」。水經注云：「嬰童卯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爲罵詈之詞，與羔子子蹏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艷之詞。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句云：「七十宛央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余幼時酷愛誦之。

頻羅庵主

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舟學士，因自號頻羅庵主。公性淡榮利，且自以鯁介不諧于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願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句山先生，與公同列，退而詫謂公曰：「頃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以恩重，不得乞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對君慚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願，即日出都。家居賦答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蕪，壯不如人况老乎？苦筍硬差良有願，葫蘆依樣已難摹。休言報國文章在，只合投閒草木俱；物不答施天地大，受生慚負是頑軀。」北望君門首重回，一門三世荷栽培；臣心不似蒼蘆草，天意須憐擁腫材。絮已沾泥飛不起，豆和灰冷燂難開；他生願作銜環雀，再上觚稜高處來。」公平居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內，不喜

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於嚴當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爲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于門以謝客。故「自述」詩有云：「老夫自祝飛光酒，一具桐棺萬楮錢。」道其實也。嘉慶十六年冬，公患髮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烟雲開瘴戶，一天風雨護神爐。」病遂愈。因自號新吾長翁。九十誕辰，張岐山

問萊

壽聯云：「人近百年猶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孫。」人賞其工。公配汪恭人

，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靳此？九十載眉夫婦，我獨何堪！」公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刻行狀。同里衆紳士輓聯云：「采殿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猶傳大手筆；明湖思俎豆，九十載清風碩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矜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作詩取法

駕部許周生先生，嘗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聞之先輩云：「凡押險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其人必夷。」亦是名論。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臥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闈；大索不得，遂密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顛也。此事甚新，見始甯陳氏秋曹日錄。

張訥庵

張訥庵又姓韓，甘肅人；狀貌修偉，膂力絕人。遨遊江浙間。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無僮從。善飲啖，斗酒斃肩，未嘗告飽；蔬菜脫粟，未嘗言飢。所識多兩江知名之士。與之談述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則某年奉某上諭，行某事；某官治某省，益某政，元元本本，纖鉅靡遺。尤好談兵；酒酣以往，言年岳兩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白：「家有老母，年逾九十，書來趣歸。」行有日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跡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批根者。願及未填溝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尚存否也？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依助，以清貧辭。師勸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痘疹

痘疹，李時珍以爲始于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見清源牧。時面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尙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則竟詠「面麻」矣！

侮聖非賢

王莽處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莽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墨子予，漢豆其如予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爲兩個姓。王人薨惱！又宋清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爲之語云：「

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李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出一朵雲，闌苑一推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爲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爲委巷不經之談無疑。

青芙蓉閣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鉉——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寬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問道何年歸白壁？游仙有客夢黃梁。』『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與無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鑒』

寺人詩。』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家法寡恩多。』宏詞肅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丞相衙衛

京師繩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嚴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爲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祖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鑒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軒廠，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窖，甃以青磚，肩以石戶，嚴關鐵牡；啓之深邃不可測。蓋當日藏弄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彼乘軸，賄賂充斥。有暮夜索綠者，往往於地中納約。』理或然歟？

漱玉斷腸詞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詣，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議。後人力辨易安無此事，漱真無此詞。此不過爲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闕，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簪鏡』一事，今古曉曉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甯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背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髻，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頗雅而諳。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鬢且莫唱，越髻且莫謳；西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蓄。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嫋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梳罷，留與南朝周防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風髻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琴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拍曲几

盧代山——岱——饒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兀一張，云是洪防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防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為跋識數語。歸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防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婢娟，青衫溼三種。今其藁猶存黃氏。蓋先生為文僖相國孫婿也。

密蓄薇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為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

酒，名之曰「密薑薇」。其名色甚新。

補子

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汪韓門綴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燕史，稱宮眷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葫蘆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毒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爲之者。至李闖制補服，以雲爲品：一品一雲，九品九雲；僞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病詩輓聯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閱鑑止水齋，無此二句；蓋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歿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矣。

荔支

余向慕嶺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尙未實也。偶於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談及之。先生曰：『子毋然。荔支于北不如葡萄，于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

語，真定評也。因為詩紀其事；中有句云：『滕來西域纔為婢，賣到南村合是奴。』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

顧受笙

嘉善程上舍

亭治

困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

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圓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慨然！然人猶無恙也。若我

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闈；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于號舍。余作輓

聯云：『矮屋痛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驚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

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間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令弟星符

以其遺稿一冊，屬余點定。略摘一二以存豹斑。曷星符益生兩弟云：『憶到從前海浪游

，韶華渾似水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邊月苦，十年應念舊

臺幽；衣單我亦悲秋冷，各有傷心莫倚樓。』蓋受笙與星符同母。時萱堂已去世十年；

而益生尊人渚茶先生，方謫戍烏魯木齊也。沈摯之語，讀之酸鼻。其他斷句如「青浦舟

中」云：『和風簸野水，破網熨斜曛。』『旅感』云：『讀史不多休弔古，學詩雖好易傷時。』『卽事』云：『藏枝小鳥間關語，破浪老漁撥刺鳴。』方藥梅太守招賞牡丹，卽席用吳穀人祭酒「水繪園看牡丹」韻，兼懷令兄蓮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憶玉關人。』皆可誦也。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涑——刻玉虹樓鑿真帖數十卷。先生之書，瓣香天瓶居士，高廟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繼——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今人以南梁爲山舟學士，誤矣！

盧溝橋

關之爲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爲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自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黃閩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至比橋，剛辰已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剽擄，贈以青蚨四百片。進彰義門，已交未正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方曉駮雞既鳴

，駑車秣馬重前征。行行三里復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橫。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憑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車陳其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瓜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褚中安有晉知盤？」問我：「南來何積蓄？」才如八斗愁萬斛，書數十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如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莫嗤，我上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并無鶴。我向袁江三躑躅，未聞餽贖嗟垂囊。千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喫粥。今日春明撲我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壩邊。明知未足飽欲壑，聊以餘潤分書田」。吏前睨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攜。「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犒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鞭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宦，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護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烏名，

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船山蔣荏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獼猴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諷而虐矣！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即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彌中彪外者也。

詩求新異

某作詩，力求新異；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撻平王。』語奇而殊無

理。此與「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何異！又有句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風趣差勝。

崔紅葉

昔有崔黃葉，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觀察次子瘦生，如夢令「紅葉」詞云：「爲愛吳江晚景，渡口斜陽相映；點水似桃花，無數遊魚錯認。風定，風定，一樣落紅堆徑。」洪穉存太史呼爲崔紅葉。可與陳籬鈞——廷慶——鮑夕陽——以文——並傳。

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幹臣中丞——桂楨——奏請改教回籍。按弇州觚不觚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渠似亦不爲無本。

五官並用

崑山朱厚章，字以載。沈歸愚尙書，親見其令二人各操紙筆，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長律；而手自書孝子傳。序與長律皆工，所書傳無一脫誤；殆五官並用人也。以鴻博徵，惜未試而卒。

閨秀

昔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然今之閨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語云：『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于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雖刻酷，而亦有理。願以告玉臺之治詩者。（勤案此節，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道韞養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矣！

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楊，見鈕玉樵 觚臚。又別號影憐，見珊瑚網。

黃子未

黃子未——若濟——嘉善人，潮州太守霽青先生之胞弟也。不求仕進，專事謳吟。

與顏伽郭先生昆季相友善。著百藥山房詩稿。「夏日漫興」云：「新僮馴習如調鶴，舊稿安排似補琴。」「秋日遊徐氏池亭」云：「柳如寫影欹池面，鶴似閒吟步徑中。」「社日」云：「客都別去花爲伴，春到濃時草亦香。」「夏夜」云：「桃笙久臥如冰滑，紈扇新題有墨香。」「晨起」云：「荷葉兩枝搖水鴨，桐花一樹鬧山蜂。」「草閣」云：「溪邊雲隔前村雨，樹杪帆飛別浦潮。」「信江書院題壁」云：「雨足一江春水碧，風甜十里菜花黃。」「湖樓小飲，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陽頽老宿，半隄疏柳畫秋娘。」皆精緻可法。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恆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塵，僕必僂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誠之曰：「座中曾士大夫，汝滅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轍，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并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辨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徧索羣芳譜，輪囷葉數蓮；誰還能撫取？開囊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任由夕烹于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氣。」因詣畫客前曰：「

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絕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無人。」商寶意先生令愛，詠「苔」詩也。「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孫秀芬詠「夕陽」詩也。可爲二題絕唱。

乩示闌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闌題叩乩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麻」，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鏰」。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肖其像于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

。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可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番佛。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鎗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

恥認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謨，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爲君謨後。猶今無錫秦氏，的係會之之後，然無不詭爲淮海裔孫也。』姦雄之名，雖子孫亦避忌之，可異哉！

詆毀東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其與汪尙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秦觀李薦，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醜詆如此，抑何忍也？

海忠介

忠介無子。相傳天啓間，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慈孫，皆公孫也。」蔣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按綱鑑輯略，天啓元年，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則公有子矣！鉅玉樵、瓠腹，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遂得上天」，則公有孫矣！疑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謝立山——啓祚——高要諸生；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賜翰林院檢討。秋闈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恆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二歲，相國朱公——珪——以聞，詔加編修，賜「壽寓昌文」匾；時人榮之。是科，番禺劉樸石先生——彬華——年十五，與之老少一榜同登，至今傳爲佳話。

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方伯，于廣陵市上，得一硯，係坡公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書來乞詩」；

一行曰：『尾書溪籐』；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銘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爲八分書。

集虛

鄕城聚衆貿易之處，北人曰『集』，從其聚而言之也；南人曰『虛』，指其散而言之也。宛邱有地，名『義神實』。羅莘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碧，朝實而暮虛也。』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韌；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錫，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

瓶水齋詩

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吳。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從峨嵋山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父翼，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

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繡太史，秀水王仲
 瞿孝廉相友善。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三君詠以贈之。著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
 生跋其詩云：『開逕如鑿山破，下語如鐵鑄成。無一語不妥，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
 歷。能于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派。』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
 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
 離騷八代。』其爲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爲最，如「破裊篇」「張公石任城」「太
 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
 咳吐，江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霍霍雙鷹眼，紅踏荒荒四馬蹏。」「曲阜拜聖人林下」云
 ：「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彀英雄到白頭。」「夷門懷
 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
 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熟帝衣青。」「臥龍岡
 」云：「兩表涕零前出塞，一公安樂老稱藩。」「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鼙
 拖鄧艾來。」「皋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瞿經解各
 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

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鴛鴦多識字，只留獐豸與驢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贏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琴隔大令船」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浦，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兔悔嫦娥。』」諸聯夏旻獨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梧桐

江西峽江縣，有笥山，某姓別業在焉。樹木茂密，中有梧桐一株，尤翹出林表。夏月人每納涼其下。一日，爲迅雷所拔。根底有錫十餘觔；清泉一窪，澄澈如鏡。解其木，中成雷天大壯卦象，點畫分明，片片無異，亦一奇也。

子同生

偶見有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畫一句」，「然則有同與？」心思頗曲折，惜乎有傷忠厚。案桓公六年，經書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志疑也。」朱子駁之曰：「聖人一筆一削，堂堂正正；豈有以曖昧之事，疑其君父者？」其說是也。然愚謂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于莊公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

境成姦。恐後之讀史者，或有羸呂之嫌；故特于十八年，夫人姜氏如濟之前，大書特書曰：『子同生。』以明其的係吾君之子。故曰：『志疑者，非以傳疑也，乃以釋疑也。』詩曰：『展我甥兮！』春秋曰：『子同生。』皆別嫌明微之要旨也。

閨秀詩

嘉興徐簡，字文漪，吳于庭副室也。詩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徧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立意甚新，無人道過。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于史學。翁嘗撫而語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嬋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山陰祁忠愨公女德萱，字湘君，「臨鏡」詩云：『一區秋水寒無影，十樣春山淡有痕。』丰神綽約，齒頰生香。姊德淵德瓊並能詩。忠愨家子弟美丰儀，故其時有「祁門男子盡佳人，婦女皆才子」之目。

談諧本色

談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

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宋玉

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紀載之缺。

小救駕

廣東始興，民俗剽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錐，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七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駕」。事雖悖，而號則甚新。

蘇芷香

蘇芷香校書，吳門人，貌娟秀而性極孤冷，流寓于杭之西湖。李小牧茂才丙頗眷戀之。令弟聽松茂才寅爲畫梅花便面，題一絕云：「西冷曲港斷橋邊，冷抱烟霞不計年；指點孤山三百樹，此花曾受小青憐。」語極痛隄。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

些三懂，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葛秋生

葛秋生——慶會——仁和諸生，人極醇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願久躡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淮遊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于家。四壁相如，遺稿率多散佚。猶記其「早秋卽事」二絕云：「磴缸雨過小盤蝸，圓蕊微黃葉半遮；道是今年澹湖後，漁人都賣水濱花。」『曙風吹影墜殘缸，亂颭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絕。秋生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余爲賦買陂塘詞一闕。同年趙子秋給題南北曲一套，最佳。其（新水令）詞云：『莽天涯，何處挂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橋，今日個纔畫出停雲稿。』（步步嬌）『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硯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換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折桂令）『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廂風塵懊悔，那壁廂書札迢遙。故人兒幾箇雲霄？幾箇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

雨散雲飄。』(江兒水)『吳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東琴書，試鼓迴波權。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的村下流黃，博得箇畫花微笑。』

『(雁兒落)』再休提蹟名場，劍氣消。說甚麼困寒氈，心緒稿；你看有的是痛黃鹽，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漿好；寒宵擁紅鑪，合座邀。』(僥僥令)

『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叉手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寂寥。』(收江南)『呀！我亦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款生成薰泛爾唬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箇秋雨續離騷。』(園林好)『盼魚書，長江路遙；憶朋儕，離魂暗消，依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醇醪；重識面，贈瓊瑤。』(沽美酒)『望橫河水一條；望橫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了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沒些兒塵擾。王廉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別恨，畫裏勾消；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呵！榜名箋，烏闌自鈔；麝名香，銀鑪自燒。這圖兒須索自收藏好。』(尾聲)從今不恨知音少；拚箇爛醉狂歌，也竟氣豪。你看那一樹籬花開泛了。』

致趙秋舸書（附來書）

余戾至春至粵。是歲冬，忽患咯血症，幸而無恙。次年春間，故鄉戚友，喧傳余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死。秋舸聞之，爲位而哭。遲之又久，始知其訛，因以書來示余。余報書云：『秋舸同年足下，僕以伯倫嗜酒之身，忽得長吉嘔血之疾。空江冷署，一病經年。意將物化蠻邦，長與故人生死辭矣！乃春蠶未死，尙許牽絲；而秋雁遙來，欣逢剖素。注存而外，兼述異聞。猥以春來王粲之不歸，訛傳海外東坡之已死。風言影語，莫識來因；一介甌生，何忌何惜？夫彭殤等視，顏蹶不齊。達者觀之，詎有欣畏？所可喜者，良朋愛我，痛哭湖山。較之生索輓歌，壽陳樽具者，更饒風趣；知交之涕淚，筆于流俗之揄揚多矣！微之垂死，病中得讀香山筆札，如投靈藥，如賜神鍼。大夫七發之筆，痼疾全除；記室一楸之文，頭風頓愈。生死肉骨，肺臨銘之。往歲長安之行，僕非遊倦；願瞻時勢，進取良難。厥有數端，請陳其略：夫玉雕楮葉，寸陰不廢其功；蠶視車輪，三載必專其力。僕溷迹塵埃之內，置身案牘之旁。柔史剛經，入淪肺腑；秦章漢律，漸入膏肓。加以役志錐刀，瘁形籌尺。而謂挾「貨殖」之傳，可遊瓊苑；持名法之學，能貢玉堂乎？此其危行之故一也。矧夫公車競發之時，甫當僕病未能之日。雖蒞苑未死

，難忘向日之誠；而蒲柳將零，敢作搏風之想？叫鷓鴣而南飛翼倦，望燕鷗而北向心驚。勢難握鉛槧以登程，載刀圭而就道。豈有嘶風病馬，能隨良御先驅？而喘月胡牛，敢望相公垂問者乎？此其尼行之故二也。且夫遠游者必飾裘馬，挾策者不廢金費。苟官囊之稍贏，庶行囊其克壯。而乃官清似水，事集如雲。開門有爛用之錢，捫篋無蓋藏之燼。晏子卅年之狸製，已付憤家；孟光百歲之荆釵，胥歸質庫。雀皆羅盡，蚌不飛來。勢難分老親鶴俸之肥，作遊子貂裘之費。此其尼行之故三也。而况有資成季子之行，無人于繆公之側。老父性高簡略，雅厭紛紜。乘廐內之家駒，不知牝牡；徒牀頭之阿堵，絕口錢刀。使左右不有親臣，將籌畫重勞長者。公私交瘁，栽花之髻易皤；服事徒虛，寸草之心更歉。此其尼行之故四也。然而志慕風雲，氣留湖海。捫王猛禪間之蠶，尙愛高談；聽劉琨枕上之雞，猶思起舞。時當明聖，敢高在澗之思？倘遇旁求，又見關門之典。意欲重鞭楛白，復踏軟紅；跌宕燕南，遨遊趙北。倘再秋鴻鏗羽，病鶴彫翎。然後服末路之鹽車，計身後之醬瓿。區區者志，茫茫者天；如彼如斯，能耶否耶？若夫花天酒地，追東閣之蠡遊；冷雨淒風，記西窗之往事。某年某月，如夢如雲。今者病廢文長，悲涼藤館；（徐寶幢恭儉）風流姚合，惆悵秦城。（姚古芬伊憲）王喬控鶴於海邊，（王紫

卿廷垣（葛洪采藥于江上。（葛秋生慶會）聚如萍絮，離若參商。而吾兩人者，昔爲蛩駘之依，今作燕勞之避。湖邊楊柳，難牽別緒而來；嶺上梅花，孰寄離情而去？加以蠻方溷廁，下邑周旋。勞心極細之度支，蒿目無情之牒牘。俗塵斗撲，雅韻雲消。盡陳偏隅積弊之風，以瀆他日賢侯之聽乎？墨江當衝北道，扼要南方。打水岑山，絕少和平之氣；蠻花迄鳥，全非媚曉之春。以故林密藏奸，草深聚匪。盟香會火，開來一縣白蓮；孽帛妖旗，飛山滿城黃鶴。花巾扎額，繡鐵橫腰。每當月黑風高，山深水曲，蟻屯估客，千艘捆載而來；鳥合么麼，一網搜牢而去。雖復屢懲重法，嚴示明條；而乃朝令懸頭，夕禍旋踵。其民情之剽悍有如此者！今夫吏爲社鼠，役是城狐；所在皆然，于斯爲甚。陽作官之牙爪，陰與賊爲腹心。每當密捕渠魁，被研脅黨，秋毫無處，泥首者未畢其詞；春色藏時，屬耳者早通其信。術工偏于縱虎，師早漏于多魚。然猶故示先機，虛耗在官之費；私開法網，廣搜買命之錢。于是晉未與師，秦先遣謀。青蟲變幻，化爲蝴蝶而飛；黃雀深藏，反被螳螂之誘。其情役之譁張有如此者！至若鄭居兩大，敢辭玉帛犧牲？齊出一軍，例獻資糧屏屨。然而大官一飯，中人十家。縫染酒漿，非時之需必備；翟關炮輝，惠下之澤無虛。大舟舳而小舟鱣，十夫推而百夫輓。盤區載路，魯饋吳師者百

牢；委積連雲，晉館楚殺者三日。又况劣弁之貪饕無厭，鸞已獻而索虜；豪奴之喜怒難防，狐作威而假虎。或至誇言自口，蜚語成災。其供應之紛繁，有如此者！且夫紳士爲里黨觀型之地，巨室爲國家藏富之區。無如吞噬成風，桀驁積性。鄉鄰一攫竊之細，束縛而誣以強梁；家庭一詬詈之微，風影而攻其帷薄。無故囚人子弟，勒取贖之多金；有時戕及祖宗，發已埋之朽骨。律令之所難道，神鬼之所不容。而乃比比皆然，時時習見。難成信讞，孰挽刁風？其薄俗之澆漓，有如此者！際此盤隅，又當瘠壤；佩韜都盡，鏃挹徒虛。當局者既費運籌，旁觀者亦難借箸。愁城兀坐，樂境全非。矧僕日遘疾以來，從事者蒼，小除翹蘗。學蘇公之量，不過三蕉；登張子之筵，怕嘗九醞。用是逸情頓減，狂興都消；心冷如灰，腸枯若井。雖復偶拈楮墨，閒事謳吟；而寒暄酬贈者居多，圖繪性靈者絕少。欲如爾日之雨窗選韻，雪舫聯詩；月樹填詞，風簾讀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僕所以夢寐追尋，而形神飛越者也。足下以優閒之歲月，樂瀟灑之琴書；盪風雅之襟懷，養循良之體度。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未栽蒲縣之花，先負力田之米。德門懸榜，孝友可風；陋室泐銘，書律兼讀。此日宜風宜月，置君於院咸謝朓之流；他年爲雨爲霖，期爾以卓茂劉寬之治。勤修令德，勉之！勉之！秋風以淒，

行矣自愛。』又此信之前，曾有詩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備錄之，以見兩人之交誼。詩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自在故鄉，我翔南北翼。故鄉好湖山，不能與君陟。異鄉好山水，不能共君識。相思復相思，耿耿在胸臆。何當樽酒歡，鄉味試尊餽。』

（其一）『去年辭帝京，重九黃花穠。歸來剛十月，湖上開芙蓉。陸家舊酒罈，一次欣相從。陳家舊酒罈，有約難相逢。中間七八面，未盡傾離悰。君懷似鶴癩，我性如雲慵。加以兩三句，風雨疏其蹤。去日苦太短，倏忽成殘冬。』（其二）『殘冬十二月，游子將南征。西窗小話別，風雨送我行。我行至江口，行李累不輕。十三停橈待，十四返楫迎。十五蟾兔滿，柔艣離江城。』（其三）『四日嚴州山，六日龍游路。加以五日期，行抵西安渡。一灘復一灘，灘灘逢水怒。一山復一山，山山被雲妒。寫我風雨懷，療我烟霞痼。篷窗了無事，酒渴驥奔赴。復有老坡仙，蕉葉不知數。（謂姨丈蘇子齋太守）醉狂醒亦狂，懷抱各傾吐。』（其四）『平生慣行役，南北車驅之。風鑿彙雪虐，未嘗逢雨師。何期常山道，忽遭癡龍癡？自辰以至酉，大雨兼寒颶。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遲。故尖以爲宿，饑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蓋無吝詞。絕似曹阿瞞，亦壁逃兵時。』（其五）『翼日天乃霽，曉發玉山驛。行行重行行，已屆小除夕。遂爲餞歲計，旅店得安宅。』

人生本如寄，矧乃遠行客。眷屬敞開筵，親朋圍作席。忽憶歲辛巳，與君得同舶。爆竹滿揚州，三更轟飲劇。記否雪泥中，有此鴻爪蹟。』(其六)『春正月二日，挂帆發西江。廣信至河口，河口下弋陽。貴溪三百里，彭蠡環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閣瞻滕王。帝子不可見，才子不可望。水天混一色，四顧空茫茫。』(其七)『西江文才藪，其人峻且潔。逶迤至廬陵，山水乃秀絕。水紆徐爲研，山卓犖爲傑。由其水紆徐，筆乃作委折。由其山卓犖，氣乃奮激烈。永叔得其品，文山得其節。迄今數百年，影事空飄瞥。問山山瘡痍，問水水鳴咽。臯羽如意殘，處仲唾壺缺。』(其八)『百里復百里，萬安還萬安。(萬安縣進灘)莫擊三千水，須防十八灘。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難。水小介于石，水大觀其瀾。丁甯衆篙師，過此而朝餐。忽見沈舟破，坎坎置河干。』(其九)『昔過天妃廟，牆上水如駛。今過天柱灘，灘上石如齒。履險貴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語操舟人，風波不足恃。短繩上下牽，長篙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進不及咫。我輩論前程，坎河亦如是。世人用心機，險巇甚於此。』(其十)『贛州至大庾，計里三百三。看山復看水，如飲能沈酣。其山聳空翠，其水拖軟藍。其花豔桃李，其木紛梗楠。頗聞厭土瘠，縣官苦難堪。始信佳山水，富貴人不諳。』(其十

一、梅嶺一重關，其形若劍閣。一峯銳且高，一峯削而落。兩峯相去間，七扶五扶博。何年六甲關？何時五丁鑿？中間一徑通，人行蟹郭索。馬後飛雪花，馬前綻桃萼。始信南北分，此一大關鑰。」（其十二）平生看畫圖，厭見大青綠。竊謂山水清，不應如此俗。今日廣州來，麗景親寓目。峯峯瘦且皺，樹樹繡以縟。一水漾玻璃，翠山環碧玉。尙覺所見畫，設色苦不足。安得仇唐筆，到處寫一幅！」（其十三）山之至奇者，莫若觀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萬仞。臨水一石罅，小艇通其前。沿緣蟻行進，九曲如螺旋。中有兩重屋，石棧相鉤連。須臾透光亮，見水復見天。石壁削而崩，正出如飛檐。鐘乳一一垂，倒挂珍珠簾。江波流浩浩，泉水鳴濺濺。兩聲相應處，微妙何人詮？此時憑虛立，已若凌雲煙。尙須十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勢若將崩顛。猿揉不可上，鷹隼不得竊。但覺平空際，擲下青花蓮。」（其十四）『迤行人峽江，中有飛來寺。較之靈鷲峯，未便遜軒輊。亦有冷泉亭，寒冽不可試。雄寄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先登快拔幟。余亦從之行，步步懼顛躓。盤旋陟其巔，捫碑剔蘚字。微聞飛鳥聲，罡風刷雲翹。』（其十五）『廣州好荔枝，我來猶未熟。青蕉葉成林，紅棉花在木。最妙黃皮橙，其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氣幽以馥。檳榔好風味，寶紺葉深綠。』

枇杷桃李等，一一已盈掬。惟筍則不佳，毋乃出苦竹。」（其十六）『韶華剛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見紅杏風，但見黃梅雨。我從極北來，骨相寒幾許。忽而冷水澆，忽而沸湯煮。竊恐外病來，握冰兼置褚。安得內丹成，嬰兒共媿女。』（其十七）『二八侑酒鬢，佳者連城壁。大或鬢籠頭，小亦髮垂額。葱指何纖纖，連翹何窄窄！浮蟻頗生潮，轉鶯喉按拍。惟當蘭言吐，鉤輶而格磔。將毋牀第間，亦置須重譯。一笑謝佳人，無言情脈脈。』（其十八）『始與苦差役，其地當繁郵。民氣更剽悍，厥性好鬪毆。周官言理財，儲蓄須充周。孔門貴折獄，兩造必立囚。何圖臺爾邑，在在難應求？所出倍所入，餅恥而蠹羞。所殺非所犯，李去而桃留。近聞有嘯聚，行劫與戈矛。督師去勦撫，未得其誅會。老親聞是事，未往心先憂。晨昏趨侍下，何以寬親愁？』（其十九）『行役復行役，行蹤本無據。甫從廣州來，又向潮州去。（時奉嚴命至潮）潮陽王大令，齋嗣我姑婿。藉彼海水寬，涸鮪望挹注。迢迢二千里，迅速敢猶豫？未識代籌者，可能借前箸？』（其二十）韓公貶潮州，蘇公居惠州。我途所必歷，遺蹟堪遐搜。穀雨後七日，片帆發江頭。上水復上水，日日看羅浮。所恨塵事擾，不能著屐遊。孤篷一何悶，以酒澆其愁。迢行十二日，登陸而縻舟。』（其二十一）『秦嶺家何處？藍關馬不前。當時

偶然作，千載訛烏焉。我來雲橫處，十里皆山田。須臾至山頂，與夫各息肩。瞰峨刺吏祠，入廟展拜虔。中間塑公像，立馬懸崖巔。傍有二侍者，僵凍狀可憐。壁間貌湘子，鶴鷺何翩翩。口橫一枝笛，足下生雲烟。頗如劇所演，度叔桃林邊。公志在關佛，公心豈慕仙？香火類優戲，毋乃誣前賢。况復藍關地，實在秦西偏。（考公集中，此詩作於陝西）胡爲好事者，移而至南天？』（其二十二）『岐嶺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至潮州，爲期止五日。尙須渡重洋，卅里附海船。（自梅溪渡至潮陽，歷海面四十里）書生一寸光，大地許蠹測。屈指到明晚，行事可以畢。嗟余半年來，行程七千七！得詩剛百篇，飲酒過三石。拉雜書報君，愧乏紀遊筆。』（其二十三）『吾兄擁皋比，一卷不釋手。謀食養老親，持家仗健婦。季弟近何如？弱女今安否？去年嫂彌月，璋瓦未分割。今年定育麟，舉家開笑口。昔我出京時，進士選了丑。究須幾蟬蟀，方得印懸肘？倘有雙鯉魚，一緘須報某。』（其二十四）『最憶是兆合，（謂古芬）今年賦閒居。可有問字者，牽羊造其廬。詩興定不減，酒懷復何如？』年不得意，冷抱一卷書。秋風使者來，藝海搜瑤瑛。庶幾協泰占，拔茅連其茹。』（其二十五）『許劭滯京國，（吉齋）王喬去天台。（紫卿）葛洪答江左，（秋生）項斯走燕臺。（梅侶）落落此數子日昔，

俱同儕。一旦盡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見者，爲我道離懷。并祈述近狀，可以佐酒杯。」（其二十六）『城西黃閩甫，城北朱二泉。（瑤輝瀛）二君皆有書，各賸以數篇。劣札走蛇蚓，露封呈君前。請君寓目後，一一加封鈴。并煩穎士奴，分致雙魚箋。歸來酬酒資，三百青銅錢。』（其二十七）『我趁梅開來，我待梅開去。未知能與無，迢迢故鄉樹。鄉樹不可望，於此且小住。豈不思奮飛，沾泥已如絮。揚州鶴不肥，羅浮蝶何趣？區區一策名，得失豈吾慮。』（其二十八）

附別後秋給來書

晉竹仁弟同年。判袂年餘，有記憶而無筆札，非疏也。心所欲言者，筆足以達之；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筆不足以達之。加以人事變遷，心緒惡劣。以此沈吟吮毫，欲輒輒止。故君致兩楮，而僕無一字也。書窗日暖，請詳言之。自吾弟赴粵後，卽已歲暮，俗務沓來。入春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抑尙逗留西江，故不能函也。入夏梅雨連綿，炎日如火。從遊者，文可寸計，終日拈管批抹，猶恐不及，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書，并讀好詩。秋風拂拂，紙上生涼。卽擬報贈，而詩思爲帖括所澀，故不能函也。場事畢，文債完，擬將吾弟詩與同人徧閱以知旅况。而古

芬於出關之夕，猝疾長逝。驚魂駭魄，頓覺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後嗒焉傷逝，而猶有私望者：春闈在邇，吾弟當買棹旋杭，庶可秉燭尋歡，一傾積愫。後晤君修，始知不果成行，縮地無術，故欲函而仍不能函也。去歲無日不在阻風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竈日過，閩甫處，忽傳言吾弟有少微星隕之說。歸家一慟，哽不成聲。事固可疑。然因古芬之死，已信天於才人，本不甚惜。此情此理，當或有之。是後無日不痛君，亦無日不夢君。故除夕闔宅歡騰，而我獨神亡質在。梅酸蓮苦，方寸自知。正月初，又爲人作伐，旋赴剡江。回家接君第二函，喜動眉宇；深恨何處忌才人，作此惡語！然無此波折，一年之積悶難消；且無以見他日相逢之樂耳。秋生紫卿，去年因考回鄉，相會吳山，約試竣作湖上遊。不料旬日中，四人已亡其一。才奇命薄，莫過古芬。秋闈報罷，彼此星散。近聞秋生客海州，亦復臥牀不起。因思人生中年以往，有哀無樂。頗思十五年前，君家詩社，姚家酒社，飛觴選韻，張宴評花。方謂此樂，吾輩未艾。不意轉瞬，飄零如此，舊遊如夢！恨不登鳳皇山頂，搔首問天。然使當世而有吾兩人在，此樂終有望也。惟願天涯珍重，僕亦同之。吾弟詩絕豔矜才，惟稍有襲迹之病。近則格律老成，卓然

一家。墨江差役頗多，吾弟維持左右，分所當爲。惟椿庭得能遷調，吾弟仍宜作長安之行。世俗固非所願，然有不得不爲者，如我將來亦出一轍。性情同者，當不河漢斯言。兄景况如常，家用日劇。丁亥臘月二十七夜，內子舉一男，現才牙牙學語。老母康健，弟妹無恙。故鄉諸友，肅雲不獲見；受筮尋園偶見；甫侶彼此欲見而不得見；閩甫不時常見。附陳近狀，不盡言宣。此信到日，迅賜回音，勿以疏懶而報之也。幸甚！幸甚！慶遠頓首。

祈夢

杭城於子忠肅公廟祈夢，蘇人於况太守廟祈夢，京師於二相公廟祈夢。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甚奇。又封氏聞見記，言「雍邱婦人多於孔廟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之堂者。」此事更奇。

麻蛋燒豬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大者如瓜。粵中年節及昏嫁，以爲餽遺。德清余半眉——欽——會以八律詠之。警句云：「安得規模如此大，不堪心腹竟全空！四面圓光皆客氣，一番投贈半虛花。」又粵俗，最重燒豬。娶婦得完璧，則

嬌家以此餽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頭者，蓋誇富也。如不致送，則媒氏隨押妝奩，背負其女而歸矣！其他賽愿敬神等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觀音誕辰，亦薦此品。豈佛門清淨之戒，不到南天歟？

鈔法

崇禎十六年，欲行鈔法，以流賊渡河乃止。其時建議，有九妙十便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奸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銀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其銅悉鑄軍器；十曰，鈔法，民間貨賣，并可不用銀，天下之銀竟可盡入內庫。嘲之者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強十富。」策更大奇。

哲那環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 遜昌雜錄。

字音假借

「流連」二字可作「留聯」，琴賦「乍留聯而扶疏」。「絡驛」二字可作「略驛」，後漢書郭伋傳，「略驛不絕」。「干支」二字可作「幹枝」。「浩瀚」二字可作「皓軒」。

，瓠子歌，「皓皓肝肝兮閭殫爲河。」「邱阜」二字可作「魁父」，列子「子之力不能捐魁父。」「潦草」二字可作「悵悵」，文賦「悵悵爛漫。」「浮圖」二字可作「蘇塗」，後漢書「馬韓諸國，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又立蘇塗。」「蹋踏」二字可作「局迹」，夏侯太初文「豈其局迹當時？」「周章」二字可作「鞞張」，南史桓康傳「欲鞞張聞桓康。」「差池」二字可作「柴池」，相如賦「柴池芘廡。」「甘脰」二字可作「甘蠶」，聶政傳「朝夕得甘蠶，可以養親。」「逡巡」二字可作「侵尋」，史記漢武帝紀「始巡郡縣，侵尋於太山。」「剝落」二字可作「暴樂」，爾雅「毗劉暴樂也。」「黽勉」二字可作「閔免」，見谷永傳。「酩酊」二字可作「茗竹」，梁簡文曰「劉尹茗竹有實理。」「紆迴」二字可作「迂威」，六朝詩「山徑轉迂威。」「藏柔」二字可作「臧去」，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臧去以爲榮。」「慨慷」二字可作「凱康」，神女賦「心凱康以樂歡。」「逍遙」二字可作「消搖」，湘烟錄「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及鋒」二字可作「及鏑」，韓信傳「及其鏑，東向可以爭天下。」「依稀」二字可作「鑿鑿」，海賦「鑿鑿其形。」「率爾」二字可作「帥企」，甘泉賦「帥企陰閉。」「唐突」二字可作「盪突」，柳宗元「晉問盪突律几。」又作「碣突」，馬融長笛賦「奔蹙碣突」

。又「擔揆」，子建牛鬪詩「行至土山頭，歛起相擔揆。」「擔荷」二字可作「擔何」，國語「負重擔何。」「依回」二字可作「猗遠」，孔光傳「猗遠者連歲。」「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詩「陶謝不枝梧。」「造次」二字可作「草次」，春秋隱四年注「草次之期。」「寂寞」二字可作「冢漠」，楚詞「遠遊野冢，漠其無人。」「首鼠」二字可作「首施」，漢書鄧訓傳「小月氏胡，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幕府」二字可作「莫府」，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麾下」二字可作「戲下」，史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憔悴」二字可作「蕉萃」，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眉嫵」二字可作「眉詡」，漢書張敞傳「京兆眉詡。」「大風」可作「大鳳」，史記「織大鳳於青邱。」他如「倥傯」可作「控總」，「著雍」可作「祝壑」，「矯飾」可作「橋飾」，「甲拆」可作「甲宅」，「馮夷」可作「馮遲」，可作「冰夷」；「胭脂」可作「輕鼓」，「扶蘇」可作「搏疋」，「委蛇」可作「禕墜」，「蟾蜍」可作「詹諸」，「吝嗇」可作「遴嗇」，「含糊」可作「啞嘲」；「躊躇」可作「週行」，又可作「踈踈」；「提攜」可作「隱慙」，「孚尹」可作「笈筠」，「陸渾」可作「黃渾」，「盤桓」可作「畔桓」，「涪灘」可作「芮漢」，「揖讓」可作「揖擻

「，」編爛」可作「幽歎」，「號咷」可作「嚶啞」，「蠢蠢」可作「蠢蠕」，「偃偃」可作「蟹螯」，「衾裯」可作「衾幃」，「肺腑」可作「肺附」，「供張」可作「共張」，「歸藏」可作「謫匪」，「鳳皇」可作「朋皇」，「性情」可作「姓窠」，「洞庭」可作「銅庭」，「骨朵」可作「脈脈」，「齟齬」可作「鉅鏗」，「蝸牛」可作「瓜牛」，「亮陰」可作「梁闇」，「愆憑」可作「總臾」，「闕尤」可作「闕茸」，「疆圉」可作「疆梧」，「渤海」可作「賁海」，「中允」可作「中遁」，「爵蓋」可作「雀錢」，「曼衍」可作「曼羨」，「罔兩」可作「方良」，「徜徉」可作「敏克」，「影響」可作「景謀」，「坎窞」可作「歛葦」，「迢遞」可作「葑蕀」，「抑戒」可作「懿戒」，「照耀」可作「照難」，「容貌」可作「頌兒」，「柔兆」可作「遊姚」，「顰笑」可作「續笑」，「博浪」可作「博狼」，「惆悵」可作「偶倡」，「俎豆」可作「祖短」，「糶鬻」可作「韋粥」，「天竺」可作「身毒」，「躑躅」可作「趨趨」，「蹋踏」可作「趨捷」，「孕育」可作「颯粥」，「亭毒」可作「亭育」，「彷彿」可作「佻佛」，「密勿」可作「亟沒」，「披拂」可作「玃玃」，「關閉」可作「闔闔」，「凹凸」可作「容突」，「鸞雀」可作「鸞朔」，「陌落」可作「伯格」，「阡

陌」可作「仟伯」，「玄黓」可作「橫艾」，「酬酢」可作「讎柞」，「澹泊」可作「澹伯」，「糟粕」可作「藹魄」，「垠堦」可作「鄴鄂」，「磅礪」可作「旁魄」，「踴躍」可作「踊逾」，「寥落」可作「牢落」，「恐喝」可作「愚獨」，「奄忽」可作「隨隨」，「月窟」可作「月窟」，「蹙發」可作「澤波」，「杪忽」可作「飄忽」，「鐘粥」可作「鐘鑿」，「葦竹」可作「蕩蕩」，「霏霖」可作「溟沐」，「孤竹」可作「觚竹」，「四瀆」可作「四竇」，「昭穆」可作「昭穆」，「鬼谷」可作「鬼夷」，可作「鬼容」；「鹽漱」可作「涇涇」，「沖澹」可作「神禪」，「要妙」可作「窈眇」，「節操」可作「節款」，「近信」可作「迎這」，「遁竄」可作「遂竄」，「扼腕」可作「搯擊」，「簡在」可作「簡裁」，「璀璨」可作「萃蔡」，「冶媚」可作「蠶媚」，「逸豫」可作「侑抒」，「最處」可作「曼虞」，「魍魎」可作「商象」，「累贅」可作「誣諉」，「瘴氣」可作「鄴氣」，「泄柳」可作「世柳」，「尙綱」可作「尙縈」，「秦丙」可作「盪商」，「陳寶」可作「陳杲」，「澥豸」可作「陸鱉」，「蓓蕾」可作「琲瓃」，「梁父」可作「亢父」，「茱萸」可作「橙豉」，「許子」可作「蠟子」，「終南」可作「終隆」，「驩兜」可作「鵝咬」，「驪騮」可作「華聊」

，「裨諶」可作「卑蒞」，「沈澆」可作「湛漸」，「徜徉」可作「方羊」；又可作「常翔」；「帆檣」可作「颿綵」，「卞和」可作「弁瑀」，「漣沱」可作「亞駝」，又可作「澆池」；「伶倫」可作「冷綸」，「蕭條」可作「霄霏」，「鞦韆」可作「繪輿」，「寂寥」可作「淑淑」，「芋絲」可作「浴珉」，「蹢躅」可作「鑿散」，「烏孫」可作「戶孫」，「翩翻」可作「翩幅」，「氛氳」可作「樊蘊」，「嬰孩」可作「膺玃」，「沈災」可作「沈蓋」，「荆舒」可作「荆荼」，「囁嚅」可作「疊毖」，「流蘇」可作「賴園」，「雕菰」可作「安胡」，「頻臾」可作「須搖」，「擲揄」可作「歐歛」，「埽除」可作「騷除」，「鬚眉」可作「須麋」，「棲遲」可作「徻狝」，「雨師」可作「宋蒂」，「村希」可作「斗獻」，「辛夷」可作「新薤」，「嗟咨」可作「蹇資」，「屠維」可作「徒維」，「四肢」可作「四朕」，「園公」可作「園公」，「黃鐘」可作「圓鐘」，「箴峯」可作「粵傘」，「烏江」可作「盞江」，「曲江」可作「曲紅」，「旂蒙」可作「端蒙」，「蛟龍」可作「蛟龍」，「西施」可作「先施」，「塘陂」可作「唐波」，「罽毼」可作「桴思」，又「覆思」，又「罽毼」，又「窳思」，又「浮思」。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古者多假借也。

象牙

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鑲山水人物，細入毫髮。聞之匠氏云：「凡牙鋸解之後，醋

浸經宿，則軟如腐。雕成再以木賊草水養之，則堅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釣臺詩

釣臺詩云：『雲臺爭及釣臺高。』此七字最渾成，翻其意者云：『不有雲臺諸將在，釣臺亦在戰爭中。』佳則佳矣！然此乃駁前詩之詩，非詠釣臺詩也。范文正詩云：『子爲功名隱，我爲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雖不鋪張而景仰之意自見。方正學詩云：『去邪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正襟危坐而談，自是第一等議論。至羅泌詩云：『一著羊裘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著漁錢去，烟水茫茫何處尋？』雖屬翻新出新，未免尋瑕索垢。余最愛唐權文公詩云：『心靈棲灑兀，纓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却歸江上村。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此題絕唱也。

絕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傳；香山之詩，李相捲卷而弗視。惡其人遂惡其詩。趙王收解系，見水中之蟹而憤生；忠敬惡諸桓，見木旁之姓而亦怒。惡其人并惡其姓，直退

人墜淵心地。

割裂題

鮑學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願鴻）「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殼棘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泊湯。」（十尺湯）「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栖。」（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爲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

(寶珠)「但憑本量自推磨，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
(堅乎磨)

詩學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如「過仙人拍手厓」云：「天仙大笑來人間，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如錢落我手，安得瓊樓亦賣烟。」「看山把酒樂何如！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蛇。」「招葉二青游天臺」云：「索君笑，贈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銅函若肯盡沽酒，九萬仙人齊拍手，一朝餓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來，相與挈榼游天臺。笑口且共桃花開，桃花飛落掌中杯，照我顏色如紅醅。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荆軻詩

金匱徐鎔慶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有玉山閣稿。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記其「易水懷古」一篇云：「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讎。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

虹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督亢關窮七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卻擊軻軻入創。七首不利藥囊利，人術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築張良椎。』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異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麵可以入饌，此菽粟外之食也。冰絲可以成縉，火毛可以織布，此蠶桑外之衣也。雪蛆可以療疾，銀蛙可以煎蠟，此動植外之用物也。

武成

前明番禺龐一嵩先生，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於征伐商，略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前，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略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揆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揆年順月，流水說

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謂宜從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生之說如此，識以俟講求經學者。

青州從事

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佳者曰「青州從事」，惡者曰「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膾，惡酒凝高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以爲比。而徐彭年家範云：「其子問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青州從事，古善造酒者。」此一說也。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狸及黃爵，必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武人口吻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筯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

周贊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爲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伴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性張，咱囉子也性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記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巖牆

陳大所好飲。一夕，與一同僚席中，談及「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遂斷酒終身，可謂立地成佛矣！

騙

騙馬宜牛，羈羊閹豬，斂雞善狗淨貓，皆閹也。見臚仙肘後經。馬曰「驟」，亦曰「搭」。見說文。

諸葛鍋

平谷縣鄉民，掘地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遂投以米卽熟，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爲有寶，碎之，其釜夾底中有水火二字。見代醉編。

龜魚佩

唐百官佩金魚，武后朝佩金龜。或曰：『唐性李，故以鯉魚爲瑞；后性武，故以元武爲瑞也。』其說甚新。

威德入人心

今人道及關壯繆岳忠武之名，則自然凜慄，威之在人心者遠也。論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之死，則自然流涕，德之入人心者深也。

詞曲取士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紙月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爲不詳所出。山舟學士曰：賈齋塗說云：「紙字當卽子字，猶是之爲氏，非之爲飛，皆見漢志漢碑，古字音通也。」

虛字入詩

『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並舍者誰青可喜。兩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于月雨餘雲？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虛字入詩，天然生動，又一格也。

胡旦

宋胡旦，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晚年目疾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爲諱之非實錄，書之難措詞。問旦，旦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幸天下之志。』聞者嘆服。

詩用俗稱呼

甲乙贖言，載一御史中丞除夕詩，中有「荆妻太太」之句，人以爲笑。白樂天詩，「惟有夫人笑不休。」司空圖詩，「姊姊教人且抱兒。」亦嫌過俗。

疊句單傳

趙高相秦，指鹿爲馬，指蒲爲脯，指牛爲犬。今人但知「指鹿爲馬」一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今人但用「韋編三絕」一句。

享國之久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三代以來，此其最久。春秋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後此無之。

晝寢

『宰予晝寢。』侯白論語注，及李習之筆解，俱作晝寢解。許周生先生云：『南史何尚之爲侍中在直，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籠熟視曰：『朽木難雕。』則六朝舊解，俱作晝寢無疑。』

校人

校人掌馬之官。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宜有掌馬之人。生魚畜池，亦不過見校人付校人耳。朱子孟子注，又另撰一主池沼小吏之名，恐無所據。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于六朝，不知先見于漢書，曰：「下官不職。」

辨名非字

舊以「阿衡伊尹，尹非名，字也。祭公謀父，謀父非名，號也。」皆非。太甲篇，

「惟伊躬先見于西邑夏。」國語，「諫征犬戎，祭公自稱其名謀父于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詞

易安「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簫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烟火氣。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跨門闔闔

「闔門而與之語」，見公羊；「跨閭而語」，見國語，皆隔門限說話也。若今內外簾官然。

汗青殺青

青溪暇筆，「古者著書以竹，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浮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音養）削也，言去青皮而書竹白，不可改易也。

此說極明暢近理。而或者曰：「以火灸竹冷汗，殺（殺音煞）青寫書，謂之汗青。」說殊扭捏。

小縣少古蹟

廣東肇慶府開平縣，于國初始分置，割新會恩平新興三縣而成者。水曲山深，毫無古蹟。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蘇渡，云「坡公貶海南，自惠之瓊，道經新金；直江潯暴漲，乃從山僻小徑取道。故開平有蘇渡，因公所過而名之也。」又離城百里首山，有陸秀夫墓。按新會潮州俱有陸秀夫墓。通志亦兩存之。而邑志乃力辦張陸殉難之處，皆在崖山，卽今崖門。崖門去開平最近，故墓以此爲眞。夫以遠近爭虛實，其說殊杳渺。總之彈丸小邑，僻陋自慚，蓋不得不爲此巧儉豪奪之行也。一笑！

急語成話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請醫，服藥罔效，勢迫危殆。聞一名醫自京師至，急自往延之，約以卽日過診。醫曰：「尊翁久病，悉入膏肓。晚生薄才，未必有挽回之力。奈何？」其子曰：「大人雖臥牀日久，未遇扁佗。今必須先生一行，死馬當活馬醫可耳！」聞者絕倒。

短小人詞

友有詠「短小人」黃鶯兒一闕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雉毛；鵝黃蠶繭煙氈帽；扇籠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名姓在五十字外

友人以此爲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蕙蘭」；余獨舉「蕭鸞」。蓋三字者尙多，而兩字者則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爲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人九二人。

毒藥庫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御馬新巡大內，至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乃貯毒藥之所也，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者。詔命罷之。見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藥共七等，鳩鳥猶在第三。其上有手觸鼻嗅而立死者，更不知何藥也。

邵飛飛

邵飛飛，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詩書。稍長，能吟詠；及笄，以才色聞。里中有涼之者，其父慨曰：「吾女當隨貴人，焉能爲牧猪奴配？」王師討閩寇，總制葛賓羅某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驚爲絕色；乃遺母千金，以繼室爲詞。旣歸，大婦悍妒不能容，使閹奴強妻之。弱質久延，香魂旋化。作上下平

韻三十絕句，以見志。茲錄其數首云：『荻簾日影自遲遲，亂綰烏雲掠鬢絲，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臙脂。』『白雲繚繚望中迷，獨倚窗前掩面啼，萬里漂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皇棲。』『嗒聲猶語聽多般，翻道他人默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鷓鴣噉嘍話家山。』『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旣然負卻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北地風高凜冽嚴，漫天風雪壓前檐；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諸篇怨而涉怒，聞者傷之。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彼處名爲「合甫融」。見徐伯齡韻精集。向止行于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鴉刺；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烏土爲上（卽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爲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盞叭哩者，名「鴨屎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蓉」，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載鴉片之船，曰「躉船」；省城包賣之戶，曰

磨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販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千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應州吳石華學博——蘭修——明善文，辨之甚詳。且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台漿」，在閩者曰「建漿」，在蜀者曰「麥漿」。耗精傷財，廢時失業，莫此為甚。余曾有鴉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糝糊。中有鴛肩鶴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蘭非鮑氣若草，如膠如錫色則烏。或云烏糞或花子，運以土化搏泥塗。加以水齊炮製法，文火武火煎為餈。清光大來渣滓，鍊金而液成醍醐。此品來自西域地，居奇者誰番番賈胡。朝廷嚴禁官疇諭，捆載來若牛腰麤。關津吏胥豈不覺？偷而賂者千青蚨。况復此輩盡癖嗜，一見寶若青珊瑚。近聞中國亦能製，其物愈雜毒愈痛。吁嗟黃金買糞土，可為痛哭哀無辜！頗聞此物妙房術，久服亦復成虛無。其氣既望血盡耗，其精隨失髓亦枯。積而成引屏不止，參苓難起齊盲甦。可憐世人溺所好，甯食無肉此不疏！典裘質被靡不至，那願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牀頭猶自聲嗚嗚！」有江南程某者，已成大引，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因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

。』言之嗚咽。又裝烟之管，俗名曰「槍」，價有昂至數十金者。有人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槍。』警絕。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又海紅花，卽山茶花；海桐花，卽七里香。吳陸子淵嘗植四花于圃，建亭其中，名「四海亭」。

竹樓

常州府署中有竹樓一所。某太守題一對云：『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

』集句天成，且的是官齋中語，故妙。

錐刀硯

家秋潭先生，于所親家見一硯，石質細潤，良材也。其家不之貴，用以覆甌；且磨刀錐，傷痕數處。先生乞歸，名「錐刀硯」。鐫銘其旁云：『磨刀則磨，磨錐則磨，磨墨則磨，磨人則磨。』

范增詩

錢舜臣詠「范增」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尊前若遂瀟湘計，

又一商君又一秦。『東中孚詠』范增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威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詩痛快，可括東坡范增論一篇。

良心居士

良心居士，舅氏華蒞生先生別號也。先生諱文禔，字繡之，號蒞生，又號冬玉，行九。少余二歲，幼與余同學。不屑沾沾于帖括，因改習名法度支；顧亦以繁重厭棄之。因小就書記，遊江西，遊廣東，遊浙江。雖各有際遇；而糊口之外，內顧維艱，以故鬱不得志。辛卯之冬，以患髮疽，卒于象山縣署，時年甫三十七。無子，以兄子為嗣。生平好吟詠，所存不多。沒後為收其遺藁，殘廢斷楮，多半漫糊。『感懷』云：『春水自深非藉雨，秋雲漸薄不關風。』『冬柳』云：『依依老去風情減，絮絮飛來雪色寒。』『梅雨』云：『亂如人意添愁重，酸入天心瀉淚多。』『美人風箏』云：『紅粉亦能通線索，青雲何必不裙釵？』又絕句云：『潑墨天容客晚晴，冷吟閒醉未分明；年來別有閒愁緒，不種芭蕉聽雨聲。』皆可誦也。

金鈴小犬圖

先伯祖諫庵公，藏明世宗所畫「金鈴小犬圖」一幀，秀麗明燦，想見幾暇宸翰之精

。下綴七言絕句二首云：『獵罷西山萬馬屯，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鈴小犬雖無力，此際還知報主恩。』小吠花陰爲守宮，蒼鷹搏擊志相同；君恩已是酬難報，况復圖形紀汝功。』末署曰，「臣嵩奉勅謹題。」居中御印篆「天河釣叟」四字，世宗別號也。書畫譜載，明宣憲孝三宗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補紀載之缺。考嘉靖號堯齋，萬曆號舜齋，天啓號禹齋。嘉靖又號雷軒，又號天河釣叟，俱見萬歷野獲編。

對月曲

趙秋冷『對月曲』內江兒水一支云：『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門；我十三窺你妝兒就；我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好名

楊鐵厓至嘉禾選同人詩。夜已半，聞門外剝啄聲。啓視，則皆禾中能詩者也。人人持金縢，均乞留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尙可假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爽，金炯四首。諸人相顧錯愕，因乞寬假；至有涕泣長跪者。遂俱揮出門外，閉閣藏燭曰：『風雅掃地盡矣！』

隨園老人選詩，丹陽賁生何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冀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無所取，則某將投江死矣！』先生大駭，爲稱許數聯。欣然而去。已不能傳，而求附人以傳；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西廂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污蠶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曠園雜志，載唐鄭太常恆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卽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賈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又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說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個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愁；幾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婉，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

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大姑摘小姑。『音節真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誨芻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襪之以弄璋；牽衣裙，襪之以衣裳；不著地，襪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聽月樓詩

亡室黃孺人，名巽，字順之，號蕉卿，蕭山訓導黃公——起——女，文僖相國七世孫女也。年十九來歸于余。醇謹恭儉，族戚無間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粵，孺人以母病不能從。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症，孺人聞而心驚，問關度嶺。乃未及半年，猝得風疾，沈綿牀第；一載有餘，竟爾不起。余作輓聯云：『四千里累爾遠來，父在家，母在殯，翁姑在堂，屬纊定知難瞑目；廿三年乘余永訣，拜無兒，哭無女，繼承無姪，蓋棺未免太傷心！』實事實情，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孺人受外姑雷夫人教，解吟詠，著聽月樓稿。喜讀元人詩，故所作多與之相近。『偶成』云：『滑芴春箋臨晉草，玲瓏小几

供唐花。』寄穎卿妹蕭山云：『家遠愁看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不寐云：『
 蜜語鬧于牛馬鬪，雞聲難若鳳鸞鳴。』病中偶成云：『竹徑亂敲風似翹，蕉階不住
 雨如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過六千日，一飲真須三百杯。』詠手鑪云：
 『卻爲摩挲知冷暖，偶從翻覆見炎涼。』呈程十然丈云：『帷絳經言飛白字，殺青
 史筆比紅詩。』雨後看山絕句云：『玻璃水鏡淨于揩，螺髻多從雨後開；無數青山
 青不夠，暮雲添出一峯來。』湘湖采菱曲云：『吳江女兒采菱花，凌波綽約如朝霞
 。越江女兒采菱角，隔水輕盈籠芍藥。兒家生小湘湖邊，只種秋菱不種蓮。種蓮蓮子心
 中苦，剝菱菱實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風緊，三五鴉髻薄雙艇。戲牽菱葉釣竿絲，笑指菱
 花鏡奩影。采菱菱角紅，頰暈雙渦濃。采菱菱角綠，眉痕兩峯盛。菱根叢雜菱刺多，織
 纖素手臨清波。鯉魚風起芙蓉外，蟬鬢生寒可奈何！春風采蓴蓴欲小，秋風采菱菱漸老
 。年年春去又秋來，不及兒家顏色好。采菱復采菱，菱船四面來前汀。湖水淨逾碧，湖
 山瘦且清，雙漿只在波中停。菱歌靜後不知處，却向湖頭浣紗去。』詩二卷，未暇付梓
 也。遺稿重緝，曷勝於邑。

蘇杭遊女

蘇人風俗，凡婦女下山，輿夫每倒擡而行。有人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杭州風俗，凡婦女遊湖，每逢上岸，觀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晴儀乞雨，要他微雨散閑人。』二語俱極風致。

告墓文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于江干之諸橋。窆事皆山舟學士經營。有告墓文云：『嗚呼！雁行中斷，荆樹半摧；境有幽明，情無睽隔。憶昔童年喪母，吾兩人如形影之相依；壯歲登朝，吾兩人亦駢蛩之相負。自宦分中外，合少離多；迨病滯鄉閭，我南爾北。方冀歸田有日，白首相依；何圖先我云亡，黃腸空遞。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婦歿早殯于前楹，歲久未安乎幽室。維茲山名百子，筮協龜從；所奇事隔廿年，珠還劍返。地師無媒而自至，山靈虛席以相迎。似有數存，豈非天幸？賜塋在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冢所經，我先爾子爾孫之列。從此幽靈永奠，同穴相莊；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嗚呼！阿兄老矣！泉臺之相見有期；吾弟聞乎！華表之來歸何日？哀哉！尙饗。』沈痛之語，令人酸鼻。窆多之役，先大父夫庵公，躬親舂搗。乃卜葬甫終，而大父亦病而長逝矣！學士輓聯云：『齒髮已如斯，泉下相尋知有日；丹鉛儼然在，篋中忍展未

完書。』次聯所云，以大父所著左通未曾卒業也。迄今四十餘年，左通一書，藉表弟汪小米中翰——遠孫——之力，亦已付刊。敬緝手澤，曷勝茲然。

馬字

「馬」字之爲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衡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子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祭馬子。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插秧之杙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棹再重；注，行馬也。又俗于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馬」，淨桶曰「馬子」，此皆象形馬也。惟鑿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又不知何所取義。

書中絕句

董東亭癸酉闌後，從市上買舊書數種。內有文中子一本，塗乙狼籍。于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云：「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糊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聽東風舞鷓鴣。」「垂楊跪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熏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

。『款曰「淞雲」，蓋閩人之作也。

摸秋

鳩茲俗，女伴秋夜出遊，各于瓜田摘瓜歸，爲宜男兆，名曰「摸秋」。

橫看

古人覽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直看也。韓宗伯菴撰崑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己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截，遂乃盡舉其辭。姜大驚，以爲絕才無對。」

舜兄

舜妹穀手，舜妃癸比，俱有明徵。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又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舜兄不可攷，二書不知何據。

古人名字

倉頡帝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皇侃論語疏。仲雍字熟哉，見史記註。后稷字度辰，見路史後紀。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太宗師比干名胥餘，見尸子。瞽瞍名穰，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紂

字受德，見汲冢周書孔晁注。微仲名泄，字子思，見家語本姓解。商均名章鶴，見金樓子。巫咸名紹，見莊子天運。朱張字子弓，見釋文王弼注，荀子。弦高字隨牛，見淮南演林。祁奚字黃羊，見呂氏春秋去私注。羊舌大夫姓李名果，見閔二昭三疏。老聃名元祿，見路史；又名乾，字元泉，見前涼錄。介之推姓王名光，見方字通雅。易牙名亞，見孔疏。晉解揚，字子虎，見演苑。孟懿子字子嗣，林放字子邱，並見閔中金石記，倉頡廟碑。吾黨直躬，姓石名奢，見韓詩外傳。公冶長名芝，見論語疏。漆雕開名憑，字子修，見宋楊簡先聖子訓白水碑。扁鵲名少齊，見周禮疾醫釋文。宋仲幾字子然，見春秋分記通志氏族略。文種字少禽，見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孟子字子居，見禮部韻略，及顏師古急就章注。陳仲子字子終，見烈士傳。生子名勝，字子勝，見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荀卿名况，見劉向荀子序。

賈秋壑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蓋久知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位時，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書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鱸；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

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有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荆襄方危之際，汪紫原以三策投似道：一謂抽內兵過江，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繞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之；緩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稽使者，不如遣歸，昭緩師期。三謂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準備投降。賈得書大怒，罷汪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賦詩云：『厚我牆垣長彼貪，不盡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五詩皆輕情淺易，然的是抗人輕薄口氣。

四書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帖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李秋雁

李緜蘭女史——佩金——江蘇長洲人，山陰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詞，著生香館集，逼真淑玉。年三十餘卒。楊袞裳農部——芳燦——之夫人爲之序；孫古雲襲伯——均

——次而刊之。李又有「秋雁」詩四首。中有有句云：「偶聽弓弦驚寤寐，久疏箋字報平安；箏無急柱寧辭鼓，琴有哀音未忍彈。」不脫不黏；幽怨之思，溢于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爲李秋雁。

晏元獻詩

元獻嘗舉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謂的是富貴人吐屬是也。然余尤愛其「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愈冷淡，愈風流，而又絕無衰颯氣，真有福澤人語也。」

江城梅花引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音。頃得郭頻迦——摩——一闕云：「一重方空一重紗，采蓮花，采菱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鴉。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

魂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家構亭制府——肯堂——石幢居士，吟箋二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詩餘十數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內有安公子一闋云：『不道春歸也，一春飄泊名花謝。風雨妒花飛片片，可憐狼籍；愁得我瘦無半，把春難借；腸九曲獨立迴廊下。更縈懷抱，徹耳鶯啼，聲聲嬌嫩；待把流鶯罵。罵時休想鶯兒怕。離怨繫來心裏病，畫工難畫。他自過曲臺芳榭閒消夏；更不管零落薔薇架。恨雲惱月，者樣痴情向誰同寫？』清致纏綿，敬爲錄而存之。

對聯

偶見雍頭鋪一對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工雅渾切。又大道邊茶亭一對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具路，喫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又吾杭湧金門外爾香室居茶對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梁瀛侯語

瀛侯先生日省錄云：「天下無難處之事，要兩如之何；天無難與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語似舊而實新，似迂而實切。

讀書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是涵養性情事。孔明「讀書略觀大義」，是講求經濟事。冥心躁氣者，不得藉口。

孔子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為「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為「儒童菩薩」；酉陽雜俎玉格，以孔子為「玄宮仙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為「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

花押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見會造類說。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憐憫，人以爲類反字，見石林燕語。章陟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綵

明蘇子平——衡——詠「繡鞵」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蹟，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鞵呼之。古人詩云：「願得將身化錦鞋。」此公何其矯施也！然以此得名，較之鴛鴦鷓鴣，風斯下矣！

別號小照

近俗市僧牙人，俱有別號；後生小子，並畫小照。舒鐵雲懷王仲瞿詩云：「文如謝靈運，武如郭子儀；有名而無字，古人亦大奇。後世好標榜，稱謂日日新；走卒號居士，達官署山人。相如商傅說，將如漢馬援；版築非自圖，雲臺未嘗見。後世重形貌，畫像日日增；男女競紅綠，富貴私丹青。我愛王仲瞿，其人無他殊；既不取別號，亦不畫小照。」

香市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雲。孫淵如觀察詩云：「絲帶束腰綿纈額，遊廊叉手走東西。」描寫下路婦人，形景如繪。

梁秋草

高叔祖午樓公，諱夢善，文莊胞弟也，年十五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出宰直隸蠡，卒于官。著木雁齋詩稿。「秋草」詩最傳，警句云：「馬散玉關肥首宿，月明青冢冷琵琶。」時呼梁秋草。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詩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有人戲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鬚爲花。」聞者絕倒。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聯譜

狄武襄不祖仁傑，郭崇韜哭拜汾陽，人之賢否，自是不同。張獻忠僧號于蜀，追尊梓潼帝君爲始祖。盜賊之行，悖謬固不足責。若唐有天下，以老子爲始祖，何亦誕妄乃爾耶？余家舊遭回祿，譜牒無存，先冑遙遙，已不可攷。憶在京時，有人以梁鴻梁灝爲問者。余笑應之曰：「碩德巍科，不敢扳址；惟綠珠紅玉，千古風流，當認爲遠代閨秀耳。」

烟波釣徒

聖祖幸每昌，捕魚鰓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對也。

蔡木龕

蔡木龕布衣——焜——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之外，斜橋洞下。身爲鹺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柳一事。客至擊之，則此嫗啓扇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熏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種，半綿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卽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恆。尤酷愛翠雲草。臥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平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洋翠巖。蓋貯水之筒，掃葉之帚，去穢之紗，無一時離手也。翁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博，嫉惡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談，一邱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仍煦煦作春氣。殆市隱之流歟！木龕有小照一幀，諸人題徧，尙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木龕曰：「當俟晉竹歸

來，屬其補題。』詎意余于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姪婿何叔明攜圖來，爲述其遺意。余題金縷曲一闕云：『市隱風流絕。展遺圖，琳瑯滿紙，紙留一隙。聞說先生曾有語，待我歸來餐筆。詎咫尺音容頓隔！惱煞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別。思往事，淚沾臆；鬢眉鬢鏡猶如昔。恁匆匆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瑤草種，絕勝人間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植。識字打鐘原本分，說：徑山曾託前生鉢。（翁臨歿，自言前生爲徑山僧）泡夢語，感而述。』

程十然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忠清里之雙眼井巷。性通脫，善諧謔。少遊堯沂間，出入羣公卿門。勸之仕，且助之資，夷然不屑也。有老母。歸而課徒，奉甘旨。好彈琴，受教于李玉峯先生，盡得其法。尤善製琴，座側斤鋸彩髹，無不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因自製曲，曰：「烈風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著春秋正義一書，蒼諸說而折衷之。尤精歷算諸學。酒量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許可，合意者則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爲程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彙述其梗概如

此。十然嘗誦其玉峯師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峯萬峯任所之；青溪無言白雪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山現字畫

廣東肇慶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托岡，絕壁上現「父母」二字。四面樹木叢雜，而字畫中寸草不生。又葱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纏繞，雖精于畫者不能及。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復見。又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鏽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塞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詩家烘托法

詠「老馬」詩云：「齒長幾何君莫問，沙場舊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詠「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托月法也。又有人詠「一丈紅」詩云：「五尺闌干遮不住，尙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剔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卽蜀葵花也。

小顛

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樁具，署一小扁，題曰：「阿呀！」又于所居山房，勝一聯云

：「老屋將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幾時來。」其風趣類多如此。詩則冲淡之中，時見奇峭。有萬峯山房稿。

薛白楊唐

康熙中，昆陵四書家——薛瑄，白某，楊大鶴，唐某。時有薛白楊唐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

雲起石

天台齊息園宗伯，主講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滲起，必識其處。及霽，隨一童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先生亦不久歸道山矣！異哉！山長馬秋樂先生——履泰——課士，嘗以「雲起石」為題，詠其事。

蓮笠

六硯齋筆記：「蓮初出水，為驟雨所霖，輒中天。因出新意，剪荷葉，線縫之，作兜笠狀，名曰「蓮笠」，雨則徧覆之。」較錦帳覆牡丹，尤為韻致。

餓鄉記

溥溥藍鹿洲先生——鼎元——杜門講讀。歲饑作，「餓鄉」記云：「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有餓鄉，王蘇二子所未曾遊也。風土與二鄉上下；但節尚介，行尚清，氣尚高，又二鄉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齊造是鄉，愛不忍去；鄉人留奉為主。凡過客，悉稟命別去留。孔子適陳，道經是鄉。夷郊迎甚恭，以主位讓。孔子不願；然亦重踐其意，偕弟子停驂七日。其後曾參原憲輩，嘗竊往遊，與夷齊甚相得。於陵仲子，矯廉于齊，投是鄉三日。夷曰：「辟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棄通侯尊，徒步款門。夷曰：「莽夫豈足居此？」然來者不拒，因別築數楹居之。未幾而幸臣鄧通買竇然往。夷大怒曰：「吾鄉乾淨土，豎子敢來相辱？」命撲殺之。延晉處士陶潛，高風滌穢。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迫侯景，逃是鄉，夷不納。固請乃可，卒免侯景刃。夷懼為天下遁逃藪，乃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凡賤隸鄙夫，富貴庸人，亡命至止，悉拒不納。自是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代止數人。元之初，謝枋得至焉。夷齊樂其同志也，倚為性命交。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言佳勝。余初未信。比偕越甫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巖。復勉進，忽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山稻

，水森茫，人渾渾噩噩。三光飛彈，大塊轉圓。俯視王侯卿相，持梁齒肥，俗孰甚焉。夷齊爲余言：天將有意斯人，必先使歷是鄉以增益之。余笑不信；但樂其鄉之不舍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千古，深以爲獨得之秘，恨王蘇之不獲從吾遊也。」隱洲先生，雍正間人，以明經宰廣東，政有循弊。甫署廣府而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橘紅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子石龍腹上；共九株，各相去數武。以近龍井略偏一株爲最；并在州署太堂左廊下。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殊矣！廣西孝廉江樹玉著橘紅辨。謂「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透纔轉黃。」聞嘗坐臥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實好奇之過也。

菩提葉

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中丞陳公文，命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餘復槁。寺僧喬庵離相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今翹然蔥蒨矣！按五代史僧偽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爲大風所拔。南漢林衢光

孝寺詩云：「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據此則樹已屢易，非復遼摩手植矣！

麻瘋女

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妬之，陷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可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爲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爲封其墓，若伉儷然。

。番禺孝簾黃峯石

——玉階

作歌紀其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葉狂花正愁絕。

瘋人有女初長成，貌似天桃心似鐵。扁舟學汎石城霞，錯被旁人豔色誇。綺籍恥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復珍饈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嗚嚙消盡舊腰支。枇杷花發難通屐，楊柳春濃嫩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麗卿。冀北馬空真少偶，花南鳥嘯况多情。阿嬌早把多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獨送。情根難斷意纏綿，妾負君情兩可憐。流傳三葉歌茱萸，悵恨更番事管絃。語入郎心心已槁，盈盈淚墮郎懷抱。桃葉江心

欲渡難，蓮香卷內因君憐。一從分作兩鴛鴦，鎮日慙慙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鶻哭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爲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殘影斂光尙宛然，招魂翦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章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真是放下屠刀手段。蔡石年逾弱冠，工詩古文詞。先君壬辰分校秋闈所得士也。

復姓

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都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引用獨切。

庸主知人

蔡京立黨碑，徽宗尤之。然宴會強蔡攸飲酒，攸辭以酒力不勝。帝曰：「就今瀆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是亦知君實之賢也。奏檜力主和議，言于帝曰：「方天下，鎮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帝曰：「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是亦知檜之姦也。乃知之而猶溺之，此其所以爲庸主也歟！

鼻子

今俗冒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據。按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曰鼻子。」又民母，嫡母也；支妾，庶母也。見漢服虔注。

反切

反切之學，近日罕有講求者。三家村課徒，以兩字顛倒相呼，可得本音，此欺人之談也。不斲聲不能反切；不辨字母，不知斲聲。辨字母不難，只要練得口吻熟耳！大輿李氏音鑑一書，極明白曉暢，玩之當自得也。

眉子硯

陶綏之，會稽人，篁村先生之姪也。因其祖爲廣西司馬，遂寄籍廣東番禺縣，補博士弟子員。人極樸淳，酷好風雅。嘗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腰圓式，面有犀紋，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兄弟。璵章得「眉子硯」綴以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絃。」下署曰「已巳寒日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反生香集中失載。惟近日陶堯鄉太守有詠「眉子硯」詞，所記正與之相同。綏之得此，徧徵歌詠，哀然成冊。余爲填摸魚兒詞一闕

歸之。冊中余最愛誦者郎蘇門太守——葆辰——三絕云：『仙蹟留傳未肯銷，塵塗片石也瓊瑤；不然銅雀臺前瓦，誰更春深憶二喬？』『一握端溪玉不如，再休想像畫眉初；自傳晚鏡偷窺戒，不寫黃庭便紫書。』『塵願都從佛法拋，更無恨上月痕梢；先生若爲脩眉史，竟與心經一例鈔。』又吳石龍學博——蘭修——疏影詞云：『三生片石，有黛痕隱隱。依舊凝碧，字瘦如人，詩韻於春。都是可憐香澤，雲花倅後瑤琴冷。共一縷玉烟蕭瑟。最傷心細雨櫻桃，又過幾回寒食。猶記疏香舊事，小翠初畫了，無限憐惜。羨夢年華，寫韻風神，轉盼已成今昔。彩鸞未許人間嫁，更莫問蓬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曾照那時顏色？』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間題五絕句云：『十載長安簇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字羅紗，底道天津是妾家；紅豆落時郎有意，爲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壘望中收；縱教塵汚花紗繡，不數飛英逐水流。』『回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夢自遙；怕說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

陵潮。』下署天津薄命女左手書。大父和詩云：『古牆網塵筆蹤昏，無限芳情動旅魂；人事左來書亦左，留將右手拭虺痕。』

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

松子——父爲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仕而優。紅旗報捷——克告於君。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季氏旅於泰山。打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一乘轎子兩人擡，蹣跚跟班隨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怕妻羞下跪——懦夫有立志。四個頭，八隻眼睛，四隻手，十二隻腳——牛羊父母。前頭吹笛子，後面敲破鑼——魚麗于蜃鱗鱗。挑燈開看牡丹亭——光照臨川之筆。士曰既且——言游過矣。第二個士曰既且——又先於其所往。鳴金收軍——使畢戰。君子從來陋巷居，小人偏待住華廬；若將四角齊聲去，兩處園亭盡是虛——好惡。核——果在外，仁在其中矣。鴉——爵一齒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師與！有無名乎？竈突——納諸廚子之房。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不是——平旦之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玉環同知。昱——下上其音。伴——何更廢也？以羊易之。晉襄

公——「爺」字。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敗」字。春雨連綿妻獨宿——「一」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大。「人」字。十字在口裏，無頭又無尾；若作田字猜，便是呆秀才——「魚」字。夫妻猜拳，一個叫五，一個叫八馬——「語」字。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看三百二十三——「非」字。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有名字的，兩個沒名字的——華周杞梁之妻。如夫人——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一鞭殘照裏——馬兒向西。連元——又是一個文章魁首。禽——會少離多。亥——一時半刻。太史公下蠶室——畢竟是文章悞我，我誤妻房。掠——半推半就。么二三四六——纔有梅花便不同。似曾相識燕歸來——永不忘在王家。王器莫若長子——蓮豆大房。遊方和尚廟無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前誘後誘。事父母幾諫——子規。浣花草堂——「杜」字。一個大，一個小，一個跳，一個跑，一個吃人，一個吃草——「驢」字。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凌霄花。節孝祠祭品——食之者寡。王不留行——孟浩然。跪池——後來其蘇。張別古寄信——貨郎兒一封書。佛骨表——是愈疏也。睢陽城——巡所守也。關

士無雙——何謂信。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固也。或正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略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天下大師墓

京師西山，天下大師墓，竹垞先生，以爲是房山僧塔，後人附會之，爲建文帝墓也。國初沈方丹先生——用濟——詩云：『會聞近蹟入禪關，身似浮雲到處閒；解道龍蛇潛草野，何年弓劍傍橋山？緇衣那有中官識？御馬誰迎老佛還？一自櫻桃無薦地，肯留青樹在人間。』曰曾聞，曰解道，曰那有，曰誰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詞，以著致身從亡，隨筆等書之僞；真書史之筆也。方舟又有詠「思陵」句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語極悲壯。

颺信

粵中瀕海多風。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颺，五六七八九月發者爲颺。颺甚于颺；而颺急于颺。習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爲接神颺，初九日爲玉皇颺。（此日驗也，一年皆驗）十三日爲關王颺，二十九日爲烏狗颺，二月初四日爲白髮颺，三月初三日爲元帝颺，十五日爲真人颺，二十三爲媽祖颺。（卽天后誕辰也。

凡其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爲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爲屈原颶。（係大颶之旬）十三日又爲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爲彭祖颶，十八日爲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爲洗炊龍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七月十五日爲鬼颶，八月初五日爲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日亦爲大颶旬，十八日爲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爲送神颶。舟行大洋，颶可支，颶不可支；蓋颶散而颶聚也。

拂水山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陳臥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信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飲宴觀劇；劇演「爛柯山梅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窳阿得窳！」俄而劉玉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燈曰：「沒窳阿沒窳！」錢大瓶。又錢一夕于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圓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

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諛亦虐矣哉！

韻蘭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相色授，頗見妒于同儕。而捉月盟言，誓同枯苑。蓋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療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爲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爲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况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遂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能無抑鬱也乎？如春台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嚶鶯聞蹙蹙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譽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么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衆裏目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攜手相將；保毋鄂被薰香，銷魂真個。妒之者以爲失身之風，愛之者以爲比翼之鶴。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珎之分，以冀金縷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

生孤。蓮葩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以相如之病；彼也春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煙，已傷委骨。用是槍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乃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已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沈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兼兼潘貌，能銷黯黯江魂。則與其爲彌子瑕之色衰，毋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繡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神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損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何雀腦之思深。豈知斂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况書劍漂零，檣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魂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讀南華秋水。」

重宴鹿鳴紀事

嘉慶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遇鹿鳴盛典。親知子姪咸以呈請轉奏爲言。公曰：「吾以世受國恩之人，偷安五十餘年，無萬一之報。在家卽其罪，許在家卽其恩焉。敢復生冀幸耶？」固請不獲命。事幾寢矣！祭酒吳穀人先生，適自維揚歸，以爲言于公。必不可，乃合紳士數十人具呈曰：「呈爲「桑梓耆英，科名人瑞，公額具題，懇請恩准，重赴鹿鳴」事。竊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型；禮重興賢，正藉羣倫之冠冕。恰支干之周市，秋試應期；喜福壽之曼延，春風到座。旣振羽儀于先路，宜光樽俎于今朝。如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蔽冕本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德之門，推于梓里。久膺華選，早歷清班。讀中秘之書，臨裾龜禁；領內史之職，珥筆螭坳。洎乎引疾邱園，養痾林藪。子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晏嬰已敝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玉軼，琴欽騷雅之才；墨蘸金壺，人慕晉唐之格。信是翁之嬰鑠，實一代之靈光。茲者祥屆丁年，花開乙榜。臚郟林之一，心尙留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肄雅。袍如立鶴，只添冰樣之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餘之尾段。伏願甄以髦學，降禮耆年。當德星垂耀之期，揚壽世作人之化。用光奏牘，俾與賓筵。庶招蓬苑之神仙，來作

儒林二領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請看老桂之榮，萬物樂得其由庚，預慶斯文之瑞。謹呈
 呈既上，巡撫清安奏稿曰：『浙江巡撫清安謹奏，爲「著紳重遇鹿鳴，懇恩預宴，以光盛典」事。竊據藩司崇祿詳：據杭州府錢唐縣詳稱，查有該縣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現年八十五歲。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舉人，屆本年丁卯浙江鄉試之期，已歷周甲。應請循例，重赴鹿鳴恩宴等情，具詳前來。奴才查梁同書係木天舊籍，林整高蹤。年已近乎期頤，科再逢乎丁卯。是皆聖朝重熙累洽，慈爲休徵；皇上雅化作人，蒸成異瑞。選佳辰以令宴，髦耆增逾分之榮；借碩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壅于上聞，爲此恭摺具奏，伏祈睿鑒。』旋于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清安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鳴筵宴一摺。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垣；歸志林泉，年臻耄耋。茲屆周甲賓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公拜命後，於次日恭詣萬壽宮謝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爲「恭謝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鄉舉之歲，

花甲一周，鹿鳴再賦。恭承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聞。特蒙我皇上念繪閣舊臣，推恩下逮。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著賞給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即于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竊念同書世受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兩充分校入闈；以病告歸，三度祝釐赴闕。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顧。長願爲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恩華之想。乃今錫之禮宴，寵以清階，俾蓬葦餘生，重沾雨露；桑榆晚景，益被光華。里黨傳爲美談，士林紀爲榮遇。惟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殿廷。遙望九重，蠲忱莫達；用抒寸牘，葵向難名。爲此具呈，伏求代奏，不勝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揭曉，十三日禮宴。是科典試爲萬和園侍郎——承風；吳荷屋橋修——榮光。先期仁和縣送儀注單云：「本年鄉試，有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重赴鹿鳴筵宴。應送金花壽箋，表裏宴席，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俟主試茶畢，侍講梁乘輿由中門入堂簷降輿。各大人出迎簷下，行賓主禮，相揖畢；藩臬運三司監試提調各道下俱相揖畢；杭州府引新舉人上堂排班。侍講梁，另設拜單，望闕謝恩。其筵宴位次，設于堂之東北隅。」是日傾城士女，夾道環觀。公歸賦「紀恩詩」四章

云：『姓名何意達天閭，白髮重新拜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登塲等戲塲；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舍弟冲泉于是科登順天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箭久模糊；公裳點檢煩朋舊，藍輿蕭疏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闈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聖虔。』『前賢十度賦嘉賓，（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燾；甲午，范承武；癸巳，錢宗聖；丁酉，趙世玉；雍正癸卯，陳克錫；乙酉，吳嗣富；乾隆乙卯，馮浩；戊午，顧光，范崇榮）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四詩既出，一時和者不下數百人。先是七十餘歲時，至南屏山上家，偶見士人方姓懸畫一幀，乃裝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距公鄉舉之歲，恰當花甲一周。公因題五古一篇于其上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鄉薦。上溯六十年，此榜實羔雁。憶予堂謁時，羣集隨諸彥。領袖鶴髮翁，巋然然如魯殿。（謂錄中四十三名，周公天相，錢唐人）風貌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仕

，秩視諸侯半。（杜詩縣實諸侯半）歸臥田里間，後生沒由見。恭逢盛典舉，重預嘉賓宴。今復卅載餘，翁久隨物變。卽予同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鐫千佛名，一佛曾識面。當時取士嚴，額僅踰大衍。副榜一至十，同考十二縣。銜鑒堂中人，氏號一一繕。不獨脚色詳，次第具鄉貫。字蹟頗工整，首尾無漫患。想見說賣時，狼籍坊市徧。此紙過百年，獨再優曇現。異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奉等吟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入，彰美在所先。索書五字詩，留下一重案。」按自康熙丁卯至嘉慶丁卯，距一百二十年；而以鄉人片紙之收藏，隱爲之兆。公子無意中而見之，而題之，且叙及周翁重宴一事，若作後來人之左券也，抑何奇歟？

詩忌正論

陸稼書先生「南村樂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議論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又元人「牡丹」詩云：「棗花似小館成實，桑葉雖蠶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種翻新，殊煞風景。卽如姮娥織女，原屬子虛；而妙論奇思，瀾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誣，大可哂也。

李袁輕薄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誣諛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閱董園白導鄉警筆，載笠翁之為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并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其人輕薄原于天性，發爲文章，無足怪也。又撰西樓記之袁于令，爲人貪污無恥。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闈，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瘰甚。因自囑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此。夫洪稗畦長生一曲，卒傷采石之沈。湯玉茗文章鉅公，四夢之成，特其游戲。乃猶以牡丹亭口業相傳，永墮泥犁。况此下者乎？

昆明池對聯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對聯，每聯長至九十字，孫髻翁所題。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驢金馬，西碧鸞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騷人韻事；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喚螺州，梳裹就煙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黠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

酒臨風，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長句硬盤，如僧綽之碁，累而不墜，真傑筆也。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商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愛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尙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獨有千古。後有作者，亦如崔灑題詩，詩人攔筆矣！

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爲宋，元之爲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漢魏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謂詩盛于唐，衰于宋。劉後村則云：『宋

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大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正學辨香東坡，故有此語。然足以鍼砭墨守盛唐者。

巍字改書

天啓朝魏甯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撫李精白祝祠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地窖

蕭山縣內，西河下，酒舖中，有一地窖，石門封鎖，曾有人入視之。內有朱漆巨棺一，石桌石牀備具。棺左右有油七缸，殘已過半，一火尙明。人爲添油而復閉之。相傳爲宋方侯禹墓。奸邪殘魄，千載猶存；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副車詩下第詩

有人六赴鄉闈，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運典大方。又仁和廖蓬仙——良——下第詩有句云：『妻子望他龍虎日，科名於我馬牛風。』亦極工趣。

三十六江樓

廣東廣州府，三水縣江口，有行臺，舊爲督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于肇慶府，其址遂廢。芸臺宮保，改爲書院，規模極其宏壯。飛閣臨江，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滇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滙江，政賓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覺江，泮洞江，柳江，灘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橋江，荔江，藤江，糞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鑿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合流於此，故以爲名。可與二十四橋，十四妝樓，同爲詩料。

鬼詩

「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此鬼詩中之最峭者。「盤塘江上是冤家，郎若游時來喫茶；黃土覆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櫻花。」此鬼詩中之最逸者。又姚古芬丈嘗誦其江南楊姓友人鬼春詞句云：「數點鬼燈移近岸，夜流蘇小踏青歸。」設想幽絕。

行比伯夷

橘頌云：『行比伯夷。』有以此命題者。湯畫人庶常——錫藩——句云：『叟真稱大老，奴肯附新王；士貢猶懷夏，山呼詎改商。』巧不傷雅，落落大方。

菱落

菱角最易落，故諺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對『十棹九空』，工切無比。又粵人呼學齊曰『馬蹄』。以對『龍眼』，亦甚工也。

村學詩

海昌郭臣堯，好爲俳體詩，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箇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學庸也）末句趣甚。

會館對

廣東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吾杭商賈於此者，釀金剏建。既落成，屬余撰戲臺對云：『一闌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音此者，李聽松也。

朱侍御秦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義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嗣浙江梁元壘，江蘇黃宜誠，陸續捐輸，亦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為法。待御朱公——崢——奏云：「竊惟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于春官，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仰荷皇仁浩蕩，賑糶頻施，小民已無虞所失。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為定例也。且潘仕成本係副貢，去舉人一間。賞給舉人，是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漫然哉？厥後葉元壘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議叙。蒙勅下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昭畫一，然于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心，而阻寒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為舉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廁清班，欲肅官廡，亦已難矣！况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

謂「舉人既可倖邀，進士何難弋獲？」于是貫通關節，僱請槍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軍塞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爲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爲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爲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畀萬，不啻升三；一經報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爲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趣日卑，術業日廢。臣故曰：「阻寒儒進修之志也。」願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爲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不知花翎舉人，均爲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實器也；舉人，虛名也。實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爲表裏，不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志；而于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仰見聖主明聰，名臣風格，謹識錄

之。

陳小魯

陳小魯——行——仁和布衣，負才踈弛，嗜酒，工長短句。家貧，訓蒙賣字以自給。

。性孤介，不諧于俗，坐是益困頓。日泥飲壚頭，有伯倫荷蕩之風。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于友人黃山漁家。貧無以斂，同人助之殮葬。女曙後星孤，寄居外家。予爲搜輯遺稿，積五六年，得如干闕，彙而刊之。詞出入蘇辛，小令酷肖板橋。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關？」太常引答陳月擘云：「蒲帆十幅挂江干，來倚我危欄。受得一宵寒，便說到燈殘夢殘；入門風月，出門烟雨，無意上吟壚。指點與君看：楊柳外青青遠山。」浣溪紗懷董九九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漂零。掬水攀條無別意，百般憐惜汝前生，何人知我此時情？」太常引「水上人家」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蕪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蕪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些，只不管朝雲暮鴉。」詩非其所長，然閒亦一作。如「寄友」云：「我家門外雞楓樹，不見君來不肯黃。」雜詩云：「寶刀若贈黃衫

客，定斬無情李十郎。」亦琅然可誦也。又小魯好以俗語俗字入詞。余付梓時，悉刪汰之。有「貂裘換酒醉言」一闕，久膾炙諸友人口，以余汰去，頗悵悵，因亟錄之。其詞云：「覺得魂兒驟。夢初醒，被他冰冷一鐙紅瘦。斗大眼睛看不定，撐下牀來行走。似顛倒風前楊柳，渴殺別俗難忍耐，索茶湯笑向妻開口。妻不語，兩蛾鬪。蒼天生我卿知否？早安排幾千萬石無愁春酒，明日杏花村裏去，還要盡情消受。待記取歸來時候，跌進門來，須照管，玉纖纖扶住勞卿手。直睡到百年後。」

二蟲

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聾蟲，鼈也。（又馬亦稱聾蟲）抱朴子廣譬篇「晉文回車於勇蟲。」勇蟲，螳螂也。張衡賦「剛蟲搏擊。」剛蟲，鷹也。

土語入詩

古人「擬隔暉清池。」以蠻語入詩。「誤我一生踏裏衫。」蒙古語入詩。今李寧甫太守潮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襖千金莫浪誇；高捲蓬窗陳午宴，爭看老衍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佳」。梳攜曰「開襖」。呼婿曰「老衍」。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僕指佳期不計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嚶嚶還索鬼

頭錢。』注，俗結婚于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卷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于墳前祭焉。『山房縹緲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鸞鵲。』注，克孟牯羊，親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鬧屍。」至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先大父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蓋何緣號撒羹？』注，貢院者，彼邦館唐人也。佐酒者，號曰「撒羹。」『膠青拭鬢風髮，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卻有換心山。』注，妓所居之山曰「換心山。」

一杯羹

有人作太上皇詩云：『得意斯爲天下養，失時要作一杯羹。』劉美初編修詠陳平云：『笑問社中分肉手，如何處置一杯羹？』二詩讀之，真堪失笑。又孫子滿太史芒碭「懷古」詩云：『威加四海誅元功，羹分一杯棄而翁；君不見蛟龍白日與媼遇，龍種何曾屬太公。』「奇論關空，得未曾有。」

竹衫瓶菊

王香雪州佐——乃斌——詠「竹衫」句云：「六月最宜君子服，三秋還疊女兒箱。」
周南卿茂才——三變——詠「瓶菊」句云：「白水訂交真耐久，黃金垂盡易生寒。」
各有風致。俱李小牧云。

規矩草

熱河避暑山莊，苑牆之外，草皆滋蔓。一入苑內，則彌望蒙茸，如鋪綠氈，人呼爲「規矩草。」

臨終對句

淳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爲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黨姦

王莽篡漢，劉歆作符命；司馬篡魏，阮籍作勸進文；王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禮議。大儒名士，何不愛其羽毛若是。

量人蛇

廣東瓊州有量人蛇，長六七尺，遇人輒豎起，量人長短，然後噬之。土人言：「此

蛇於量人時，鳴聲曰：「我高」，人亦應聲曰：「我高」，蛇卽自墜而死。」

果下豹

果下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羅浮山巔，有獸小如獼猴，名「果下豹。」

城隍

城隍二字，始於秦之上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祈於四鄆；宋災，用馬於四鄆。鄆，墟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亦烏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於六朝，如北齊慕容儼以祀城隍破梁軍是也。他如韓昌黎，張曲江，李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五代錢鏐，有重修隍廟記。以城爲牆者，避朱全忠父名也。其封城隍爲王者，見於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見於元文宗天歷二年。洪武初，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封京城隍爲帝，開封隍濠東平和除爲王，府爲伯，縣爲侯。至以神鬼爲城隍者，見於蘇緘傳。緘殉節於邕州，交州人呼爲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爲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爲灌嬰，杭州城隍爲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爲城隍。

雷州以陳馮寶爲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爲城隍。諸如此者，不可勝紀。按城隍乃主城郭之仙。而世傳今治陰間之事，則又見夷堅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爲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爲築城之始云。

白鴿標

粵有「白鴿標」之戲。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爲母，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以次而降；四字以下爲負。其法以二文八毫錢爲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入搭二，九撞一，大扳疊，小板疊，河汶，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乘雌，鴿雌則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

種痘

種痘始於宋真宗朝王旦，其後各相授，以湖廣人爲最。今西洋夷醫哈哈咬善種痘。法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見點，比時行之痘大兩倍。兒無所苦，嬉戲如常。夷言本國雖牛馬亦出，恆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不應驗，於是其法盛傳。然又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

，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誠善法也。又有所謂神黃痘者，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箆瓦焙去黑亮，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爲期，半歲服半粒，一歲服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

金蘭會

廣東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衆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能禁也。李鐵橋廉使——漢——令順德時，素知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塗父兄目，鳴金號衆，親押女歸以辱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三江賦重

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本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潔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與民田，二者本不相同。官田

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之謂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變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屬官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紮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為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為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於民田之賦，竟指定為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紮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為民請命者，誠能

縷述其所以然之故，如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黎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爲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卽以蘇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暘盜旱，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爲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告，以普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渾不似

琵琶名古，「枇杷」，又名「琵琶」。昭君常用琵琶壞，令胡人改爲之而小。昭君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又訛爲「虎拍思」，又訛爲「琥珀思」，紛紛聚議。其實卽琵琶一物也。

迦陵填詞圖

陳其年填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袁文達公——日修——五絕句。其一首云：「卷中諸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瀝貌雲郎。」讀之恐俊不禁。不意此老亦風趣乃爾。

王紫稼

滄洋山人，稱李琳枝爲翼御史。李巡按江南日，有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縱淫不法，皆杖斃之。王紫稼者，卽龔芝麓，吳梅村，錢虞山，陳迦陵諸公所詠王郎者也。

李郎

畢秋帆尙書——沉——李郎之事，舉世豔稱之。袁大令，趙觀察，俱有李郎曲，而袁勝於趙。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鷺第一峯；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動伐，合使夫人讓語封。』寫得有景有色。漂陽相公，呼李郎爲狀元夫人，真風流佳話也！

介甫東坡

王荆公極其佩服長公，見尖叉雪詩，詔曰：『東坡使事，乃能如此神妙耶？』指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二句，以示其摺蔡卞。卞曰：『此不過形容雪色耳！』公曰：『爾何知？玉樓，肩名；銀海，眼名。並見道書，故佳也！』又荆公在蔣山，有人傳東坡表忠觀碑草藁至。公熟讀數過，謂座客：『此文係何體？』葉致遠曰：『不知其體；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荆公笑曰：『諸公未知。此太史公二五世家體也。』蓋於文字之間，沆瀣如此。後因字說，漸至齟齬，遂爾

成隙。荆公固執拗，坡翁亦多所狎侮。坦白人遇伎刻人，安得不買禍耶？

明妃詩

明人昭君詩有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高季迪以爲絕工，王阮亭以爲村學究語。兩朝詩老，孰非孰是？

因詩得婦

明王子宣——句——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无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得妻甚奇；然亦正復不愧。

薦書

四岳舉舜數語，千古薦書之祖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帝詢以天下之才，岳對以：『匹夫之行。』後世奏章如此，鮮不以爲迂矣！妙在堯立時俞允，以爲父子兄弟二倫，確乎可信矣！於是妻之以二女，復事之以九男，以觀其夫婦朋友二倫，然後進於君臣，由是五倫備矣！乃歷試諸艱，昇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後知大聖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尋常如此。

伶俐不如癡

向在友人家，見一陽羨砂鉢盂，用以爲水注。旁綴一綠菱角，一淺紅荔支，一淡黃如意；底盤一點蟻虎龍，卽以四爪爲足。下鐫大彬二字。設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不倫不類，莫知其取義。後詢一老骨董客，謂余曰：「此名「伶（菱）俐（荔）不（鉢）如（意）癡（蟻）」。」時大彬王元美舊有此製。乃知隨處皆學問也。

狐仙能畫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曉嵐紀宗伯在灤陽，寓樓頗多。聞有善畫者，先生盛具酒脯而禱焉。禱畢，鋪箋紙三十幅於几上，并附一詩云：「仙人自古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越三日，而登樓視之，則已設色完好矣！遂攜而下，復以酒果祀之。

長生殿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詩稿，徧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

5250-

通端。



新式標點筆記

雨般秋雨盦

上海源記書莊印行

MG
72421
102
22
類



3 2169 5565 2

年 國 風 兩 秋

秋雨盦隨筆 (續)

錢唐梁晉竹著

崑山陶樂勳點校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寅難。其子宗彜，中多粹語。有云：「陰惡揚善者，能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彜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彜」，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



盜賊之不考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梅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賭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江寧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尙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澗澗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漢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勸其家爲富戶。

，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瘦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菱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幸富，誣其通寇，使游徽索金即免。李斬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幸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乘劫新會鄭佳樺家樓，時有女鄭爾嫻，胡鶴嫻，胡寅嫻，胡帶嫻，寧寬嫻，鄭妹嫻，權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偏覺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若生太史空谷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勝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叙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竊領袖，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聯輓

姨丈蘇子齋先生——釋——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鑄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爲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接計命壬爲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大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煊——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尙能親含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蒲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源——

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上。且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愍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用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駕湖陸琴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晚詞二闕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道累未果。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迥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帳秦緩來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不及矣）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嶺，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謂嗣君晉竹孝廉）真無憾處，盡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訓）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黃，思親忉子，可有夜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壑，

只寡鷓鴣孤鷺，據牀啼薄。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閒，（蒼城暑廳之額曰「寄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句歌蹤。余尤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大翁夫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同榜）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槎家兄同年）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姜家豁口小迴塘，茅屋籬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閉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爲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爲而發。蓋護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晚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爲子孫歲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爲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演襍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

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啓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藤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儵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顯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因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譎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曰：「傳語相公，試

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惰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 訓

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于其鄉。是

科，先君分校秋闈。房師某公，以其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撰溪書屋詩四卷，不層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

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舌耕）翩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丹濟河秦師銳，閉關塞寶晉國驚。悉索敵賊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敵邑許之平。湖隄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有詩贈鐵孫）息侯代鄭不量力，宋公爾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大國甯敢輕。望皇蒲胥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迤邐行。莒蔡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堞再登。井涇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兩隄結，炊鼻下車一足輕。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瘠豚能債，始信雞鬪雄先鳴。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敗更！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于庭。止戈爲武釋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睜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柏相詩

柏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

夜寒獨坐夢醒時；霜壓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擎笑展眉。棋局定能消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謠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開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峯頭有石易生雲。服轅義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大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井刀剪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且評。『嫻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如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爲相，其族子名申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執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鉉訛曰：『此詩可為執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明程子善無煩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駭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夫夫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

，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太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遊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隱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餠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菴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爲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慕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開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爲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

此，當思所以奉_等。『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聞歌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未有詩二句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蒙古兒市井以爲銀之隱語。按國書古蒙，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詞云：『蒙古兒，甌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樞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紬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

必須華瞻。因之日事典寶，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腰閭閻；居鄉則事居閒，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墜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

「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賈禍者。卽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

「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爲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

「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靡。宴會則筮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

「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家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靦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士多承其教焉。」

黃蓉石

番禺黃蓉石孝廉

玉階

弱冠卽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

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讀鄴滹若赤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與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野女本無夫。山均冷笑啼鉤鵠，水面含沙怯短狐；蓮代鬪體椰釀酒，尙留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野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胡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

「驚心齊指亂峯開，十去征夫九不還；黑日暗籠人鮮壘，陰風寒徹鬼門關。觸體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點蒼鷗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閒。」

「李白巖邊急亂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蘅蕪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暮，淒斷哀猿咽上頭。」

「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盪無邊；蘅皋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上花沈玉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年。」

「流落人間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褰裳去，有恨靈均滿足來。百粵已從鳴鋏老，諸蠻留取著書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

沈雄頓挫，綺麗芊綿，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葑林編修公，以圍碁決勝，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綠誓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姓——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合號雕蟲，鑿化猶驚織作工；鶻雀結房嫌緻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紉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翳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據。

樂氏棗

雲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

且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爲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菖酒，公私皆辨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悚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合羞。緣何窈人子，謾語漏呀啞。好學埜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劬項橋，先爲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僂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

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調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即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娘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蠶尖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雖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爲句讀而已。一日，蜀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逐字圈贊。邱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爲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

「燭營」，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峯」，見瑜珈師地論。亦曰「罌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爲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尙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爲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煙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戀袖雲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裁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萬頃春苗綠到天。」問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籍水西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

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敬青樓享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

兆麟

讀經雜說云：「爾風「公孫碩膚」，「孫」當作「如」字

。公爲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爲泰，改安爲甯。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爲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騾，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砵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砵詩。砵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砵。」謂履石而渡也。

缺文衍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爲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蕊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西、燦、奚丈鐵生、

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棧，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繖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爲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爲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于衆。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淥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寤于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寧歸，贈以酒資。賦卽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潛先生琪——曾爲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爲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爲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喪十五日而禫。汪荅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開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於歷代因之。且三年間，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爲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與期不計閏，大功以下計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山色難爲翠，花近霞光不取紅。』適與景合，眞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月清皎，烟霧空濛，頗愜游騎。今讀屠修伯大使——乘——吳山

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爲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冬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臻其妙。余未窺涯涘，間亦效顰。茲將其記憶者備錄之。自用硯銘——『石友石友，與爾南北走。伴我詩，伴我酒，畫蚓塗鴉不我醜。告汝黑面知，共我白頭守。』葫蘆座銘——『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方鏡銘——『輝光剛健，圭稜四見，照來誰有如出面？』獨眼硯銘——『有文字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覷破。』象牙算盤銘——『劈二五偶，分上下牀；焚身而猶近于賄，是真沒齒不忘。』竹臂擱銘——『有未乾之墨，無停綴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爲爾策汗簡之勳。』碁奩銘——『知其白，守其黑；便便于腹，了了胸，旁觀不若爾能嘸。』枕銘——『甜鄉醉鄉溫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我炊黃梁。』鴉片烟槍銘（爲雷君少石浣作）——『可以助茗戰，可以卻酒兵，可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殺敵致果而以槍爲名。』（又爲陸翠臺作）——『蒼寬尺八勻而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餐霞仙。』雁足鐙銘——『距非雞，掌非鳧，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雪鋪；不以爲傳書之使，而命爲守

更之奴。』筆飲銘——『拜管城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潤澤之，無有枯渴筆。』筆林銘——『食墨者敗，藏鋒者待；中書之君甚矣憊，偃之息之將汝賴。』茶船銘——『酒有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于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權執熱也。』陽羨砂壺銘——『上如斗，下如卣，翫其足，蟾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眼鏡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錫暖酒壺銘（爲沈吉人作）——『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砂印色盒銘——『居圖書府，成印信功；寵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梅花帳額銘——『學林和靖，以梅爲妻；學趙師雄，以梅爲姬。梅兮！梅兮！吾亦與爾同夢兮！』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爲銘。余曰：『不若直書漁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其竹女人箱。」爲天然讚語也。』

不好玩物

馮蒙正爲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一呵卽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

氣沮。

縣令念佛

樓功魏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爲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尙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閒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于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爲醋瓶畫匣解矣！然樽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束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致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櫻契；讀書未知句讀，下神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

「學識何如觀點書？」點書之難，不惟句讀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夫塵，米元章之壻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袞宏直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而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貴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欲富貴者，天相也。」見楞齋漫錄。此言最砭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

，以爲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縛；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峯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葬罷落花無氣力，小閣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氣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爲起于南末，謂欲返骨泮梁，故設爲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于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善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

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子當哀窮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錙銖入塋。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辭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不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塋之淺深廣狹，皆取便于事者，使張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擴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爲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又儀封張孝先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爲安，非爲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于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爲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憮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乃方且羣有詞曰：「某家乏祠，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淫瞽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擇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筆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夫士大夫之矜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爲吾儕之絀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腋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爲安也。而獨于其父母則異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蠱；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

之權厝于低垣淺屋中；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睦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昭穆爲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奉焉。後世擇地之術起，于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袤數畝，而爲彼術所棄者，僅立石，植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祔之祖塋，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窀穸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至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家平平無恙，尙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菀枯分焉，壽數之修短異焉，則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者也。嗚呼！此等逆憶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耶？是真可爲痛哭，可爲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青

鳥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鳴，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焉足矣！習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墳，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佑其害躬者，吾不信也。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溟溟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矜刻其心，儂薄其行，壘斷其才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爲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竊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尙慵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光——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爲道無闌作報書。」簡傲似更出魏上。

吹皂莢

閨中女兒，以筆管吹皂莢水，吹五色泡爲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軒先生——以信——賦欽頭風一闕云：『春歸悶眼難穩，閒來吹箇團團暈。虛空界，圓光滿，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唇吮，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軒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肯。明月懷中，明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等等。燕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翳梅「盧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懸懸思悠悠，月挂眉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陰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啜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為主。茗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楊子談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宇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尊鄉歸輿輸張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棲難穩，老蠹書成字半欹。」「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黃楊厄閭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楊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為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按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語氣多不類。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邇辭花讀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遒古，似率更，無題署。先是村名姓，明副都御史子留裔也。按明紀子甯，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遠，。或緣瓜蔓鈔，避難徙丁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

「雪樓詩初集。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棱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親常入關，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驕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岳忠武硯

硯爲紫，體方而長，背鑄「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鑄曰「枋得家藏

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眞善，文草書，皆適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刷曰：「宋氏珍藏。」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穆——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令陳海樓——履和——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毬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氏，陳妻許氏，懷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鐫成字樣，爲「萬歷二十二年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同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爲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卽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糞，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姦回。其怙惡之心，卽小可見矣。

張胡子

類羅庵集雜言云：「滄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人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書載楊壽子者，漁人。宋淳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侵宅詩

宋楊尙書——玠——致仕歸。舊宅爲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尙書——翥——住宅旁地，爲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爲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戒遷葬也。（潮俗，溺于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禱，名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惡！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飄魂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斲棺析骸骨，何異狐狸埋更狐增。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界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聽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斥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爲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爲鞠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

有功令。是宜斥也！）螟蛉子，多奚爲？曰以保族撐門楣。考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養豕豕牢。給賞行商涉洪濤，割蜜餉蠟酬其勞。性命膠相託，恩義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凡認養子不肯者稱螟孽）

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潮俗婦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稿砧者。昏姻道衰，夫，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

「女兒布，產棉陽，采葛藻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蠅翼，非煙非霧合風涼。富家婦女多越好，貧家婦女一匹少。爲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懲械鬪也。（潮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鬪，名曰「打怨家」。非條教能禁，口舌能論。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威克允濟，區區補救奚爲乎？是宜如何懲也？）

「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匪毗輒鬪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藤牌烏鎗卒然湊。今日鬪，明日鬪；彼洞胸，此絕頭；一鬪紛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棄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憐，反覆無常旋搆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呼！安得十萬糗梁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宣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備伏民無爭。」

五日「買輸服」，被哀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持告讞而富者，爲案錢計。欲整既滿，大讎亦忘；否則剔剔不已。出錢者爲買輸服。弱肉強食，傾家有之。爲問司讞而保富者誰歟？是可哀也！）「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鬪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軀。慳囊破出無奈何，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饑。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銜。」六日「幸白鴨」，憫頂兇也。（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怯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羅法網焉，名曰「幸白鴨」。是可憫也！）「幸白鴨，鴨羽何襤褸，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幸。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竄，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爲香燈錢。（頂兇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爲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勸君膺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日「速弔放」，惡擄贖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鬪禁索賄；甚有凌虐至死者。被害訴牒必籲曰速弔放。以人爲貨，甚于盜賊，是可惡也。而能惡之者誰也？）「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

。老爹如不來，阿總亦可使；（潮俗，稱官爲老爹，阜役曰阿總）速弔則生遲則死。曠還者多，弔釋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捩肚飽。窮魚脫網驚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爲？試看被擄人，鳩形鵠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鶴成堆。〔擄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鉗其足，名曰木鶴〕八曰「阿官崽」，諷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習于浮薄，好弄鬪靡，爭妍取憐，恬不爲怪。土人目之爲「阿官崽」。〔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阿官崽，荒於嬉；趙先生，難爲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筵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孃復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孃某妹相呼，若忘其爲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會」，傲賭博也。（潮俗，賭局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以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會莫之悔。是宜傲也！）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衆人慕，詩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廠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打花會者，寫批投廠，並按日存記廠中，有閩名目，故謔有紙棺材之語。謂好之者必自斃也！）十曰「鶯粟瘴」，歎鴉片也。向由西洋來，本

取鷺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爲鷺粟瘴。是可歎也！」鷺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衆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鷺黑釜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呼！田中鷺粟尙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遏？」采風者可以觀矣！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银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百聚散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薊城——九齡——有詩記其事。

秦檜護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蓋，今亡。傳是秦檜之鑊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况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爲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乞爲者，輒命壬代僑。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藝

。無集可歸，敬爲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安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先炳美。迨元天歷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 丑，知縣鍾世彥，遷于東門街。萬歷中，知縣蔣時楷復遷于縣西。萬曆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翥，誤聽形家者言，拆毀舊學，更立子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廢，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幸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選格定之。卜地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舊礎殿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殿楹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並皆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功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

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以卜我國家駸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秉鐸茲土者，教諭與甯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善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豔稱。劉球之弟珙合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歌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軼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軼。於斷垣敗壁間，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爲孫吳紀元者二，爲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爲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彞吉」，曰「造」，曰「六月黃吉」。爲題識姓氏者六，曰「楮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

韋氏所作」，曰「查先作記」，曰「增壁」。爲古錢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爲方勝者二，爲人形者四，爲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樸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璧居士。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爲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郊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尙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酌酒，羣兒入座便團圓。」「秋賦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墻。」「新秋卽事」云：「裘將鞭笞饒風味，接得絲蕪帶雨香。」「中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偃花相媚嫵，凝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遺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劍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卽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蕙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尙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鎌。」「烟雨樓偶題」云：「水歎沙草全平

岸，柳帶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於學，故不能十分沉澁。其實靜躁之致，迴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雖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爲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樽，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賦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豈惹，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鑲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賸雨中。」「一種纏綿百番癡，怕提前事惹

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枝。湘竹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總被封嫉妒，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合東風鎖小喬。楊柳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選夢疏窗下，甲煎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麗，眼底紅牆卽絳河；東宿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珮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認雨了無痕，多少瘦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鼠窟。早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塵吠洞門；爲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泣江皋；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剪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白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舫。』『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爲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聞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爲唱羅敷；殢央自是頭相責，烏鵲空憐尾畢逋。已冷情腸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爐；蠻箋百幅都顛徧，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合後，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所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谷

鳥新苦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賦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斂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清淺即蓬瀛，王佩明璫未可憑；縱許畫簾飛紫燕，那堪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三里花迷霧一層；隔水盈盈誰駕鶴，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丸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瀧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菩提證懺除，何堪綺障又縈紆？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牟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溷太黏濡；此身總被牢籠誤，慚對簷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峯，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鶯歡瀉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况有中間鳩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藥，麝死留臍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闕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鉤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

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若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髮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

周槐

華山槐相傳爲明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陽，攜其一片，贈邵東籬媿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橋皮並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沈彤吳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有錫者，謂衆子中有錫然健以武者也。言衆姜多士，而莊姜之無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筆記云：「說文於「逖」字下引虞書，「旁逖僂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逖方鳩，或古人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左氏桓二年傳，惟匹偶字異耳。」

宋主荒淫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城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理之母，與其豎溲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晉那勝與鄔藏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是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不至處，獨可步塵表聖。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異

嘉慶壬申，廣京新甯某材，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說其兄曰：『吾正需備，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婦傭，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高懷

方正學借葉夷仲輩，夜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月而歸，以爲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洪禪存太史題壁詩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邵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秦會之，人尊爲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爲師王。二名可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祁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爲「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九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

踏潯，原屬天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嬌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臥。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築層臺貯小喬。綠波一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煙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感！季倫得罪金谷故，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尙書劍鳥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爲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鶴政八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

，酒之聖也，祀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稽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儼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爲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爲尊；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爲允協。』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遂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寧，不肯鑄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弒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磨給，不

淳于善滑稽。』蓋庸庸，訓挺拔，而又爲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運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贄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爲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爲谷永作，而以揚雄爲大賢；夏竦贊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姦之尤者也。

廁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穎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閻沒女寬稱之于相。後乃爲厮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遍。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

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爲鵝鴨諫議。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蝦蟆。湯若士目爲蝦蟆給事。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正欲爲此公垂不朽；與鵝鴨諫議，作切對耳？」上見閒燕常談，下見萬歷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載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爲之謔曰：「長嫂爲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余

人在水上曰余，人在水下曰充，（沈去聲）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余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爲合。」座各皆稱善。有頃，忽問者欲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子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余蓮花經』」

「也。」于是諸客均大悟而撫掌。

碾斲

以手量物輕重曰碾斲，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各處口談，尙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股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爲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二泉有樹竿曝衣而插于木樛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

「按此俳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于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備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鶴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繫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縋線，偶爲木之所絆，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絆，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正相類。

代寫書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腮（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瞧。（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初到也）週身僵爬兒風。（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君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

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婦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爛子，又闖闖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翦脚上骨出，（上聲）兒肥（音胖）（仄）（音支）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說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忤（音忤）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溫吞夔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岡——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爲畫所掄。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家爲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昕夕過從。先生姓嗜酒，而尤喜劇

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故人恆忍之。晚年遭回祿，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
 子伯玉茂才——潤——為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樵先生——洛——為之追慕遺像，
 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為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
 ；『蒙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為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云亡。其時壬也
 尚重穉，未獲杖履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
 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焚樹有瓣香。
 先生之畫擅衆美，衣鉢徐（立山）華（秋岳）兼陳（玉几）方（環山）。先生鐵筆恣奇
 古，後先丁叟（硯林）伯仲黃（小松）。先生大赫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
 更磊落，一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矧有
 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闌市舍俱罹殃。
 先生三子並薨起，鳳毛麟角森光芒。一時玉樹共摧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孀女亦蘭
 萎，遺書莫授悲中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燼化籤軸縵縹緗。移家方遂卜居願，又悲老母
 終萱堂。嗚呼人生匪金石，那禁連慟摧肝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
 何豐遇何奇！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長。虎頭居士公老友，

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攜冊示我索我詠，展視佳什紛琳琅。羸庵（諫庵伯祖）旋園（接山叔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驚傷！請識所聞具如右，作歌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沈存中以爲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鄙風也。椒聊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齊風也。各各不同，又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談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可有考否？」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嬰封王，故設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

平西小說，亦未之見，更不敢置喙。後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條即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索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于道左。有人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帶盤囊，問之。具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異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郎，卽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死，風類入水卽死。而鵝、龜、蟹，則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速，馬逆風而行遲，皆物性之異也。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尊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爲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千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摩詰詩云：「客從故鄉來，端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荊公詩云：「道入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飴，乃煎米粬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酥魚繁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被貌曰「糖貌」，此熬糖爲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蔗餚，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滯，則其色味優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搗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僧國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以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于雀子水晶

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詠者，尙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甯王灼有糖霜譜。大歷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嫩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于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爲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詩書次序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尙書終秦誓。商以啓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贈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

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章，可乎？

讀書

宋裴暉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暉。」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目上爲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角立，騫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古君臣交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又凍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載斯言。隋帝李主足爲殷鑒。若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

聖人

左傳御叔曰：「焉用聖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看聖字身分本不高，疏證極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聖人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其言殊屬夢囈。鄭箴書旨，以爲武仲者，

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武仲述聖。」亦復何據？陸稼書先生三魚堂臆言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尙書「惟狂克念作聖」，「容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補釋云：「抱朴子辨問篇云：「善圍碁之無比者曰「碁聖」，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曰「書聖」，衛協張墨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曰「木聖」，張衡馬忠有木聖之名焉。」又鄉飲酒義云：「俎豆有數曰聖。」足知聖爲通譽，可旁證也。以較鄭說，于義爲長。

字分

曲阜孔谷園先生，以書名家。歿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其遠族人無所得，乃從本家乞得一巨幅，碎裁而均分其字。焚琴斷杖，情屬可嗤。然考米襄陽志林所載，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樊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莘千頭。則古人已先有爲之者矣！

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應吳石華學博——蘭脩——從事於斯，著說硯六則，茲並節錄之：「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曆後所開，內分四洞；

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鶴洞天青錄，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書，明成宏間，端石有老新之名，卽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于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兆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畛巖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巖子坑。據此則巖子坑，又卽宋之下巖也。宋下巖，塞自崇觀前；今水巖，開自萬曆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絕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爲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爲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蠶，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暈不欲結。如潛塵翳於明鏡，如墨滯著於溼紙，斯絕品矣！二，魚腦。青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而紅，下矣！三，蕉白。如蕉葉初屈，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黃而焦，藍而灰，下矣！四，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者，上也；陰而晦，下矣！青花者，石之榮；魚腦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榮無質，必傅他質而著之。傅于天青者，上品；傅于魚腦蕉白者，

無上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五，冰紋凍。白暈縱橫，有痕無迹，胃如蜘蛛網，輕若藕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線，適損毫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唐詢硯錄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內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爲墨掩，常可睹也。」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其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圓暈，卽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睛見而眼適中矣！再磨則眼去，愈磨愈大，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睛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博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宋明俱有硯貢，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錄。

瓜子夢

無錫鄒子度——忠倚——幼祈夢于忠肅祠。夢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敷之得五十枚，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第一，除符夢兆。

鼎甲同榜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丙未榜眼；第八名熊倬龍，己丑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後熊倬龍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偉，更奇。

半邊紅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却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云：「楚歌千古怨蘭蕙，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茅檐諸父老，負喧閒證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商邱宋杜仲先生——舉——撫江蘇時，曾爲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用典恰切。

陳恪勤詩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彪炳一代。而詩極瀟灑，絕句云：「隔簾幽韻上

蕉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抑何旖旎也！』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摹擬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其談諧特妙。

目出

左傳荷偃瘴疽生瘍于頭，及著雍，病目出。錢唐汪季懷——瑜——曰：『靈樞經寒熱病篇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瘍生而傷其脈絡，目無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權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爲建太白傳祠，尙唐像祀其邊。

司成受拜

祭酒受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副憲——祥墀——爲祭酒，一甲一名爲蔣陔笙修撰，卽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爲佳話。

牡丹鸚鵡

粵東黎美周，客揚州鄭氏影園，與詞人卽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虞山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疊贖之。後美周過與下，人皆呼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醺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時鄭藩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有句云：『舞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闥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烟。』一時傳誦，有黎牡丹鄭鸚鵡之稱。

到

廣東順德人，謂欺曰「到」。案史西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人，故謂欺人曰

「張到」也。

兩相對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高宗賜對聯云：「壽國晚年猶鑿鑿，呂端大事不糊塗。」
常州程文恭公薨，賜對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可謂備極榮哀矣！

先臣告養

乾隆中，先文莊公乞假養親，賜「萊衣晝永」四字扁額；又賜詩云：「翻祝遠朝晚，卿家慶更深。」天語肫摯，可謂極矣！又稽文恭贈封聯云：「花宴瓊林，溫卬舒由大」
魁秉政；堂開畫錦，王文獻以宰相養親。」亦堂皇有體。

唐公韻事

吳縣城西北有桃花隔，舊志稱爲宋韋瓘別業。唐解元寅築居于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上，及祝京兆文待詔。天啓中，楊端孝——大潑——改爲準提庵。國初，宋中丞——筆——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來，墮廢靡遺。嘉慶八年，善化唐陶山——觀——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

。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青門外橫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焉。并賦七律八首云：『綺羅絃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新；縱酒地爲澆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宅，何必逋仙有後身？燕麥兔葵芟剔盡，絳桃依舊占芳春。』第一風流自愛名，佯狂獨得聖之清；奏響不逐嚴夫子，搥鼓真同禰正平。半偈悟彈空電逝，小樓讀畫尙花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衢後數尤奇，牢落悲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灑淚，尙書紅杏舊題詞。（謂商邱宋中丞）銜碑土近要離家，拾翠人歸短薄祠；千古英豪齊下馬，况傳華胄備官司。』『荒烟蔓草曠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掃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蹟）一聯，刻之祠楹）夢墨遺編付刻藤；表墓式閭吾豈敢，名流好事寫韓陵。』『白玉樓成隔雨塵，水村山郭幾番新；未知若個眠雲處，想見當年荷錨人。蘭若舊藏題後碣，菰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舊館，合與芳園一例春。』『荒邱冥漠不書名，訪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孤月出，侵尋黃壤亂雲平。一坯馬鬣新封大，三尺雞碑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臨兜率悟無生。』『菱花重重鼎組奇，橫阡設祭慕鴉知；唐風賸有毛萸傳，楚些曾無宋玉詞。（崇禎甲申，毛子晉嘗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紀以碑。今蕩然無存。惜商邱中丞時，未曾議及）地以滄桑

沈斷礎，人於伏臘走叢祠；秋來雁稅從新占，憑仗村翁社媪司。」
「文人慧業照元燈，
（墓碑仍題「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記老僧；花鴨吟樽延客賞，石湖釣艇許吾乘。城開
更注千年漆；松茂長纂百尺藤；疑冢却嫌銅雀妓，空教賣履望西陵。」
事既風流，詩尤
雋雅，可謂韻矣！

指爪

唐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爲貴。相傳鑄錢時呈樣，貴妃指甲誤觸其模，冶吏不敢
擅易。此半月痕，即貴妃爪印也。又忝中橋李有半月痕，相傳是西施爪印。二美人俱以
指爪傳，甚奇。

粵歌

粵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折者爲善。挂折者，挂一人
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觀之。唱
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醜，情必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者
，乃爲極善。長者名「摸魚歌」，三絃合之，蓋大簇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絃索，
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

「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辨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修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早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上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弄琴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籬竹織篔簹。篔簹載綠豆，綠豆饌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賸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鷄啼鷄拍翼，二更鷄啼鷄拍胸。三更鷄啼鷄去廣，鷄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烟冷雪成堆。竹篔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贏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短夾怎得不相尋？」有云「大頭竹筒作三槓，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瞭花。」（敢好，言如此好也）諸如此類，情深詞豔，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峒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鶉同行江邊路，却滿江

水上娘身。澗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人知饒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媒竹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卽成夫婦。」俄而果合，遂成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廣東廣甯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筍者，一一躡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甯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

其山橫瓦十五里。

祥酒帘

長白祥藥圃——鼎——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傳，呼爲「祥酒帘。」

綠郎紅孃

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男，郎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詩襲詩

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節南山詩句也。「不慈遺一老。」十月之交詩句也。「孃孃在疚。」閔子小子詩句也。說見路史發揮五。此當是集詩之祖。又「母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凡兩見。可見詩人亦相蹈襲。則曹孟德之「呦呦鹿鳴」四句，其生香活剝，有以藉口矣！

隋鏡

友人得隋宮鏡，索詩。余賦二絕云：「六代繁華影事徂，菱花薜暈總模糊；不知大業深宮裏，曾見君王好頸無。」「當年粉黛此泥沙，尙指團圓樂說帝家；便使隋堤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鉤斜？」

蠅異

嘉靖間，御史三水何維柏，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小蠅，朋飛薨薨，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出郭十餘里乃散。抵京入獄，蠅集如前。見屈翁山廣東新語。夫以蠅之可惡，詩人譏之，而示異如此。可見嵩之醜惡，并蠅不若矣！

小峨嵋

錢唐楊西明——星耀——於市購得一石，高尺有半，徑倍之，質白而潤且堅，起二十四峯，形如束筍，邱壑畢具。識者曰：「此蜀產雪精石也。」蓋峨嵋之積雪凝結而成，因名之曰「小峨嵋」。楊君有詩答王淑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心忡忡。雖無負郭之田石尤婦，却有奇書萬卷詩千筒。手植海棠二十載，年來作花百萬嬌春紅。疏花細草各有態，紙窗竹屋交相通。往往夢游峨嵋與天姥，焉能舍却布被陟險支枯筇。峨嵋

之神嘉余頗癡散，特遣一峯縮入長房之壺中。壺中靈氣不可測，幻出二十四朵青芙蓉。昨在西蜀今吳東，欲與鷲嶺爭雌雄。山神或恐爾損失，不如及早歸宏農。主人得之大喜歡，置之廣徑傍古松。恍疑來自龍王宮，水氣沁入雲濛濛。又疑三代以前古積雪，雖有扶桑烈日鍊不融。徧身苔蘚青三冬，獨有一峯不染如禿翁，其餘衆峯環抱如屏風。一峯蜿蜒起伏如游龍，一峯微露圭角無尋蹤。疑是排衙石，羅列埋荒叢。又疑吼山觀魚之奇境，中央臨水萬頃涵清空。此乃峨眉分支，排衙吼山之變態，奇妙只可歸天工。雲間王子亦好事，走馬出郭遠過從。相與合掌各拜倒，自謂如此奇石真難逢。明日寄詩煩奚童，編磊落落與頗濃。我豈海嶽君坡公。君家飛泉之石，我昔寓目殊玲瓏。（叔亭有英石，名飛泉，余昔賦詩）自昔宋人寶燕石，只可譽之綠珠歸石崇。世俗茫然不顧等蒿蓬，石兮石兮吾將與汝成始終。」詩頗恣橫。

二 劉妃圖

宋高宗有二劉妃圖。潘悅題詩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語含諷刺，而詩特清婉。

沒字碑

謝太傅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墓碑無字，積德醜行，不屑書也。
〔檜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一執筆者，見僧德鄰佩章齋集及彭大翼山堂肆考〕商一
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集慶寺

寺在靈隱寺之東，宋理宗間貴妃香火院也。初建時，貴妃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
屋材。僧元肇，號淮海，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移松
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朝，香火極盛，與靈林相埒
。相傳二十八諸天首中，各有寶珠一粒，乾隆中爲一海甯人取去。自是山門頓衰。今惟
斷垣四面，古佛一龕而已。

十五魁巷

十五魁巷，宋名「石烏龜」巷，舊有寶奎寺。宋相喬行攜錢第，後捨爲寺。喬自嘉
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池，聊爲卒歲之樂；無
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見齊東野語。

夢中反切

唐張鑑爲工部尙書，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云：「任調拜相。」寤而尋釋不解。外甥李通禮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是也。」俄而白麻果下。見薛用弱集異記。此等圓夢，真是匪夷所思。

一把雪一把連

韓世宗在軍中，獨騎馳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穩捷善走之人也。見王神道碑。一把連，明宮中近御太監。凡入侍，則抹布小刀，一一佩帶，以備上用，名一把連。見葉某明宮詞注。

軟玉珪

李鹿苹協揆，舊藏軟玉珪一事，可以屈伸，如玳瑁明角者然。協揆開府粵東。一夕，署不戒于火，珍寶悉爲燬燼。此珪恩促取出，因觸物碰去一角。嘗考杜陽雜編，唐代宗于興慶宮複壁，得軟玉鞭。蓋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鑿鍛斫，終不傷缺。據此則觸而碎者，尙非寶物也。

姦雄喜怒

秦檜子烹狀元及第，李文肅賀以啓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書兒，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見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汪彥章賀以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見沈作誥寓簡。同一頌揚，而言對仗，則汪尤勝于李也。袁雄喜怒，其不可測如此。

妒女泉

劉氏妒婦，津人人知之。唐張泌妝樓記云：「并州有妒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云是介之推妹。」則真無稽之談矣！

三敬仲

齊高僎諡敬仲，公子完諡敬仲，管夷吾諡敬仲。三人同諡，蓋皆小心謹慎，不矜才使氣者。然而卒成伯業，九合一匡。諸葛自比管仲，其出師表云：「先帝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本於謹慎者也。

公在乾侯

左氏解經，惟「鄭伯克段于鄆」數語，如老吏斷獄，字字風霜。其他則長於敘事。

而略于詮義。至「公在乾侯」兩傳，尤屬差謬。昭公由齊而居鄆；鄆潰而適乾侯。鄆，魯地也。於鄆言唐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適君之勢也。乾侯，非魯地也。於乾侯言在者，明以爲如不在也。此無君之心也。誰尸其位，誰奪其權，一字之誅，嚴於斧鉞。而左氏乃曲爲之解。一則曰，「非公，且微過也。」再則曰，「言不能外內也。」三則曰，「實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於魯侯苛三尺之條，爲季孫開一面之網，長亂蔑倫，孰大於是？且安見宣十二年之公在乾侯，爲不能外內；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爲不能用其人乎？然則左氏之說，第回護其所作之傳而已！烏足以善解經也哉！

牛壙死軒

古今人多有營生壙者。余曰：「可對死軒。」宋畢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

古今異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櫛，今則移而至于候潮門矣！」

「又言「居人多于天竺祈夢，求功名者尤甚。今則移而至于忠肅廟矣！」（參餘杭門即

武林門也！）

鐵槍

王彥章，號王鐵槍，今其蹟猶存。又舊五代史王敬瑄傳，能用鐵槍，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鐵槍也。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嘉慶中阮芸臺協揆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號張鐵槍。協揆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隲太守，倬字儀徽。協揆以此人薦之。故太守之緝捕，有聲于江南。

詩家

陶篔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差之，名曰「詩家」。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以宋比周

陳孚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香山黃宗大——幾——論學云：「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見略同。

黎女

黎人婦女，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是也。

廚孃

廖肇中江行雜錄，言京都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委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就中廚孃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糜費也。大約此風後來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冒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繪園。先期延一有名廚孃。至問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將何是從？」問其所以異。曰：「席之上者，須羊五百隻；中席三百隻；下席一百隻，他物稱是。」主人曰：「上太費，下太簡，中可也。」如言備物以待，願觀其如何處分。及期廚孃至，從者以百十計。已則珠圍翠繞，高座指揮。諸人奔走刀砧，悉仰其頤氣，先取三百之羊，每隻割下脣肉一斤備用，餘皆棄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於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聞者錯愕。其奢濫如此。

骨董鬼

凡作骨董之業，吾杭人目之爲鬼，以其將假作真，化賤爲貴，而又依權附勢，必憑藉乎貴人。蓋以鬼域之謀，行其鬼狐之技者也。姑就其六者言之。宋徽宗立「花石綱」，而以朱覲統之。凡民間之一草一石，悉輦歸內府。故江南士庶，以家藏異物爲不祥。（見宋稗類鈔）則朱覲者，道君之鬼也。高宗好搜訪古玩，恨末辨真僞。畢少董——良史——載古器書畫赴行在。帝大悅，月給俸二百千。後權知東明縣，又搜求古書畫載赴行在。人呼爲畢骨董。（見三朝北盟會編）則良史者，思陵之鬼也。賈相當軸，收古銅器法寶。所鑒畫有悅生堂小印，皆譚玉辨驗。（見三朝野史）其書籍，則門客廖瑩中爲之刊校。（見癸辛雜識及居易錄）案醫書者，人亦目之爲鬼。則譚廖二公者，秋壑之鬼也。韓侂胄建閱古堂于臨安，其圖書皆向若水所定。若水卽以蘭亭殉葬者也。（見癸辛雜識及硯北雜志）則若水者，平原之鬼也。嚴世蕃建聽雨樓于京師半截胡同，歲索珍玩書畫，其門下湯勤實鑒別之。卽戲劇所謂湯裱糊者。是則湯勤者，東樓之鬼也。其他比比指不勝屈。此輩炫人，往往創爲不經之論，而言彝器則必商周，言磚瓦則必秦漢，言字畫則必晉唐。喪志耗財，莫此爲甚！謂之曰鬼，其實并鬼不若也。或曰：『若輩所售，

皆前代手筆，及邱壘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謂之鬼。」於義亦通。

蟲達印

昨歲游湖上，汪小米攜示小玉印一方，上鐫「蟲達」二字，云：「一揚州人藏之，寄索題詠者。」案蟲達，係漢高功臣，亦封列侯。然漢書一見而外，他無可考。自來名士鉅公，其手澤流傳，或贗或真，業已充棟。因尋此極閒極冷之人，造爲古蹟，以誘重價，使人諒其萬萬無作僞之理；而不知其正以作僞也。山鬼仗倆，一何可笑！

高穎樓

憶在塾時，錢清高穎樓先生——第——以自輓詩及告存詩，寄徵先君題詠，蓋訪隨園老人例也。業師何星橋夫子——娘——謂余曰：「穎樓殆將死矣！」余作而對曰：「此等風流，本不可有二。矧文人游戲，厥事正多，何必作此印板文字，以唐突先輩耶？若竟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未讀禮乎？王制云：『八十告存。』簡齋先生，年臻耄耋，故用此二字。今穎樓年未盈四十，而亦爲此，是禮孟矣！其能久乎？」俄而果卒。

相似

曹孟德之「橫槊江上」，似温太真之「擊楫中流」，頗有義勇氣。韓平原之「定議代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頗有英雄氣。秦繆醜之「自操篋奏」，似陸宣忠之「手繕諸章疏」，頗有忠藎氣。賈秋壑之「幅巾鶴氅」，似葛公之「羽扇綸巾」，頗有瀟灑氣。桓元子之「挂袍石上」，似羊太傅之「流涕山頭」，頗有名貴氣。嚴介溪之「讀書山堂」，似范文正之「斷齋僧寺」，頗有苦節氣。王介甫之「因坵詩書」，似朱晦翁之「寢饋章句」，頗有道學氣。馬貴陽之「半壁笙歌」，似文信國之「故鄉聲伎」，頗有豪邁氣。然而非其人，則謬以千里矣！

加高

今杭俗飲于酒肆，令當壇換酒，率曰「加高。」案耐得翁都城紀勝，酒樓名爲山一山二山三。牌額寫過山，謂酒力高遠也。

問宅詩

余因先人官事，羈滯嶺南，夢繞象山，益生惆悵。故鄉人之流寓于此者，酒邊談次，以余住宅爲問。因成七絕答之云：「花市營邊并字樓，竹竿長巷巷頭頭；到門卻請君回首，湖上青山點點秋。」「當日先臣綠野堂，（文莊旣貴，始卜居于此）而今零落騰

荒莊；試從和合橋頭望，望見儂家薜荔牆。」（宅中牆四面皆薜荔，近更蔓延，垂出牆外）『木瓜香過木樨生，（堂前後有木瓜樹一株，老桂七株，皆百餘年物也）花草平泉舊有名；閒說玉山堂外事，對門有客淚柴荆。』（玉山草堂，願瑛讀書處也。余家爲願且菴侍御舊宅。今其裔孫適安先生，尙住對門）『酒社詩壇蹟已虛，當年裙屐樂何如？瓶花紫竹都無恙，幾個兒孫讀舊書。』（余家書屋，顏曰「兩般秋雨齋」。先高伯祖菴林編修，嘗偕陳太僕句山，厲徵君樊樹，吳尺島璋，丁龍泓敬，金壽門農諸先生月課詩社。不則集瓶花齋，或紫竹山房。瓶花齋，尺鼻先生齋名。紫竹山房，句山先生齋名也）『花記籤名樹記牌，雲林斤石薜痕埋；（山舟學士，姓極愛花。凡蘭菊諸品，悉手自標題，以待來年識認。所居曰「假山館」，其山乃一張性名手所堆者）至今門外行人過，猶指襄陽寶晉齋。』（海棠庭院極清幽，我祖當年著作樓；插架尙餘殘稿在，何人更續魯春秋？）（先祖夾庵府君，著左通一書，未竟而歿。共分八門。今所刊者，補釋一門耳！）青青三徑最情牽，北徹南帆絕可憐！爲語故鄉知己道，江湖憔悴十三年。」（屋後猶餘園一區，有松有竹有粉榆；這回歸臥柴門去，添種梅花一百株。）」

卿試命題

吾浙鄉試，例不出大學題，以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犯者，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一章。其理有不可解者。

曾點

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曾點係聖門高弟，豈無故而發此狂興？必當時居喪無哀戚之容。喪多僭越之禮，故爲此諷諭，亦主文譎諫之流也。王青羅云：「孔門多樂道。然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可謂名言。

仆碑

仆韓愈准西碑而用段文昌，韓遂以仆碑得名。仆鄭樵南園碑而用陸務觀，鄭反以仆碑免禍。人之有幸有不幸，亦文之有幸有不幸也。案南園記，韓本以屬楊萬里，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乘，配不可作。」韓悲。楊遂臥家十五年。見餘冬序錄。據此則楊之高見，勝陸遠矣！

招牌對

紀文遠公，嘗集京師招牌，爲對甚夥。如「誠意高香，細心堅燭」，學（經蒙並授）店（僧道俱全）之類，俱極工整。案老學菴筆記，載臨安扁勝對，有「乾溼腳氣四斤丸

，僞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翽，四代僞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兩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可謂無獨有偶。

西江古蹟

都督閣西江壻滕王開序，是其宿構。得王子安作，遂匿而不出。可見古人服善，意其文亦佳作也，惜稿不傳。潯陽江琵琶一曲，千古豔稱。然此婦姓名莫攷。蔣茗生太史絃秋傳奇，以爲花退紅。想亦寓言十九。余過西江，作二絕云：「落霞孤鶩歎奇才，紫蓋青旗暗奪胎；可惜當年佳壻稿，不曾留付後人來！」「夜半琵琶發曼聽，青衫有客淚縱橫；空江一個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至吾杭，有以九爲數者。嶺南及江西甯都，則以十之一爲數。魏禧謂前之十年，必加一而成；後之十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也，于禮爲宜。

桃金孃

「桃金孃」，粵中花草也。花似梅而微銳，色似桃而倍赤；中莖純紫，絲綴深黃；

凡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粵歌曰：『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娘。』案「留求子」，卽「使君子」也。

書地

今人詩文酬答，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爲嶺南。攷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爲「廣南東路」，廣西爲「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爲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爲嶺南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爲海北道，瓊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爲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爲法。

女侯

漢 隆安侯，高帝伯兄妻邱嫂也。臨光侯，樊抗母呂嬃也。婦人封侯始見於此。

九折臂

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詞惜誦章，『九折臂而成醫兮！』蓋文異而義則同也。

少君

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繼祖——曰：『少君卽小君，猶小卿爲少卿（昭十三），小寢爲少寢（哀廿六）之類。杜氏世族譜，以少君爲南子號，非也。（秦黶賸有殺母之心，故輒有拒父之事。亦業報也！）』

丁鶴年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號友鶴山人，家維揚。』後周官南京時，以詩寄揚州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集耆老問之，方知丁鶴年，卽友鶴山人，元末隱居；建文時沒於成都。王以此復周。見堯山堂外紀。夫從來前身之說，或由自悟，或由人指點，未有以己告己者。豈佛家所謂身外身耶！

縣郡

漢書地理志，「始皇變封建而爲郡縣」，顧氏日知錄，歷引左傳國策史記以駁之，謂郡縣不始于始皇。不知當時諸侯私立郡縣，大國有之，小國則否。至胥天下而爲郡縣，何嘗不始于始皇？不過其名不自秦始耳。不然，班氏豈未讀古書者耶？（春秋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郡大而縣小，魏惠王後七年，上郡十五縣是也。見大事記。又逸周書作雜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據此，則郡縣之名，自周初已然矣！）

老伯

今人於父執率稱老伯。舅氏華春濤先生——岑松——則必比較年齒。長於父者曰「老伯」，少于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昔米元章與人一帖云：「承借贍員，其人不知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可也。記此以博一哂。」

左氏錯簡

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爲原大夫，狐溇爲温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

趙衰當爲原太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見高郵王伯申師經義述聞。

左氏創解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雖身敗軍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師解曰：「王已傷矣！尙安能殿？」亦「當爲「不」字；形相似而誤。言王之餘帥，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若作亦字，於上下文義皆隔闕矣！」莊十四年傳，「寡人出，伯父無寡言。」杜注，「寡言，無納我之言。」師述庭訓曰：「寡言，謂不通內言于外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內外之言，即所謂無寡言。」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懸藐。」顧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大也。」惠定宇補注曰：「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師解之曰：「杜以藐爲懸藐，諸爲諸子。以是懸藐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藐，小也；孩，小兒笑也。」俗本脫一孩字，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卽者字也。諸者，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

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卽或者。爾雅釋魚，「前舍諸果，後舍諸獵。」諸亦者也。魏諸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耳！）（傳三十二年傳，「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注，「以其深險故。」師解之曰：「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爾卽死，必于殺之嶽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汝於是。」事與相類。）宣十一年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楚大夫縣尹，皆僭稱公。」師解之曰：「縣公猶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貴官無如令尹司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齊縣大夫亦稱公，則非僭可知也。不然，則公尊于侯。齊君但稱侯，而臣乃僭公乎？」（成三年傳，「荀馨之在楚也，鄭商人將置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褚爲何物。師解曰：「褚，裝衣也。」玉篇，褚，衣之囊也。）說文繫傳，褚，囊也。（集韻）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曰：「褚，音也。」呂

氏春秋樂成篇，作子產貯之。褚可裝衣，亦可裝物。說文，貯，模也。又曰，模，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通。」俗文曰：「裝衣曰貯。」則褚貯貯貯，並字異義同。褚，可裝物，亦可裝人，故商人欲置褚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專與此類。」咸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或如字。「師述庭訓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從讀爲蹤隨之蹤。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義始明白。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曰不復徒。三句相對爲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整旅，亦指徒衆而言。』此以上七則，並詳經義述聞。竊愛其創解，謹節錄而恭識之。」

梅花詩

山谷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別有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以棄此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說見茗溪漁隱叢話。細玩二聯，

各有妙處。然今人但膾炙前二句，而不及後二句，何也？

詠鹽詩

曾見「詠鹽」詩二句云：「調成天上中和鼎，養出人間富貴家。」甚新。惜不知爲人所作。

胎生

世傳鶴胎生。其實鶴有卵，非胎生也。惟鷓鴣却是胎生，見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小說家多豔稱之。案南京舊院妓，有秋香，後從良。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玉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是蓋又一秋香也。

苗夫人王夫人

唐張泌妝樓記云：「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皋。」婦人之貴，無如此者。然碧驪郎君，延賞不識而夫人獨識之。則其草鑿，又

有食絕千古者，非尋常巾幗可比也。又元載敗事，其妻王夫人博聞強記，朝廷欲令爲宮中女史。夫人曰：『十六年太原節度使女，二十年宰相妻，誰能更記得長信昭陽之事？』主司上聞。俄亦賜死。其氣節，亦高出乃夫上矣！

蔡氏兩狀元

蔡宗伯升元「傳臚」詩云：『入對彤廷策萬言，句臚高唱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蓋一謂蔡公啓傳也。一時傳誦焉。

摸龍阿太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墮溪，手摸石滑而蠕動。負姚上，兩目如鏡，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知爲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呼之謂「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乾隆乙未，朝考詩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先生句云：「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閱卷者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于是衆議始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朝士贈詩絡繹。昆陵程文恭公——

景伊——一絕曰：「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青姑逢織女，漫云人似隔天河。」蓋調之也。

洗福祿

常燭風俗，臘月二十六日浴，曰「洗福祿」。二十七日浴，曰「洗歌啣」。歌啣，即被除之意也。

響鈴墳

嘉禾梅里，俗傳南宋王妃時雲卿墓。人上其冢，有鈴聲，名響鈴墳。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云：「紈扇珠襦一夕捐，松楸今屬野人田；可憐委骨埋香日，已是殘山賸水年！」玉鈎一樣怨秋螢，此地猶傳有響鈴；絕勝寒瓊拾幽草，西陵夜夜哭冬青。」

溫銅刀

漆其以銅飾之，銅其莖以銀鏤之，莖得周尺七寸六分弱，身長三其莖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莖不寒，故名「溫銅」。傳爲明戎政尙書陸公——完學——遺物，思陵賜也。

汝南許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肴二碟醴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詠。

朱錦山

錦山，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手口及頭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海戰等聲，亦臻其妙。自言，嘗給事故相邸中，敗後辭去，復還吳中，以素業糊口焉。近廣東亦有所謂鑼鼓三者，可謂與之相類。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緣山構屋，名曰層園。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圯。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家人沈德昭修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爲券藏于家。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燕臺小樂府

京師奢靡，甲于天下，而詐僞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小樂府五首。「梨園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陌巷，此時脆管出籬櫺。籬櫺掩映綺妝束，場屋

頻頻滾絃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歡聲滿，就中誰得秋波轉。曲罷翩然下坐旁，猶留粉暈與脂香。憑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搆得人如玉，自古藏春最高閣。閒泛鴉兒弄學尊，不容鷓母窺籠幙。承顏伺色再聰明，射覆藏符靡不精。欲卽偏離拋又近，若無情處動人憐。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夢裏溫柔鏡裏人，甘心竟爲他憔悴。憔悴青衫與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底秦宮活，誰念車傍范叔寒？」「賸骨董」云：「世間何者爲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爲真靈？日星河嶽寶聖經。彼食肉者何僧父，以假作真新作古。遂使市井售利徒，窮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罍，阿房宮輒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戴嵩老牛韓幹馬。湘簾棊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虞夏，平視羣材高索價。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言用器惟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羲皇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足惜？君不見貧兒乞食善解嘲，原憲之杖頭回瓢。又不見奇珍從古無世壽，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熱車」云：「雷聲著善長安街，九遠大路揚塵。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旁之僕秀且明，窄襟禿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

閨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輪蹄爲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離羅綺開筵地，會向
 甌甌選色場。色圍香陣銷魂劇，鎮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
 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看他襪襪行。直爲炎官效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縑塵我亦驅馳
 客，敝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聘而先者
 毛羽豐，真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爲雞口，爲牛後，跋而及者牛馬走，未免歎車如雞棲
 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候開無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寶，開
 在當時轉如草。挽回造化保有之，斷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
 。不須翦綵方隨宮，不須羯鼓颺春風。頃刻千紅兼萬紫，雲羅霞錦開重重。京師女兒美
 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鮮耀日。頗有羅帳夜橫陳，暖炕薰
 籠熨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舊，玉骨香腮可憐瘦。自
 是英華早發舒，面痕容易覩何皺。矧茲弱力植無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縱有十重金步障
 ，難留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
 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過妍。若使名花都有壽，何人肯費買春錢？』「八
 角鼓」云：「十棒花奴罷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甌甌，演說亡是象子虛。

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藪。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風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廳舞劍器。有時累丸擲空中，痾瘻丈人承蠲功。須臾座中響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盡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費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詭新諧倍有情，禮歌豔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鐵馬

簷鐵曰「鐵馬」，向不解馬字之義。偶閱唐馮贄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帝爲作薄玉龍數十片，以縷綫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馬。」

家書署姓

山舟學士，嘗見諸城劉文清相國與其父文正公家書，末畧款云：「塘百拜。」

「趙味辛司馬，曾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蓋當時風尚使然。今若效之，便譁然矣！」

馬闌子

今人以皮爲交牀，名「馬闌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便於取挈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遠行携之如摺疊倚，蓋卽此之權輿乎？」

陽明公之學

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爲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畧高明，而議者極意詆訶。至謂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賊，而亡于陽明，是何言歟？黃梨洲云：「今之敢于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是猶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笙磬同音

沈无咎，字子慕，烏程人。少工詩，性疏傲，嘗以鬻魚爲業。所居有漁莊畝許，得魚則跣足入市，需值不二言。又善結綵珠爲燈，挾燈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門。商索聞其名，還其燈，以白金一鎰爲贈。无咎大怒，委金於地曰：「若較價值，吾不怪；

牧豬奴何知，而令我受腥膻物耶？」毀其燈不顧而去。客武進，一時士夫多與之交。其詩名夢花集。女子湯朝，武進呂氏侍兒也，字蕉雲，亦能詩。見无咎詩而好之，因題四律以示无咎。遂聘爲妻。於是朝詩益進，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磬同音」。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爲粵倡。其學一宗廉洛。姜進士鱗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白沙初應聘至省，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計。井市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入京授翰林院檢討，以養母還山不仕。憲廟升遐，哀詔至，先生賦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家居嘗戴玉臺巾，（玉臺，山名，巾象之也）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裏影，至今猶帶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其風流如此。白沙弟子六百餘人，以林緝熙——光——爲最。白沙歿後，湛文簡——露——祀之於衡山嶽麓精舍。其後文簡卒，因以配享焉。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胡舞」，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不能詩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非不能也，不過稍遜于文耳。唐張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則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唐張鷟耳目記。

六和塔

吾杭州于開化寺塔，曰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宋紹興二十六年，僧智曇重建。案四朝聞見錄，衛逕，字清叔，自僉募奉召而不入國門，翺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沆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合之轉音，今北人口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係元僧楊璉真伽哀宋陵骨而成，實非也。哀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卽此詩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已剝去之矣。

「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傳自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則在大內，是又「白塔也。」

姬姜被難

宋共姬待姆不至而死于火，楚貞姜待符不至而死于水。婦人之義，守禮大於避害。二夫人之專相同，皆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後之議者，謂其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誤矣！

名之顯晦不同

郭翼雲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張穠，乃錢唐妓，頗涉書史。拓景之役，俊發書囑以家事。姬引釐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施彥執北窗彖課，「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切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先生名詭，號冲晦）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冲晦，盛稱梁紅玉，而不及張禮，亦有幸有不幸也。

王墳豆

九隴山下有隙地焉，相傳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爲孝惠太后之父，舊稱邵皇親墳，杭人譌爲邵王墳。其產地蠶豆甚佳，俗呼王墳豆。此可與東陵瓜，同作邵氏典故。

鷓鴣米

漁洋山人居易錄，『戈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異常。問米所從出。云：「四川以歲例進貢者。米生于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散去，來年則更取之。」』其事甚異。先伯祖諫庵先生有「鷓鴣米」歌云：『鷓鴣鷓鴣吾問爾，爾何不學雄鷄自斷尾？胡爲苦喚行不得，猶護尾中二粒米。鷓鴣向我鳴鉤執，請對以臆知是不。白鷺綾，青鳳裘，鶴鬢翠翎雄雉頭。徵取羽毛助文采，山林搜捕遭危殆。可憐更有觸網羅，燔灸煎烹調鼎鼎。豈若米自尾中生，不勞播穀頻催耕。各以二粒充玉食，香淨突過長腰杭。但使年年來去無羈縛，予尾脩脩予亦樂。』

諱

書傳之論諱，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與盧抱經學士論諱書，及書諱辯後二篇，極賅博精核，爰敬錄之。書云：『佯來辱書，是前月十日所發。毘陵至杭僅六百里，奚遲滯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諱，引據精核。先生之論詳矣！然竊有疑焉。即以

天子諸侯言之。周襄王名鄭，而不聞鄭國改封。魯廢具敖二山，而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而其後有大夫齊惡。何以不諱？齊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孫平公名成。舉諱則犯名，諱名則廢諱，宜如何諱？且有子孫與其先世同名者。高圉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晉惠公名夷吾，而靈公名夷皋；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蔡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公名姑容，而文公名益姑；莒渠邱公名朱，而犂比公名買朱鉏。若夫武王，一代之宗也，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茲與期，莒之祖也，而後世有茲平公及展與庚與。季勝，趙之祖也，而春秋有趙勝，戰國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陳完，田齊之始祖也，而陳成子有兄曰完。凡此豈得援舍故諱新之例，以爲詞耶？又有以祖父之名爲氏，如杜世族譜，鄭氏族略所載者。則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復諱，亦不必入門而問矣！是皆愚昧所未解，願先生再誨之。」書後云：「舊唐書譏退之辨紕謬，豈以李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耶？王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慚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舉進士，遂致輒軻。」乃知毀賀者，微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

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裴氏集解，「車通，避漢武帝。」則不諱輻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不同音。（杜度見晉書衛恆傳，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聲，且犯高宗正諱。卽憲宗時，高廟已祫。不諱而諱，辨中似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皙。字文化及逆黨孟秉，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非孟景。以秉與曷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璿璣玉衡，以璣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濟勢秉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諱，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于父名樂，終身不要絲竹，不游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退之此辨，殆借以諷世歟？至周密齊東野語引諱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修。」今文無之。此乃顏氏家訓風操篇語，弁陽老人誤以爲韓文也。」

解經可噓

羣儒羽翼經傳，而間有極可笑者。桓六年經書「實來。」杜注，謂「承上五年冬，公如曹，故曰實來。」此解原屬牽強。蓋從闕文之說爲是。而家氏鉉翁引子皮實來，羣伯實來爲證。以爲天王使人下聘，毋論聖人不作此諛詞隱語；且作經未成，而反引未來之

傳以爲註解，有是理乎？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爲成公夫人，穆姜爲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獨疑其詞，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成夫人歟？宣夫人歟？而何休直以齊姜爲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見爲姑；穆姜後卒，理宜爲婦。」夫姑後婦歿，婦先姑逝，亦修短之數，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經，殊屬可笑。又魯定公母不書薨，遂引仙傳以爲服「五加皮」致不死。羊舌大夫以盜獻羊埋頭，事發掘舌爲證，因而得姓。可謂不經之談。

封神傳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亦由此也。

眞字

十三經無眞字；蓋正字，卽古眞字也。正鶴，正月雨，無正皆是。今廣東各藝招牌

，如教識正銀，正山水，皆不作真字，尙有古風。又經書中假字，皆可假借解。蓋真假二字，古悉用誠僞也。

書卒異詞

凡人死曰卒，曰疾終，曰溘逝，曰厭世，曰棄養，曰長逝，曰捐館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棄堂帳。」顏魯公徐府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又曰「啓手足。」獨狐及獨狐夫人韋氏墓誌，「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權德輿杜岐公誌銘，「十一月辛巳，啓手足京師安仁里。」梁肅星甫縣尉誌銘，「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宋李宗諤石保吉碑，「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又曰「隱化。」陳子昂爲其父元敬誌銘，「隱化于私宮。」又曰「遷神。」柳宗元崔敬誌銘，「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駕。」見唐許長史舊館壇碑。曰「遁化。」見顏魯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遷神。」見李志陳唐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塔銘。曰「捨壽。」見唐濟度寺尼法願誌銘。僧卒曰「遷形。」亦曰「遷化。」見禪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徒法無益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酒之禁，何至其嚴如此！蓋其時朝歌化紂之俗，醜酒太甚，故特設厲禁以止之。所謂刑亂國用重法也。明洪武初定例，凡吸烟者殺無赦。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亦以此爲鴆毒，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蕪而戶杭奇矣！竊謂鴉片之禁，近日愈嚴而行愈廣。余謂不及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菸旱蕪而後止。地日產其戕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傷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刪詩

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論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非孔氏手定也。又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孔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說亦有未可盡通者。如茅鴟，河水，新宮，檇之桑矣等篇，獨非賦詩也乎？今則全篇逸去。其他「素以爲絢兮」一句，「唐棣之華」四句，見于論語。「兆云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愔愔」六句，見於左傳。「昔吾有先正」五句，見于小戴記。緇衣篇「魚在于藻」六句，見于大戴記。用

兵篇「國有大命」三句，見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無詞；「狸首」亦然。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刪動，亦未見其允當。大約或篇或章，均係舊逸；而單詞駢句，尚錯雜于簡端。孔一定詩時，則章刪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謂古詩三千，而刪存止于三百，則馬遷傳聞之誤，前人辨之詳矣！其說殊不足信。惟墨子公益篇有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諸子之說，固不足盡信，然鑿鑿言之。不知卽此三百篇耶？抑別有所謂三百者耶？

麈蚤

禮記不麈蚤，舊注訓麈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其說殊屬晦澀。杭堇浦太史——
世駭——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麈，不敢搔爬，所謂手容恭也！蚤與搔，古字通耳。』似較舊說，于義爲長。

韓公怕蘇公笠

廣東潮洲婦女出行，則以皂布丈餘蒙頭，自首以下，雙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遺製也。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笠周圍綴以綢帛，以遮風日，名曰蘇公笠，眉山遺製也。二物甚韻。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宜男，此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稱伊尹之任，辨伊尹之志，論伊尹之出處，明伊尹之見道，統七篇之中，屢屢言之。而孔子口中絕未論及。牧野之師，桐宮之放，事爲其翹，功罪俱難言之也。聖人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盡信者。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水晶爲千年老冰。」然此物出于廣東潮州，潮州烏得有冰？且有黃晶紫晶綠晶茶晶墨晶髮晶之別，其非冰也明矣！考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裂出水晶。」則是石中所產無疑。又案劉貢父與一弁員同座，偶言及水晶，係是何物。貢父曰：「不過多年老冰耳！」冰兵同音，蓋戲語也！本不可以爲據。

市井食單

豬耳朵名曰「俏冤家」，豬大腸名曰「佛扒牆」，皆蘇入市井食單名色。

殿寺新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樣，而光武洛陽有「御飛殿」，見七修類稿。寺名多取安禪祈福字樣，而蜀中成都有「相思寺」，見香祖筆記。

念珠鐘聲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此名數珠，乃引接下根產果修業之具也。瓦釜漫記，「念珠凡一百零八枚」。蓋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其曰「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鐘聲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義。而擊之之法，各處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紹興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師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

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張獻忠攻渝，見破山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若唐僧人某，「但願鴉生四脚，鼈著兩裙。」人以爲俊語。又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灑脫。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

任翼聖

任翼聖憲副——啓運——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極慮，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一霎，八卦劃然開朗始甦。蓋如臥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兆麟——有竹齋集。

武弁臨終詩

明杭吳東昇，武弁也，年八十卒。臨終詩曰：『囑咐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信山家吉與凶。』杭人奢于喪而緩于葬者，當奉此詩爲金圭玉臬。

膽異

諸物之膽，皆附肝不動。蚺蛇之膽，隨日而轉，分上中下三旬。熊膽隨時而轉，分春夏秋冬。象膽隨月而轉，分十二建；蓋象具十二肖肉，如正月建寅，膽在其虎肉是也。

聚珍版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爲活字版，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銅爲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頃廣東新製活字版一付，以黃楊堅木爲之，現已有二萬餘字，隨時增益，大約至五六萬字，可以足用。吳石華——蘭修——曾勉士——劍——兩學博，僊墨農孝廉——克中——主司其事，將來可成一鉅觀也。

優劇

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諷，作爲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秦檜當國，和議已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于朝堂假寐，誤墜其巾，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于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于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釧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

「此名『二勝鑲。』」一人直前將隻鑲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鑲，丟之腦後可也。」韓侂胄當國特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史彌遠當國，威福日盛，凡有褒錄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劇，一人扮顏夫子，喟然而嘆。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余謂伶人之慧心壯膽，固屬可嘉；而諸帝之側聞諍諫，如贖如聾，何也？

鮮魚生蔥

東坡仇池筆記，以徐問翼啖鮮魚生蔥爲異人。古人蓋未知食鮮之說。所謂鮮者，特乾魚片子耳。今則南中以鮮鮮爲佳品矣！至生蔥之味美，實過于熟蔥；北方人人啖之，南人亦十有五、六，尤不足奇也！

戴記

讀戴記刪喪服，本無此法。必不得已，檀弓三年問二篇，不可刪也。

富貴詩

作富貴詩，而用金玉珠璣字樣，此大忌也。宋李旣方句云：「書標卷數金泥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寒乞之相，反令人不可耐。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題云：「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杌而不坐焉？」又敘劍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譚。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周，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別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卽出此秘解也？」

三陣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名半千。初應天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織，得地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

和陸，此人陣也。去此三者，其何以戰？」高宗深加歎賞，對策上第。見唐劉肅大唐新語。愚謂此數語，不但詞理正大，兼有以消其握奇逞譎之謀，而動其休養仁愛之念也。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道家敕語也。解之者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以爲比。」然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辟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給內侍……。」此檄藥師成得之以入石。然則急急如律令，乃漢之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沿用五字；道家得其祖述耳。

逼人太甚

「卿宗與崔杼遠近，如明公之于陳恆，天生此一對篡賊；卿宗與蕭何遠近，如明公之于曹參，天生此同時相國。」此不過一時相諶之詞耳。若陸機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云：「如君子盧毓盧瑑。」此則逼人太甚矣！宜其買禍也。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儉。」可謂捷給矣！

燒尾宴

燒尾之義，向但知，「鯉魚將化龍，過龍門惟尾不化；天火自後燒之，乃成龍去。」又一說云：「燒尾者，虎豹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二說不同。又燒尾宴，唐書大臣拜官獻食于天子，名曰「燒尾宴。」而小說所載，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譟之，名曰「燒尾宴。」」二說亦不同。

輓聯

輓聯不知起于何時，古但有輓詞而已。卽或有膾炙二句者，亦其項腹聯耳。石林燕語，載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爲相四遷，皆在熙寧中。蘇子容輓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此則的是輓聯之體矣！

硬記

小兒讀書，勉強背誦，名曰「硬記。」亦可謂之「熱記。」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縮骨癆

葛秋生姑丈，以病瘵卒，身首漸小。醫者云：「此名縮骨癆。」其病罕聞。按宋彭

乘墨客揮犀，載「呂縮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此其是歟？

燒香

尚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攷之禮焚柴秦壇，周禮升煙燔牲首，則是祭前燔柴升烟，皆是求神定儀，初無所謂燒香之說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近人崇釋氏，多好用香。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焚香以示潔淨；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行三上香禮，郡邑或有之，朝廷則無是。宋時猶存古也，今則又不然矣！

王荆公

公久居樞要，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疏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仁廟嘉納，此官直是沒得說。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蕞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蕞。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蕞本姑蕞，定十二年敗諸姑。」

蔑是也。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二十四年傳，孝惠娶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爲隱諱明矣！」愚按此說不然。諱有改文而無刪文；况爲地名，尤無筆削之理。且歷考春秋，莊公名同，而十六年書「同盟于幽」；二十七年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五年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六年書「戊申，隕石于宋五」；「壬申，公子季友卒」；「丙申，鄆季姬卒」。二十一年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書「壬申，公朝于王所」。成公名黑肱，而十年書「魏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襄公名午，而六年書「壬午，杞伯姑容卒」；十年書「甲午，遂滅偃陽」；十七年書「庚午，邾子貜卒」；十八年書「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六年書「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壬午，許男甯卒于楚」；二十九年書「庚午，衛侯衍卒」；三十年書「甲午，宋災」。定公名宋，而元年書「晉人執宋仲蔑」；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某于召陵」；六年書「晉人執宋行人欒黶」；十年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奔陳」；宋公之弟辰暨仲陀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書，「宋公之弟辰及仲陀石彊公子地，自隕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

「衛趙出奔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十五年書「鄭罕達帥師伐宋」。俱直書不諱，何獨于隱而異之？若云隱爲首公，亦諱始祖之意。則紀載之文，宜歸一例。閔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哀三年，齊國夏石曼姑帥師侵我」。何又不諱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爲穿鑿耶？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簡——孔暉——以鯨比王安石。其論曰：「鯨名重，安石亦名重，鯨圯族，安石亦圯族；鯨涇汨，安石亦涇汨；鯨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壁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爲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菴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未路，皆不振。宣王車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報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詩臣——守叡——癸酉解元，嘗夢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鐘王世則，飛鸞峯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詰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坡岩下有石如如砧，向離岩二尺許，讖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翰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公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驚天極柱，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

『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眞破，三百年前讖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

『剝復天心未易量，靄融掃蕩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

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圯，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眞自桂林來；聖朝得

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沅及陳繼昌，皆子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措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鈔——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勝，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恭鏡開，薦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爲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粟子霍山茶。牽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留滯在天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爵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不法者，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爲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

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即掌于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即護印夫人之粧粉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老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竊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令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裙逐水流。」因貴妃以假髻作首飾，而好服黃裙故也。見太真外傳。假髻曰義髻，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尙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

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中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蓋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婦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鑫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邱之會「桓公振振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詞云：『鷓鴣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雨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河「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四遠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恆泰——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店，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醃最愛銀刀論，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墘，每潮汛洶湧，聞者震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名徐聞縣。方橡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巧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鷓鴣大漠寒無影，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暖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奠侍郎——慶——句云：「羣山盡作窺邊勢，大海能銷出塞聲。」筆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黑蝶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蝶」，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為「黑蛾」；蒙古人呼為「額爾伯克伊」。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河難人壽俟，時清星散少微高。長鳴棧馬遠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髮殘燭在，搬糞自笑鼠徒勞。」和平中正，宜其撥巍科，享盛名，臻耆耆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槍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香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匏笏戲闌時。」此無可何之時也。

夫己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己氏」。餘杭邵學士晉涵解云：「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適當己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考寧林順氏，引「彼己之子」作證爲確。

大連少連

見于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元照——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詞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願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滙洲也却回。」「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濕錦鱗肥；今朝正好游花塊，玫瑰花開夾紫微。」

瞽人填詞

陳孟周，瞽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詞，爲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闕。不數日，卽填憶秦娥詞，「光陰瀉，春花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鈎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腎羹』云：『拔毫已付管抄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闕伯于商邱」，「遷實沈于大夏」，一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爲怨與驚，今爲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爇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籠。」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溫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炕，下然燼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字耳。

余椒雲

令徽雲司馬——瀚——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好談詩。卽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官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愧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旁立二主，乃閔子兩弟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爲青。案戴記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

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字」，「筭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然卒不以文爲字也。以文爲字，始于秦始皇。瑯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斯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禹約出，音降而爲韻矣！（李斯，程邈，周禹，沈約）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尙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頽；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篔簹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牆圍萬柳條，棗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更遣長廊接畫橋。」平山堂接古名畫，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烟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楹聯，「隔江諸

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况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有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兩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秦分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末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

巖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

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

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

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有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

：『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

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

誰爲孝？」此以親戚爲父母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親戚爲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爲兄弟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爲妻嫂也。

餞優詩

梁石癡——樞——順德人，工畫而嫻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與優人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論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強求，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送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衆賜胎，而俱擱筆。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亦有之。

撕

以手離物，俗謂之撕；撕卽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話，斯，離也。詩陳風「葛

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開析之。然此猶假物以爲用者。呂覽報更篇，「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解之證。

友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人稱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答

古無答字；合，卽答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叔胖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敵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禎宮詞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爲一種。謂其起如礮物然；而不知非也。塊雅：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者，爲壯人；當以此爲數準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耳。

四壬子圖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書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蠡鑄高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臏爲名，非真名也；漢將黔布以黔爲姓，非真姓也，乃姓譜收黔爲姓。而今武人有名孫再臏者，可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之圃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央庵公傳

盧抱經學士所撰，敬錄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攝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龔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曜北侃侃然；君則闐闐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舂築之勞，維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疆壯，不爲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

！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爲之失聲長嘆，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生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編修諒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常人處之，不爲裙屐風流，則爲裘馬清狂，以游戲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屏守之。故名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乘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證考。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爲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字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爲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祖恩，孫曰

紹壬，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雉鳴求牡」，「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逖離」，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稽樹藝，雌不紡績，織經。」以男女爲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諺豔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爲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甕冷，頗有若寒食禁烟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詩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嘆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僭王公。鶴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二道紅；更有侍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獼肝

諺云：『人心象膽，世事獼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屬徧體；故以比人心之難見也。獼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之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尙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尙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尙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時，者邊，者箇，「者」之爲言此也。今改爲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愍佩臚集云：『以迎這之這，爲者回之者；其爲非有如此者。』

制義礎詩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蘊蘆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稽篤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八首序云：『璋備員史局，八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諸書考索印證，紀聖朝之疆索，闡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盛烈，竊附於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此建瓴，（地爲額魯特公族噶爾丹多爾濟之昂吉）天戈萬里下風霆；山圍蒲類分西谷，（漢蒲類國地治天山西流榆谷）雲護沙陀拱北庭。（唐爲北庭大都護府，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上（新建城名）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坳。』伊黎云：『人驅風雪獸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爲漢烏孫建廷處。烏孫爲行國逐水草）海氣萬重吞麗水，（伊黎河，唐時名伊麗河，亦曰伊黎水，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彼海中也）山容三面負祁連。（伊黎

爲計勝格里山，卽古祁連山，東西南三面，分支環抱，盤雕紅寺朝鳴角，（有海弩克圖爾札爾廟）散馬青原夜控弦。紀績穹碑銜落日，（固爾札爾東，建有前後勒銘伊黎碑）英靈班鄂想迴旋。」（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盡節于此）雅爾云：『多遜川外夜吹蘆，雉蝶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三葉護，（唐三姓葉護地，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邊風猶動五單于。（漢呼揭車黎島藉振閩郅支五單于地）名藩甲捲烟消漠，（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兵追阿木爾撒納，入其地，哈薩克撒帳數千里，因而內附）健將弓開血灑蕪；（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克敵制勝于此）不是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墟？』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勢憑陵，瀚海迢遙過白登；鈴澤風高奔怒馬，（今烘郭圖淖爾，譯言鈴澤）金山雪暗下饑鷹。（今阿勒坦鄂拉，譯言金山）曾傳舊壤開都伯，（舊爲都爾伯特所牧處，四衛拉特之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都壇）僅見降王保策凌；（都爾伯特有三策凌者，首先歸附，封王爵，今存）四部盡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吹」云：『梯空勁旅倚孱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六千餘衆于格登山，在吹東境）逕出盤雕落鴈間；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急讀卽成圖庫，唐碎葉水也）風雲高護格登山。千屯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百餘里，總名曰吹，

今爲屯糧之所）十箭當年阻玉關；（唐沙鉢羅陁利失可汗，分十部，部授一箭，曰十箭，居碎葉東西境）碎葉長川流不極，（吹河爲唐碎葉川）猶懸邊月照潺湲。『哈喇沙爾云：『風雨猶疑鐵騎屯，至今沙戟有遺痕；焉耆鎮啓龍遊遠，（唐設焉耆都會府，爲四鎮之一）都護城縣烏壘尊。（西境爲漢烏壘城，都護居于此，西域爲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王古爾漢輪臺地）劍磨蒲海射晴暉；（南有羅卜淖爾爲古蒲昌海，河源至此潛行）成樓高處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木素峯高朔氣多；（城北有木數爾嶺，多冰雪。回語，木數爾，冰也）壕上射生城落鴈，軍前響土帳鳴鼙。東營姑墨千年積，（阿克蘇東塔里木河，北岸爲古墨國地）南走于闐一綫河；（和闐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木河）待把方言垂竹筆，（回人用竹筆）阿蘇溫宿讓承訛。』（阿克蘇爲古溫宿地）和闐云：『毗沙府號古于闐，（和闐爲古于闐，唐設毗沙郡督府，西倚蔥嶺）蔥嶺千盤積翠連；大乘西來留法顯，（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重源東下問張騫。（漢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漁人秋採河邊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卽今玉隴哈喇哈什諸河也）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曰額里齊，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齊爾拉，曰塔克，曰克勒底雅）

唐風雨漢家烟。』八詩風格高舉，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狀其生平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也。今既不在諡典，何必作耶？』今尋常一命之員，亦立行狀，不識何所用諸？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今謂之根脚。又宋人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又饒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聖賢，竊比前人，于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阻力，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谿父公，少時指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答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客話。偶閱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間。』

『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庶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家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相傳張立端予告歸里，榜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歲月；紫宸黃閣，看吾兒變理陰陽。』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書門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恐謂此皆是謝太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橫姿，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

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問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大哉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侯元經

侯元經——嘉繹——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卽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屬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尙需一首，亦以相挽。」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卽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輒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尙書楊靖，字仲簡，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鳥，象鳥，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鷄，而鷄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兔耳！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背面啼。」
 「爺孃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爲爺也。今北人呼祖爲爺爺。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爺爺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嘗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游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髮，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萬卷樓

蕭山王穀陸先生——宗炎——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蘄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模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爲是。

文冪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冪酒缸。」可與「覆齋紙」作的對。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啓中林祭酒，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于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鵬翮——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圃——有恭——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甯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麩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王」，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瘡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牀子曰「建陽八座」，半夏曰「痰宮辟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鬚妾」，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蔻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

「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莢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黃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矣！」

圓夢

蘇人於祝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爲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爲貴。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疇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曰：『爲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疇果以濫致命。事見唐于濬聞奇錄。此等圓夢，夢極有意趣。

懷羸

晉文公取懷羸，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間，紊亂已極

較之乃翁蒸齊姜，乃弟蒸買君，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城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苜蓿，末下鹽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李威謝果食一頭。奴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拌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蠟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檳葉）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為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蛄子，口中膿血吐檳榔。」

。』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唇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間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就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間一效顰，則蹙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間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尙可支持，歉歲卽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國帑多糜，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踴躍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陽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

江北之糶。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繁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糶。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寧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成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敢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糶；而米粒已酥，上糶卽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卽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際，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綿結鈴尙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

霽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况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奏明，嚴摯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頑。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勸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賑，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爲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况臣受惠深重，曷

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沾名，不以國計爲亟，則無以仰對君父，卽爲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卽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尙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天庾正宗，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催提嚴緊，亦于奉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爲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獨湖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卹，臣卽復行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

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親。不肯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二百數十萬兩，漕曰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小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

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則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辦漕遲誤，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考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曬糟朽之穀，比之七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尙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尙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亦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雖係勸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

行殿筋。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擾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頗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宥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况天心與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視，屢慶綏和；長使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爲東周乎？」孫履齋——弈——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豈肯復爲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頗勝。

斫

祈，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志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竇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祈爲坎，此晉之說，由來已久。

破瓜

樂府，『碧玉破瓜時，卽爲情顛倒。』破瓜字爲二八，指十六歲時也。談苑載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用之。

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爲誰？對曰：『宗室趙不哀。』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見揮塵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閱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雞肋編。中興君相，俱沾沾于讖語吉凶如此，無怪近日杭人，動輒須討口。

采也。

儉書官兒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秉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繕書，多所撻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熹廟時，已寥寥矣！嘗于六月六日，奏請晒晾。玉音卒問曰：「嘉靖間儉書的楊姓官，何處人兒？」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與聞于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頗盈；卽闖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未造之貧如此？王露滑——舉昌——崇禎宮詞注，魏闖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然彼亦未爲福也。」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闖不以告；而思陵憂動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葉文敏——方霽——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玄冠不以弔。」爲聖諱，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程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

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諱字。』文敏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深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勸」，有切實義。弔，傷也，駭也。今云「弔券」，「弔冊」，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嘉應楊滋圃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驗關咨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爲承。」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敍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敍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策後主，楊梅玉李暉花，及司馬勸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敍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家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風，殿脚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記。（二記皆韓偓撰）其敍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理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

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尙焜——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楸戰，秋氣逼成江海潮。」

父母稱呼

稱父曰「爺」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郎罷」爲最奇。稱母曰「媽」曰「姥」曰「嫲」曰「嫫」。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爲最奇。（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後則有翻譯也）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瑒傳，明皇稱睿宗爲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稱明皇爲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章太后曰大姊姊。此一時尚習，不可爲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之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二：一曰「授徒」

，一曰「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謂席間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問訓，曹共公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以彌子瑕為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却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為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罪，以豕易之。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爲四月初五，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爲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尙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語。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仝與馮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爲

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西域經稱爲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農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屬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肯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寶積經說：「佛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爲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公諍其庸愚。唐杜還家藏書，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胸，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款識具在。不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享用」。豈聖人超然遠覽，不能忘情于一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

語者，以爲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劍浮雲敝屣之談，而不爲碩果苞桑之想，是烏可以爲法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于城內，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于生前，則真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敬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鑄至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款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秋士明府嘉樂莊芝階舍人仲芳吳子律衡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鑿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鍍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鑄『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黃金澗；如河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闔書『碧山』二字。此槎本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綉治玉，

漢仲謙治竹，歸懋德治錫，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鈞治圖章，歷青娘治硯，李馬勤治扇齊名。而手澤留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蛳劍

孫兩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係螺蛳巨殼所爲，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皆質庫中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明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真傳云：「少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真，牛肅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膚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蕙夢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毅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爲玉圭金臬。

楊詠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穎濱得粹然之氣。」句山先生以爲名論。

米價

槐郊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穡傳：「永甯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爲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浩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元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

。』急改口曰：『非此方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膏——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謂『三十年後，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果一一皆驗。乃知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曠頒孝昭皇后尊諡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十首。余于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春思」云：『江南殘日夢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纜，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艫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爲詩者，何以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無貨則賒貴而予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尙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閱。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箝爭滕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已極；然猶有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束，塢竹藏雲商易深。」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解頗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者，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候屈降也。」其說未免牽強。

張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于粵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闥，俱無閒言。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夫人啓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寧。余以新年而衆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屆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馬在門，母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翦髮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灺，未免有情，因賦張懷詞四章云：『紅銷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干喚奈何！月在雨前微有暈，風行水上易生波。柳兒酒熟迷么妹，棟子花開逞孟婆；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桃花流水碧沈沈，知比愁深比恨深；齒澱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剖脾已見蜂腰斷，剝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迢迢銀漢兩般心。』『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撒李又尋桃；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剪刀。銜木鶻巢欹不穩，冒花蛛網溼難牢；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崇合歡；強弩末難穿魯縞，空箱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聞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掩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釐毫絲忽

釐，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爲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兔毫也。十毫爲釐。」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爲一忽。」

大太

此二字，廣東始興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太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一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大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郵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卽欣然沽飲。而主

意卒不能平，復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蠢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輩，永不識太行山。」是老儒之言，頗有趣味。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行山，則二字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間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稱名

林穆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丘。韓子之答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真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夷，犂來，濤塗，彌牟，滅明，由余，餘姚，皆雙聲也；危降，臺駘，鉏吾，圍龜，且居，乾頰，州仇，魁壘，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耘。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蠹。」范蠡「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施倪。」計倪「昔者公劉好貨，農門曰。」劉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繫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晉文夢伏已監腦，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敗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首正哀平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哀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甘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蚤緣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鶯船旗號。』見朱稗類鈔。於此日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為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諛法也。天子新崩，尙未有諡，故且稱太行皇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職。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盧與經史相反。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殺季歷，則以大聖人而經以弑父弑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惜出秦火之後。

酒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所以溫酒者。文君當盧，黃公酒廬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熱拆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千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爲？」故黃涪翁次韻蘇翰林出遊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爲公，陸賈呼子爲公，蔡京呼子爲公。蔡猶帶呼，晁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季靈帝末年，有司酒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醇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是香醅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知。古時口味，豈有異嗜哉？

二形一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癩」；遺教經謂之「半變」；佛書

謂之「博叉牟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獠謂之「蒲叉」。

精靈

宋盛大監助，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爲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前置小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類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象睽車志。宋楊戩爲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古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間，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偃息在牀。偷兒驚墮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毬與之，似矚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神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爲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爲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中人有洩昨言于上者，亦領之而不責也。見

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所謂星精僧者，並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麤大鼠，祿山豬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蛇；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譏東林寺舍利碑云：「庸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庸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並用，故以爲文之錯綜耶？

經語詼諧

謂談以經語談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間，取几上謝帖巽之。（俗以紙禦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間，糟塌一張謝帖？』旁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修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爲闊）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直黃州，同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今人以爲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張因陳秦漢間得失。文帝稱善。

「蓋文帝權釋之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卑其語而勿類高論。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為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圖志蜀志云：「蠶叢魚鳥之後，有王曰『杜字』，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于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思帝，非帝之化鳥矣！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太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太心，作樂世心。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太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華終生等，並稱太子。

忽親

今俗乘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婚娶，見于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舊唐書

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爲婚嫁者。』」諫官蔣父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爲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者，俗呼喜喪）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爲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緋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記云：「首陽卽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關廟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

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真幹之陵。」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隔山，湯伐桀升自隔；注，在河曲南。寰宇記云：「堯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隔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泉山，一名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道有福，能勸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余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尙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爲折太君。」

戒殺生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關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蕩

著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卽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書「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爲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鉤刀取生鷄之肝，燒地灸熟鵝之掌，至爲慘毒。物爲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魃 儵儵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儵儵。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儵短小如儵儵，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儵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儵儵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魃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儵儵侍立如無人。先生出游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辭後山魃扶，儵儵趨趨提壺。先生貧極儵儵瘦，山魃搖搖如學究。儵儵喜，山魃愁，笑嘯幻作雙獼猴。山魃立，儵儵坐，俯仰雲泥人兩個。山魃一嗽儵儵驚，忽如天半聞雷聲。儵儵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儵儵山魃亦頗落落無威儀。」

。無威儀，先生怒。山魃文，僬僥趣。」詩體而雋。

願爲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灸以佐酒。姚秋芷丈——承憲——嘗賦二律詠之。其次首云：「蘊隆連日賦蟲蟲，濁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蠶，蔗生

原可慶斯螽。(凡草，植之則正生，此嬌出也。甘蔗以斜生，所謂蔗出也。呂惠卿對宋仁宗語)似誰折箭吟腰細，笑彼銜花密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脫，一障愁絕對蠻風。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嘗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爲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爲婚，則爲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鞞也；人荷不羈馬也。」殆卽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園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爆
手筆。見周樸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遐黎生發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
得所。見陸次雲峒谿織志。此較之天葬，火葬，鳥葬，水葬，尤為蔑倫絕理。真禽獸之
不若矣！

鬼畏桃

殲除桃菊，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楸。」，注「楸
，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矣。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
題，以芷齋方夫人爲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宮。宜其福與壽
兼，爲吾杭閩秀弁冕。是卷，學士沒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亟莊裱以供珍玩。

後吾妹右級適方苞堂明府

懋嗣

令郎，實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贖之。詩云

：「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榜曾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也復遇資興，主眷如斯待未曾；揮翰玉堂干氣象，感恩金闕夢觚棱。（公答客詩云：「他生願作銜環雀，飛上觚棱高處來。」）春風語吉看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徵；（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天子知公文福大，頭銜仍賜一條冰。」四詩清越夏瑤瑛，才算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不爲科名。已傳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買，得隨杖履拜恩榮。」（猶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真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適逢其啓篋曝書，手詩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篤，盍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校讎甚覈；丹黃點筆，意義燦然。首顏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蕙仲舉填。」亟觀跋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

筆僅存，而詞止三數闕，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峴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爲余友金君繪由鈔于龔田居侍御家。余從繪由令字以寧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半牘當事，貧苦至食粥。聞其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爲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又二行云，「近得張外史居詞一卷。又校定峴岩詞訛字。稍遺餘卷，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闕，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爲請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可憐零落一奩環佩！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鐘相依，夢邊蘋外。舞衫歌扇，有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龔氏原鈔本缺）未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闕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爲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於

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注，「知，猶見也。」淮南修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晉——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棄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爲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適媚，遶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多不自收拾。曾爲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云：「春愁鄉思雨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正字欄杆亞字牆，玉梅花下小蘭房；金銀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慣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缸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却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鬢栗

說文，「𩑦，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𩑦栗。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爾雅，「一之日𩑦發，二之日栗烈。」注云：「𩑦，發風寒也；栗，烈風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𩑦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𩑦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詠，可以上媿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事物紀原，以爲始于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爲始于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卽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尖頭鞞

釋名，鞞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鞞，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鞞。唐馬周以麻爲之，殺其鞞，加以毳。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爲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鞞靴。」續事記曰：「原來皮靴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輝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靴。又釘鞞，見明史禮志，「百官入廟，遇雨皆躡釘鞞，聲徹殿陛。太祖令爲軟底皮鞞，冒于鞞外，出朝則釋之。」

顏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爲所掄。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傳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爲人役書，那堪更爲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芻鄙獨謂其「瓣香丹淵」。學士以爲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條鬯，神情悽惋，真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良會刻入文章遊戲中。近廣東有人于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爲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元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畿甸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暮。」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尊——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遣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壘，其實中皆黃白銀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詩

古語云：「總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更警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衍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鶴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

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醴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筐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爲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于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刺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閻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儻

陳士元 孟子雜記，「轉附朝儻。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勳，空前絕後；則伯濟之蹟，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崑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爲藻飾；而又鉤輅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臥。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逵，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禾結實于野，而粟缺于倉。蠶珥絲于室，而絃絕于戶。狐夜窠蚊蚋，而晝不辨山岳。龍目昧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虬聽以掌，螭孕以目。水母自蝦，瓊瑤腹蟹。蟻以倒行，蠅以仰栖。華養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燄。橘踰淮爲枳，樟過贛而化榕。蝮蝥至弱而殺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獼象。諸如

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 辜 陶

呂望舉于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兮！得虞舜而後親。」亦舉于釣也。

冥 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真奇聞矣！然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 字 通 用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蘆，蒲華也，蝦也。（夏小正，元雉入于淮爲蝦。注，蝦，蒲蘆也。）果，贏也。禁中，大內也，囹圄也。闌干，廊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笱也。葳蕤，花也，鎖也。鳴夷，盛物器也，河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蟻，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皋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

記，釋人爲皋陶，鄭司農注，古木也。閭內，閭門也。闔門也。綉蒲，博具也。海蜃也。首宿，馬駕也。訓士，官祿也。縑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蟀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也，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劍也，面也，鏡也，幘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光也，珠也，璧也，月也，酒盃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蠶）腮（潤）蜥蜴也，潰縣名也。丹書，刑書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五經，聖經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豐年也。玉堂，嬖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庸鰭，簪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劍也，眼也。繡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糰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齒也，書籤也。參差，不齊也，筴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魚目

，假孫也。漢武，馬名也。

十一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歷法漸密，于是乎日分爲時。左傳卜筮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爲時，始見于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卽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酉卯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發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爲記也。』

薛荔

薛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云：『被薛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薛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薛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曰蓮查腐，皆有所本也。

侏儒

人之形貌由于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爲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爲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侏儒之諺。侏儒本訓短柱，廣雅作株樞，卽柅也。故以况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爲人棚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巧。不知爲何人之句。類釋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也），自撥牀頭一甕書（酒也）。』

妯娌

婦，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相呼曰築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夢花洲閒錄載云：「熙寧末，洛中有人，耕于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闕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惟余聞之也，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爲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歸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愛。』」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爲略。豈傳聞異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顏師古曰：「計若

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轉訓帷，而無以箝籍爲義者。俗作轔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爲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爲蕉耳。

柴窰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此尙在柴窰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窰盃，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丈，爲芸臺宮保辦買，得柴窰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青可愛，而光采殊晦。成尙是均窰混真，然價二十金矣！

詩評

洪稚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是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癡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曰秩，故以九十爲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爲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裘八裘。」又改秩爲裘。裘，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肅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官成秩」。本秩序之秩，說從衣從失。今之僞，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會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尙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爲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

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讀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鰲鰲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撥，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於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名牙。

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釣于隱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尙是其官名，所謂師尙父是。渭則以得太公于渭陽，因以名渭附會之；涓則又渭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筒爲最雅，鞋盃則俗矣。饒國夫人以鹿腸懸于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諂事卜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于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瓣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于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鐘岳——督學浙江。山舟學士，于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創爲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閩

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疲累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爲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魍魎。』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林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爲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獨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爲姬妾之姬，則失其初耳。

馬精化蠶

千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爲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僊蠶擦馬齒，馬卽不食。又蠶蛹治馬廔。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千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顯項女，生男爲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說郛載有人詠「蠹髮」云：「勸君莫蠹髮毛斑，髮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爲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稿，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

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梳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和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緘。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

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鬪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餘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唐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唐門邊，去西冷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

住嘉興耶？竹塹老人力辨小墳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爲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遇邱嫂，聞夏羹聲。」張晏曰：「邱者，大也，嫂之稱也。」應邵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塹曰邱塹。」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爲長。

吳日章

七修類纂，「吳日章，成化時激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書名手。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篔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大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于便鐙。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時謂之「沒下稍。」宣和間，婦人鞵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虎狼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猝不可近，然尙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歷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亙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鑿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爲丹朱後身，韋臯爲諸葛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王十朋爲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爲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睢陽爲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爲錢武肅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爲錢俶後身，真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爲覺園黎後身，胡濙爲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爲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爲天台僧後身，史關部爲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爲盡渺茫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曜天壤。爲之業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

變與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妒律

當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

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噴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網沈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讖明；及至更深，猶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亡，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一夫與婢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污入

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爲奴。判曰：『青寇猶舍，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

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織，祇念遠人；默座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曠，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壺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徒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嚙。卽曰關心者亂，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輾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迷夢沈吟，祇慮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懲，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閨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爲深閨計遠。老繡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瘡贅，並頭那許

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委帷幄。家有制度，事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

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廡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披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便僵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留紅；原非逐麋兒，疑作草間戀蝶。不知膠木下逮，方可齷斯衍慶。爾乃鳥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菀枯頓異，徒杖有歸。』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為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嗔。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予杖。』一凡婦無子，畏人清議，陽為妾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

年平。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穫；惜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帷。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一凡婦見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憐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即欲沙揮泥洒。綺紈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嫗少婦，瑱露整於年年。甘心若敖之鬼，甯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攘竊。」一凡婦開親戚朋友妻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騰國防危，便爾憂先築辭。合沙射影，足徵鬼蜮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網羅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謀蝶負之良圖。乃欲代馮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籍絕產而入官，匪資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

惡模稜，爵難道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一凡婦歸甯父母，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去。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蕙之和；意介干戈，素乏瓊篔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皆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加一等；三次，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淪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爲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其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魍魅偕歡？因濁酒麤布之謠，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匹，實爲亂羣；責有攸歸，誰司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刪其風羽；噴蓋薇之躡架，剪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

憲，祇問失時。」

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邁，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髮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楚好，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秋。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蒂。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違；詔向人言，攘爲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妻，併及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舊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鑿鎖；或挂已縛於門首，或置棒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

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宜投蛛網；數行秘籙，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虎兇。是蓋幻而無跡，卽或殺之混蹤者也。淫覲邪巫，痛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荼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紛黛衰，鴉髮添而鬢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繙經。寄怨毒於罌蠱，發幽憤於般若。淫豔媚尼，辯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躡門。閨闈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鬚眉說中其猜嫌；伏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忌。是以不言掩鼻，鄭哀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墨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擗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間，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

兵部。一凡婦每夜臥，必將牀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市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白狐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乏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荳招賊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昧。』一凡婦因夫夜起洩瀉，不行通知，卽疑其私婢，生噓

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姙之具；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郎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遂魂遊楚館。彼固失察，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髮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紛黛三千，既無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爲下陳之材。况羅刹夜叉，分途勾引；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卽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撞闖轅門律；如止譴擾，不作嘔狀，引例未減，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撒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徼，先軫之睡固宜；掣肘東臆，長舌之罪難寬。宥以生令，猶爲寬典。』

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噴，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尙陽堡。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

，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真心已會，故託於季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旣有意於窩逃，吾將接律而問擬。」

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籠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旣不迴避之條，難辭搗法之髓。量從薄做，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臥房；妾侍夫寢，必把衾褥以就；卽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諠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臥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談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鴛鴦一聲，更怕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蚊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游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噴，罔顧金黃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証，而逆鱗之怒難批矣！縣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極力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搥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

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顛斷香肌，蓋爲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鶯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媵，且入妻房；妻乃託故啓覺，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貪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盞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覬其一班；矧其閉藏之跡，如虺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稍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勸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丫頭盡屬花面，卽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勸。』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作喜；芳姿艷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麗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

爾乃靚花容而色沮，聞鶯鳴而神傷。觸目驚心，當歌疑謫。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猖狂，冀效跳梁之習。金柅鼎沸，嬋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憤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妻，併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辱當饑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爲從之惡黨，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服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孤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

：「鎮糖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遞月下之期。不知埋藏之招，實爲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遠責爾。」

「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如鞭笞。擬坐以冤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視；纓冠披髮，跡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璧，浪指懷春。屈法枉賊，擬徒杖決。』」

「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噴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禁卽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勿覺。顧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爲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狡亦甚矣！爵豈答輕？』」

「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肆行強橫，以壓制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閑，風忽變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闐然吠聲吠影。恍若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蓋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爲主謀，訊明發遣。』」

「一凡婦舉動恣肆，因夫稍遠，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坐以越訴律；如污人名節，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冀握大權在手，先以蜚語聾人

。蓋因疊惑於心，奚啻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醜言播告衆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林偃仰，遂生爲厲之階。豈知閨闈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籌之言，指爲牆茨。意欲如將軍體體，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爨端，誑誣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曾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滅，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一凡婢年稍大，婦恐夫沾染，卽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略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葦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賣，允蔽厥辜。」一凡婦見婢垂著，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

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獨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遠也！陰爲揜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一凡婦知妾有孕，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弔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二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豈蔻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爲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盡。覆巢豈容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徵墨，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愁懷怨恨，巧駕片言。禪關藍室，尤爲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嚼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乘，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鬪之聲；脂粉傷中，化作鴟張之態。百營惑眼，千蠱崇心。蜀

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漢女之壯。薄笈少懲，姑免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風；衰鶴焚琴，殊虧大雅。况適情引趣，非盡溪水之紗；貽管呈愁，悞認江臬之瓊。留之增爲韻事，毀之自取其尤。』

工部。一凡婦置妾衾衾牀第，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萼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美。卽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旣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就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賊論罪杖一百，徒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饒疑，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賊跡，雖城且而獲輕；究厥姦謀，迅決杖以發遣。』（勤曰：『讀者僅以其文字讀之可也。』）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遠南率副將韓煥發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子向在

潯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郡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必討。則故君不得嘗葬，新君不得嘗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郵，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乘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擬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溥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

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也！至南州羣盜，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權終始，寧私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

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棹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鏗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推而言之，此文爲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烈昭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議者流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上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乘好崇仇，窺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

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闢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賄貴國義聞，
 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
 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
 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
 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
 十五日。按史關部答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啓字，蓋印即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
 每頁四行，連擡頭共二十字。原書存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關部覆書不載，想當時
 諱之也。高宗純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
 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以揭矢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
 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
 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
 ，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
 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
 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

即信用可法，其守長江而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辭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覺明之意也。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烈祖聖度之大。』勤曰：『此篇與今之思想大背，讀者可勿受其惑。』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椽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椽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捷下車拂矢。……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自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

亦曰「灌鋼」。此乃偽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麵中之有筋，灌盡柔麵，則麵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次。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插萃溪筆談。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洲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爽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鱗鑿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於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爲匠，何不爲盡，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爲圓神所祟而死。見柳子厚集。亦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

名。東坡讀之，以爲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繪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圜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賞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臠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圜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園，」九月用茶藕蓴鱸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于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公皆用于秋？……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于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妻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荊公嫁女子于蔡下，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已聞于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繡嫁女

。『急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糜費，帷帳而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僧修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頹風也？』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猿，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篡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昺蓄一白鸚，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于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爲帝王別號之始。閱墨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牧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書經文，自稱蓮峯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黃下第，我輩登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

冷齋夜話。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懋收入別裁。此外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攖擊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

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卽臺閣之錚錚者乎？能

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

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風

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甯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溼生花生之物

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鼯鼠之類，略似人形

，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禪子」詩。

公牘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犬當從大，因而搆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均，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爲日爲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爲布爲金。無獨有偶如此。

錫字

懶真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錫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珊瑚璣賦，「上希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身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爲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祠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七十二，乃試用于文武。』剛遇東方朔，滅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壽長，拚再釣魚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答縣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

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卽怒。于是舉州皆諱燈爲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于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諱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刻意爲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謫事蔡京

，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按其頰。其無恥乃至于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尊王去叔戚。』吏束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况已名乎？

學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生者爲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時，一生于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卽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爲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中再無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含有與張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燈乎晝，月燈乎夜；燈燈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拾遺記

王于午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室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譚戲，奏頰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桃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爲表，結靈茅爲旌。

，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遊謔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爲最雅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尙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尙主爲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冤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恃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爲婿，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郎，左補闕賜紫，尙永福公主事忽中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七箸。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十大夫妻。」許琮別尙廣德公主，亦上

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况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恩賜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雀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御射詩云：「容節中和天子射，弛張高下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御製「行窳」詩云：「依山列幔隨疏密，因地爲壇各淺深；穿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既烹薰。升烟遙結千厖白，移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饌，自來增減重韜鈴。」當時爲人所稱。孰謂應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爲杭鏡撥什庫所得，鬻于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膽生尙御郭宗臣報義，贖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踰牆而至門，卽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卷結髮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卽平圓渾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紛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蒲，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爲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遽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蒲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蒲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擊打行人脣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選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眞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歧出

閩黎飯密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紀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爲據。一

(下完)

秋雨盦隨筆後序

夫若華刻玉，異代羣鳥跡之紋；安石碎金，小史贊龍威之秘。不有作者，曷發新型？弗生後賢，罔聞塵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咕嗶章句爲可傳；禍棗災梨者，以敵帝享金爲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半寓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臨洗筆，羅雅俗於操觚；雪案謾觴，擬古今而灑墨。此余姻丈錢唐梁晉竹先生，兩般秋雨盦隨筆一書，所由作也。先生性實靈犀，手爲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茂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榛黃竹，豈獨成語；奧埒淄蒲，匪徒誌異。仿小虞初志，而比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縷玉。隨之時義大而簡，不敢珍秘枕中；筆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內。奈經動地鼓鼙，薰天妖孽，化茵成溷，煮鶴焚琴，頓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膠增魚豢。誰爲刻翠，再辨驪黃？先生賢甥許秦兆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涇陽。慨茲籍之失異，集同人而籙校。分漢水之一勺，剗剗重新；溯粵夢于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皋，囑爲後序，義不獲辭。雖觀縷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饜齋響音，疾雷不覺其響；隱人運籌，成風弗鈍於鈔。矧導美在先，忍

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媿乏江郎之綵毫。從此復汪淪之舊梓，延梁苑之膏華。秋雨聲多，春風噓暖。傳堪附驥，樂泚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遙情於江表。

光緒歲次甲申季夏，姻晚仁和王盈厚山甫拜手謹序于嘉禾舟次。

秋雨盦隨筆書後

舅氏梁晉竹先生，著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徵奇攷異，抒藻擷芬，久爲藝苑所珍，汪氏振綺堂舊板，毀於兵燹。此書風行海內，故各省坊肆，皆有翻本。然魯魚亥豕，惡劣至不可寓目，讀者病焉。之雅擬重付剞劂，屢覓原刻，不得。適於黃星齋刺史案頭見之，驚喜過望。知其昔年在蜀，以重值購獲者，遂商借影鈔，贖費重雕。並從汪子用表兄處假副本，屬同志分校，精審過之。閱四月而工竣。俾我舅氏著述，歷劫猶新，且還汪氏之舊，是固博雅君子所同爲愉快者已。

光緒甲申閏五月，甥許之璣謹識。



新加坡式標點分段符號精印的

會國藩家書 全書四册 定價一元六角	會國藩日記 全書一册 定價四角	名桃花扇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名長生殿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名還魂記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名燕子箋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虞初新志 全書一册 定價八角	夜譚隨錄 全書一册 定價八角	夜雨秋燈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諧 錄 全書一册 定價六角
花月痕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	聊齋 平裝四册 定價一元八角 精裝二册 定價二元四角	兩般秋雨盦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	閱草堂筆記 全書三册 定價一元四角	史記精華錄 全書一册 定價八角	女僊外史 全書四册 定價二元四角	蕩寇志 全書六册 定價二元五角	七俠五義 全書四册 定價一元六角	今古奇觀 全書二册 定價九角	水滸 全書四册 定價一元六角

▲各埠大書局均有發行▼

上海梁溪圖書館出版及總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一日六版

兩般秋雨盒隨筆

二册定價一元

●有所權版●

不許
照樣
翻印

各省

代賣處

北京 自強書局
天津 佩文書局
保定 直隸書局
山陰 晉新書局
山西 晉華書局
開封 龍文書局

漢口 武昌
長沙 三益書局
重慶 東亞書局
成都 蜀文書局
西安 中和書局
南京 共濟書局
蘇州 湖中書局
杭州 時中書局
福州 三益書局

廣州 廣益書局
上海 中華書局
南京 共濟書局
蘇州 新華書局
杭州 問學書局
古田 宏圖書局
陳壽 文閣書局

重慶 唯一書局
成都 國民書局
廈門 開明書局
汕頭 文新書局
廣州 商務書局
廣東 共和書局
新加坡 曹萬豐

總發行所 源記書莊

上海馬路
三百廿二號

句讀者 陶樂勤
校對者 陶樂勤
發行者 黃長源

